

網鑑易知錄

100

101

102

103

104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六

通鑑綱目正編

東漢紀

孝靈皇帝

庚申三年冬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后今河南南陽府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故立之徵

其兄進為侍中後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配親十一殺美人帝怒欲廢后中官固請乃止綱目作畢必主靈昆

苑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園裁足以修三驅之禮易比卦五爻王用三驅言天新菜芻牧皆悉往焉先

帝武帝左開鴻池苑名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右作上林苑名在陝西西安府渭南縣不奢不約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

保赤子之義宜惟思卑宮大禹卑露臺觀十二之意以慰民勞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圃百

里人以為小齊宣四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

辛酉四年秋九月朔日食綱目作列肆於後宮可據皇極而臨大寶乎據事直書不待賤自見矣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米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著灼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

壬戌五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宮也南綱目八月起四百尺觀綱目冬以桓典為侍御史侍御史之

有書者始書桓典榮玄為御史官官畏之典常乘驄青白色馬京師為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

史黃巾賊起甲子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綱目初鉅鹿親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遣弟子遊四方轉

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訖言

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

中常侍封諂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收元義車裂詔三公

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今直隸真定府冀州逐捕角等知事已露馳救諸方一

綱鑑易知錄

漢靈帝

殺呂彊句
相張鈞

時俱起皆著灼黃巾為識至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

月之間天下響應三月以何進為大將軍屯都亭在河南府城內救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

儁後討穎川黃巾帝召羣臣會議北地今陝西慶陽府太守皇甫嵩規之以為宜解黨禁呂彊曰黨錮久積人

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為變滋大帝懼而從之發天下精兵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討

穎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川黃巾綱殺中常侍呂彊侍中何植許郎中張鈞侯覽之死則書伏

中常侍豈綱目獨私於彊哉蓋淫謂並流綱目熹平元年書宦者侯覽有罪至呂彊則書殺書

而清濁自分此春秋褒善貶惡之意也綱目自殺光和二年書宦者王甫伏誅綱諸常侍共譖呂彊云與

黨人共議朝廷數朔讀霍光傳霍光廢昌邑王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彊彊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

獄吏乎遂自殺侍中向相譏刺左右張讓誣相與張角為內應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

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侵掠百姓百姓冤無所訴故聚為盜賊

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

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否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綱夏五月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

操合軍討三郡黃巾破平之綱朱儁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皇甫嵩於長社見二十三卷依草結營會大風

高勅軍士皆束苙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陳陣

賊驚亂奔走會騎都尉沛國今江南徐州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今河南陳國

封河南開封府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也本末或云夏后氏子也操

少去聲機警而有機機有權數權謀而狂俠見二十三卷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也唯橋玄及南陽今河南

何顥異焉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顥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耕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嘗為郡功曹府中莫不改操飾行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容操却之問要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喜而去後舉孝廉為郎至是平賊遷濟南今山東濟南府相綱盧植圍張角於廣

許劭評曹操

月旦評

宗今直隸順德府廣宗縣人。盜賊上車戰因徵還。以小黄門左遣中郎將董卓代之。秋八月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董卓以無功。故罪乃冬十月與角弟梁寶戰。皆破斬之。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見牧七十八卷。

乙丑二年春二月南宮雲臺。觀二十三災。三月以崔烈為司徒。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烈本冀州名士。至是因傅母阿保入錢五百萬。故得為司徒。而聲譽頓衰。夏四月大雨。去聲。

六月封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為列侯。以討張。丁卯四年冬十月前太耶長。卷見二十三陳寔卒。以前長書甚賢之也。一見二十二卷二十七。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揚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己巳六年夏四月。帝崩。皇子辯即位。年十。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封皇弟協為陳留。府陳留縣。

王年九。賀善贊曰。靈帝信宦。暨殺忠賢。當時變異。有終綱目所無者。四蛇見御座。黑氣青虹墮殿庭。雖難化。雄而又五書大疫。居綱目半帝亦可以知變矣。方且作罪主。作列肆起四百尺。觀造萬金堂。鑄銅人。

有桓言曰。桓靈又甚於桓也。土木咸興。不知社稷之將覆人。殺進劫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為司空。明發進之。此舉乃欲為樂而。

人曾不如不飲之為愈也。綱目書進。目袁紹說何進悉誅諸宦官。進白太后。太后不聽。紹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助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

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扇也。其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

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聽。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欺也。時董。

綱盡易知錄。漢靈帝。二。原卷三五。五至八。

不為陳君所短。何進諫何。何進多事。卒。

鄭盧謀何
董卓即時
就道

董卓迎下
北印阪下

苦卓使呂
布殺丁原
董卓辟蔡

陳實
自六月雨
于九月

卓駐兵河東軫陽山西河進召之使將兵詣京師尚書鄭泰盧植皆諫進不從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

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壘薪潰會癰雖痛勝於內食今輒鳴鐘鼓如雒陽請

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之張讓等使潛聽具聞其

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斬進進部曲將吳匡引兵燒南宮青瑣門門刺為連瑣讓等將太后

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覩入走北宮袁紹引兵屯闕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

皆殺之凡二千餘人進攻省內讓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洛陽城門名公卿無從者唯盧

植及河南中部掾硯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

留王夜逐螢光還至雒舍明旦帝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到因與公

卿奉迎於北芒在河南府城北阪下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之由王答自初至

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為賢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失傳國璽卓步騎不過三千率四五日輒夜潛

出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首部曲皆歸之卓又陰使武猛都尉

丁原部曲呂布殺原而弁其眾於是諷朝野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蔡邕亡命命名也脫其江海

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豈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

周歷三臺漢以尚書為中臺御史遷為侍中九月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為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即位

遂殺太后何氏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養之號董太后似可今

欲立之能勝史侯帝崩養於史氏號史侯否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眾不從公

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紹勃然徑出逃奔冀州見下卓遂脇太后策廢少帝

為弘農見杜王立陳留王協為帝遷太后於永安宮醜十一殺之細卓自為太尉領前將軍事有書

自為者書自為專也書自遣使弔祭陳蕃實武及諸黨人復其爵位書法卷二董卓與三公詣闕上

書追理蕃武及諸黨人悉復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子孫自六月雨至於七月雨至於十月矣於是

中屠蟠名
名號處士之

復見終綱目連雨冬十月葬靈思皇后十一月卓自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十二

月徵處士申屠蟠不至以黃琬為太尉楊彪為司徒荀爽為司空中屠蟠見幾而作獨免黃琬之禍至

拜司空自徵至是九十五日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蟠得徵書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

以袁紹為渤海太守董卓購求袁紹急周昱伍瓊曰紹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

樹恩四世袁安為太尉子徽為司空孫湯為太尉湯三子門生故吏徧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則山東

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乃即拜紹渤海太守又以紹從弟

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奔南陽今河南南陽府操變易姓名聞諫行從微道東歸至陳留規上散家財

合兵得五千人 孝獻皇帝名協靈帝中子董卓廢帝而立之在位三十一年曹丕篡位廢帝為山陽公壽

庚午孝獻皇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為盟主特筆也書推為盟主將以深責紹也紹自號

車騎將軍與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河南縣太守王匡屯河內韓馥馥留鄴今河南彰德府臨彰縣給軍糧孔伋屯潁川今河南開封府劉岱張邈莫邈弟廣陵揚州府太守超山陽今山東兗州府太守袁遺濟北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相鮑信與橋瑁妹

曹操偵屯酸棗今開封府延津縣袁術屯魯陽今河南南陽府裕州府眾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操曰君略不
世出殆天之所啟也卓弒弘農王廢君書始卓奏免太尉琬司徒彪以王允為司徒殺城門校尉
任瓊尚書周昱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楊彪曰關中西安府殘破都維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
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也粥言如糜粥之沸之亂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
計邪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為司徒伍瓊周昱固
諫遷都卓大怒收斬之彪琬惶恐謝罪三月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遷且董卓徒

王允內謀
王室

民數百萬口於長安今西安府長安縣自留屯畢圭苑見上中悉燒宮廟官府民家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

家墓收其珍寶三月帝至長安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

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長沙今湖廣長沙府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

表堅領豫州刺史孫堅起兵殺荊州今湖廣荊州府刺史王胤前至南陽現已數萬人殺太守張洛至魯陽

現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今開封府陳州刺史劉表為荊州刺史曹操

與卓兵戰於滎陽今開封府滎陽縣不克還屯河內見上袁紹以臧洪領青州今山東青州府夏四月以劉虞為太傅

幽州順天府牧劉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桑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即青徐今江南州府徐州士庶避難歸虞者百

餘萬口虞皆收視温恤為去聲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至是拜太傅而道路壅塞命不得通司空

荀爽卒卓壞五銖錢見卷四更鑄小錢以公孫度為遼東太守

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為主韓馥袁紹遣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

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天子出奔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也并力王室而反造

逆謀以相垢汙邪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二月卓自為太師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

陽修塞諸陵而還孫堅進屯陽人聚名在河南汝州城西卓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復進軍大谷關名在河南河南

南音焚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戰敗走却屯澠池今河南府澠池縣堅進至洛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

璽於城南甄真宮也井中分兵邀卓卓自引兵還長安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見上夏四月卓至長

安六月地震袁紹逐冀州現上牧韓馥自領州事袁紹表曹操為東都東昌太守冬十月公

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為平原相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二術遣孫堅

擊卓卓未返紹遣周昂襲奪堅陽城故城在江南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

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瑋弟助堅攻昂越為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福起

孫堅連兵擊董卓孫敗董卓諸陵

劉虞守節

公孫瓚以劉備為平原相

孫堅連兵擊董卓孫敗董卓諸陵

劉虞守節

劉虞務存寬政

小錢

劉虞務存寬政

三賢遠東

管寧優劣

邴原斷酒

與希勸善

盜牛守劍

何顯異司

荀或從曹

於紹遂出軍屯磐河數聲紹罪惡進兵攻之冀州諸城多畔從瓚初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劉備中山靖王景帝第八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嘗與瓚同師盧植因往依瓚至是瓚使與其將田楷徇所破青州境有功因以為平原今山東平原府濟南今山東濟南府相備少與河東今山西平陽府關羽涿郡張飛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今直隸趙州趙雲為郡將兵詣瓚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石殺之堅初舉義綱目書討既而敗卓特書進兵皆子辭也於是而為管寧管寧丙原王烈通遼東綱目每謹書之就公孫度太守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今山東青州府

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短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於是共飲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謂標品人物也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現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寧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也烈器業過人善教誘有盜牛者王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烈知也烈聞使人謝之遺馨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父老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度欲以為長史烈辭之為商賈以自穢乃免

壬申三年春正月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朱雋於中牟破之遂掠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四戰之地宜有孫曰或都少有才名何顯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或謂父老曰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四戰之地宜

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或獨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上待以上賓之禮或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略乃去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至雋汜既破中牟今開封府

王允傳呂布謀董卓

中平遂掠潁川其鄉人留者多為所殺夏四月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為奮

威將軍共秉朝政卓身負大逆瀆覆帝室罪不容誅然當時諸人環視四顧無有能討之者唯王允獨

派其實乎董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夜

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為父子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

捷避之卓意亦解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

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王允

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偽著灼衛士服守北掖門門旁卓入以戟刺之卓傷臂墮

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促兵斬之即出懷中詔版見上卷以令吏士

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暴僕卓屍於市卓素充肥守更為大炆主置臍中

然之光明達曙也如是積日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為奮威將軍封温今河南懷慶府温縣侯共秉朝政卓之死

也祭鬯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過

見上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鬯謝曰身雖不忠願黔首則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密碑低

謂允曰伯喈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

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磬退

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鬯遂死獄中黃巾寇兗

州殺刺史劉岱今山東兗州府操入據之自稱刺史於是詔以金尚為兗州刺史操逆擊之尚青州今山東黃巾

賊寇兗州今山東兗州府劉岱與戰為賊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官請說州中綱紀

小為綱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操擊黃巾

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為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李傕

郭汜等舉兵犯關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李傕郭汜見上李傕郭汜等還至陝今河南河遣使詣長安求救不

南府陝州

李傕郭汜

李傕郭汜

士孫瑞歸
功不侯

華山崩裂

劉備預條

得催等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步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呂布軍有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曰叟內反引催眾入城呂布與戰不勝催泥屯南宮掖門垣社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都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非敢為逆也共表請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處乃下見之催等收司隸黃琬并允殺之呂布自武關陝西入奔南陽今河南袁術待之甚厚布恣兵抄掠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於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催等購求布急又逃歸袁紹既而復歸張楊始允自專討卓之瑩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

司馬溫公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瑞有功不侯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綱 秋九月李催郭汜樊稠張濟自為將軍○冬十月以劉表為荊州現上牧

綱 癸酉四年春正月朔日食袁術進兵封邳今河南開封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今江南鳳陽自領揚州

郡名治事袁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三月以陶謙為徐州今江南徐州牧夏六月大雨去雷華山

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崩裂秋曹操擊徐州陶謙走保郟今江南徐州冬十月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

綱 甲戌興平元年春二月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為豫州今河南開封刺史夏四月曹操復攻陶謙還擊劉

備破之陳留今開封府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操還攻之六月京師地再震○是月晦日食○秋七

月自四月不雨至於五月曹操攻呂布不克還走鄆城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鄆劉焉益州卒

以其子璋為益州今四州牧官不書官何罪焉也自是牧鎮卒皆不書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於州人

迎備備推袁術眾不可遂領徐州則非有詔謙疾篤謂別駕糜竺祝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卒竺

命也曷為不稱自綱目於劉備多恕辭正也謙疾篤謂別駕糜竺祝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卒竺

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公路袁術四世三公現上海內所歸今近在壽春現君可以州與之北海幹州

府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知能者而與之天與

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袁術表孫策為懷義校尉初孫堅娶錢塘今浙江杭州吳氏生四男策

綱 盜易知錄

卷六 漢獻帝 五 原卷三五 八至二十二

孫策有復
繼之志

荀或諫曹
操

張濟迎帝
東歸
帝至許

孫策有復
繼之志

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今江南廬州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
達夙成自舒來造推結分好分愛好交勸策徙居舒及堅死現吐策年十七還葬曲阿今江南鎮江已而渡
江居江都今江南揚州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策往見袁術術甚奇之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拜懷義
校尉綱以劉繇祚之為揚州刺史

綱乙亥二年春正月曹操敗呂布於定陶今山東兗州即就拜袁紹為右將軍綱二月李傕殺樊稠攻

郭汜劫帝入其營綱夏四月立貴人伏氏為皇后綱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廣陵現上太守張

超守雍邱綱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今山東兗州曹操攻之斬蘭等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

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現九卷光武據河內現十五卷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

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操初舉義兵於陳留且河濟兗州之域西北天下之

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定操乃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大破之攻拔定

陶現布東奔劉備張邈從之留弟超守雍邱今河南開封府布見備甚尊敬之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

不悅綱六月將軍張濟迎帝東歸秋七月發長安現十一以濟為驃騎將軍開府綱八月曹操圍雍邱張邈

為其下所殺綱冬十月以曹操為兗州牧綱十二月帝至弘農今河南河南張濟與傕氾合追帝至陝現

帝渡河入李樂營綱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綱孫堅舊將丹陽今江南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

孫策歸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江東願助舅策舅討橫江在江東南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

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現杜王朗在會稽稽紹今浙江謂策未必能定乃

許之策進攻橫江拔之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魄及策至軍士奉令
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用人是士民見者莫
不盡心樂為致死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勞擊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威震江東策
以張紘為正義校尉彭城徐州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

哀將說

臧洪後陳琳書

臧洪後陳琳書

一日殺二烈士

帝遣使賜

節或勸曹操迎駕

一以委之每得北方士大夫書專歸美於昭策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桓公稱管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張昭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雍邱潰會張超自殺袁紹圍東郡執太守

臧洪殺之○張超在雍邱見曹操圖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眾曰袁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規○上必

不欺好以招禍超曰子源臧洪天下義士終不肯本但恐見制疆力不相及耳洪時為東郡○今山東太守

徒跣○上聲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許雍邱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

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漢蒙主人○紹○傾蓋○傾蓋者辨卑對語兩蓋相切小敬之義也遂

竊大州○指青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期本州被侵○為操○前漢書鄒陽傳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使洪故君○指張超遂至淪沒區區微節無所獲申斯所以思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猶言好孔璋陳琳

足下微童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遂增兵急攻城陷

生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瞑○人曰○張曰諸袁事漢四世三公規上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

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

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

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

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劉虞故吏鮮于

輔迎虞子和攻公孫瓚破之○故吏之書一以見虞之恩德在人未泯一以見輔

綱丙子建安元年夏六月劉備與袁術戰于盱眙○盱眙今江南鳳陽府盱眙縣

安府○鄆州○時備備降于布遂與并兵擊術布復以備為豫州刺史○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也

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七月至雒陽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曹操入朝自為司隸校尉

錄尚書事○於是董承潛召曹操操遂將兵詣京師既至罪狀韓張帝詔勿問○曹操在許○今河南開謀

迎天子眾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猶未可卒○制首或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見四卷

而諸侯景影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見九卷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見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鑿駕旋軫後言回轍軫東京榛莽荒蕪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東至公

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拒之洪不得進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

操書給奉奉得書喜語諸將共表操為鎮東將軍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帝以暹楊有功詔勿問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有罪賞有功矜死

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操操遷帝于許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書張濟迎帝東歸期年而後還帝于許操之罪可勝言哉操引董昭問計昭曰此中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見耳然

朝廷播越新還舊京器望獲安今復徙駕不厭入眾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開城在河南陳州侯始立宗廟社稷於許自是政

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降孫策引兵渡浙江州府城東會稽見上二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策破之朗遁走策追擊大破之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

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遊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疽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

飲酒臣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冬十月以袁紹為太尉曹操自為司空曹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攸為軍師郭嘉為祭酒操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問以

策謀之士或薦其從子攸及潁川許州郭嘉操徵攸與語大悅曰公達敏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初郭嘉往見袁紹以其好謀無決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表嘉為司空祭酒以孔融為將大作卷二十三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操操用稟瓶之策成足食之功故綱目書此以予之也中平靈帝以來民棄農

袁術請建
置屯田

郭嘉後言
操圍劉備

十敗十勝

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飢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如蠶瓦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計數聲袁紹軍仰桑

椹枕上聲袁術取給蒲贏同裏祇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

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呂布復攻劉備

備走歸許詔以為豫州牧遣入屯沛於是袁術攻備布救却之不書書復攻備何惡反覆也袁術遣

將紀靈等攻劉備備求救於呂布布馳往救之靈等乃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攻備備敗走歸曹操

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現杜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

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

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

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今江南徐沛縣收散兵以圖呂布

綱丁丑二年春正月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語荀彧郭嘉曰今將

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

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

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

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

議揖遜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

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卹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

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

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

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操恐紹侵擾關中陝

西廝或曰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視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

漢獻帝

七 原卷三十五 二十七至三十

綱 袁術稱帝殺故兗州刺史金尚術僭號於壽春兗欲以金尚兗為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

綱 三月以袁紹為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兵四州夏五月蝗以呂布為左將軍布擊袁術兵破之術稱帝國賊也高為不書討不以討布也布則昌為不以討子之布非知大義者也微陳珪則布亦寇婚媾矣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術畏呂

布乃為子求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稱徐州牧揚帝於壽春術稱徐州牧合從宗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術結昏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女已在途乃追還絕昏會詔以布為左將軍曹操復遺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即遣珪子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揚州太守令陰合部眾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酌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袁術今

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普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揚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暹奉大喜從布進軍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驚動等散走殺傷墮水死者殆盡以孫策為會稽太守討袁術秋九月曹操擊袁術

走破之以者何上命也故策得書討然則操言學何操漢賊也曹操東征袁術術走渡淮時天早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意術國現上許褚并勇力絕人眾眾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

戊寅二年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冬曹操擊布殺之呂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劉備九月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荀攸勸曹操自擊布操圍下邳見上二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夷泗水灌城月餘布益困迫乃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下建陽見上董太師董卓規乎操領城也首操謂宮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

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下建陽見上董太師董卓規乎操領城也首操謂宮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

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下建陽見上董太師董卓規乎操領城也首操謂宮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

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下建陽見上董太師董卓規乎操領城也首操謂宮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

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下建陽見上董太師董卓規乎操領城也首操謂宮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

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下建陽見上董太師董卓規乎操領城也首操謂宮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

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下建陽見上董太師董卓規乎操領城也首操謂宮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

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下建陽見上董太師董卓規乎操領城也首操謂宮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

周壽書
從孫策

宮也操為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召宮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張邊臧霸等皆
降綱以劉備為左將軍備從操還許操表以為左將軍禮之愈重綱以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綱孫
策遣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綱孫策以紘為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為居巢
今江西南廬縣長臨淮今江西南陽會肅為東城今鳳陽府長瑜肅知術無成棄官渡江從策綱袁紹攻公孫
州府綱袁紹攻公孫

瑣圍之
己卯四年春三月瑣自焚死綱夏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還走死綱術既稱帝淫侈滋甚既而

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遣使歸帝號於紹袁譚迎術欲從下邳見北過曹操遣劉備邀之復走壽春綱上

九六月至江亭坐綱論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此乎因憤慨嘔血死綱秋八月曹操進軍黎陽九月還許分

兵守官渡綱袁紹益驕簡精兵欲攻許沮綱趙授諫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

敵驕者先滅曹操事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算之策不在強弱今棄萬安之術而興

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郭圖審配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強將士

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紹納圖言令圖等攻許八月曹操進軍黎陽綱今直隸大

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綱城名在河南開冬十一月劉表遣從事中郎韓嵩詣許綱是時袁曹方相持

表兵強地廣非惟不能擇所宜從且時於朝宗之義故綱目於此不書遣嵩入朝則見其有無名之心而

書遣嵩詣許則見其有顧望觀望之意然則表之罪可勝誅哉若夫韓嵩特書其官者蓋美嵩能盡心人

之職如君臣之義不失官守綱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韓嵩曰

而非以是予表也嗚呼微矣綱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莫若舉荊州綱上

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莫若舉荊州綱上

節次守節綱四卷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
現仇卷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且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
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無為負嵩表強之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綱今湖廣太守及還盛稱朝廷

周益易知錄

卷六

漢獻帝

八 原卷二十五 三十一至三十四

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大會陳兵將斬之嵩不為動徐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
言表乃囚之孫策襲廬江取之徇豫章太守華歆降孫策襲廬江廬江補太守劉勳取之將徇豫章

於江西謂虞翻曰華子魚豢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成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
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說之歆乃夜作檄明旦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葛中迎策策曰府君年德

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
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袁紹之

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种輯等同謀
會操遣備邀袁術見備遂殺徐州徐州刺史留關羽守下邳安府邳州身還小沛徐州郡縣多叛

操為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和操遣長史劉代擊之不克備謂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曰
來未可知耳

庚辰五年春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州董承與備同謀誅操事泄被殺則蜀
矣其不以討賊子承董承謀洩操殺承等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

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
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由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

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過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劉備破
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卷見上禽關羽備奔冀州治郡即下歸袁紹紹去鄴今河南彰德二百里迎之駐月

餘亡卒稍歸之二月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操還官渡現上卷紹乃議攻許二月進軍黎陽現上卷紹遣顏良攻白馬現卷二十五操引軍兼行趨白

馬度來逆迎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
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趨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

劉備人傑

白馬度來

卷見上

治郡即下

今河南彰德

二百里迎之

現上卷

關羽各劉備於軍軍

重公

關羽各劉備於軍軍

重公

關羽各劉備於軍軍

重公

關羽各劉備於軍軍

重公

關羽各劉備於軍軍

重公

關羽各劉備於軍軍

重公

關羽各劉備於軍軍

重公

關羽各劉備於軍軍

重公

關羽各劉備於軍軍

意恨之紹軍至延津在直隸獻縣南操陳輜重載衣餌二敵率將縱擊大破之斬紹騎將文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禽之紹軍奪氣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無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報操操義之及殺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孫策卒弟權代領其眾策欲乘虛襲許部署未發會先所殺吳郡今江蘇州府太守許貢奴客因其出獵伏

冀竹中射石之中頰創傷也其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今江蘇州府太守許貢奴客因其出獵伏

山縣南松江七十里分流東北入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昭

曰孝廉劉琨曰孫氏兄弟此寧哭時邪乃易權服使出巡軍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秋九月袁紹攻曹操於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會

曹操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城名在開縣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操擊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紹走至黎陽今直隸大名府北岸入其將蔣義渠營眾聞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而喜猶能放之今戰敗而志惡吾不望生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

吾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慢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以孫權為討虜將軍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三卷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都尉魯肅將北還周瑜止

之因薦於權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唯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此方多務勤除黃祖江夏太守在湖廣武昌府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

國益日加矣

漢獻帝

九 原卷二六 二至六

據而有之此王業也

綱辛巳六年秋九月操擊劉備於汝南備奔荊州目操擊備於汝南汝南今河南汝寧府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

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備在荊州今湖北廣濟府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

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解股外曰解肉皆消今不復騎解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

建是以悲耳

綱壬午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目

袁紹慙憤發病嘔血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為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山

東青州刺史逢紀審配素為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

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見尚少與之兵而使紀隨

之譚求益兵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尚數朔敗曹操責孫權任子權

不受命書操責何非為漢也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猶言質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將軍

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至質一入不得

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名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

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吳夫人曰公瑾調瑜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字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

兄事之遂不送質

綱癸未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追至鄴而還譚攻尚不克目曹操攻黎陽譚尚敗

走還鄴見上操追至鄴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

潰會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皮今直隸河間府南皮縣譚別駕王修自青州來救譚欲

更還攻尚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鬪而斷短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譚不從目秋八月操擊劉

表尚圍譚於平原冬十月操還救却之目操擊劉表軍於西平今河南汝寧府西平縣袁尚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

表尚圍譚於平原冬十月操還救却之目操擊劉表軍於西平今河南汝寧府西平縣袁尚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

袁尚圍表

袁尚攻袁

周瑜論任

袁尚襲行

曹氏肉生

原濟南府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皮詣曹操請救毗至西平操麾下多以為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十月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退

袁尚復攻袁譚

甲申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直隸天骨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現上牧現冬十二月曹操攻平原現拔之袁譚走保南皮現

曹操攻平原

乙酉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袁譚王修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壁為司空掾現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吸書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是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字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與俱管記室現幽州將吏逐刺史袁熙遣使降操熙尚俱奔烏桓袁熙紹次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於平植烏桓棘後有散居遼西

韓子才曹

者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守令背袁向曹令曰敢違者斬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座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冬十月以荀悅為侍中時政在曹氏悅志在獻替獻可而

荀悅申策

謀無所用故作申鑿五篇奏之其大略曰為政之術先屏丙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壞怪法放越軌奢敗制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而海內平矣悅爽之兄子也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丁亥十二年夏操擊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蹋頓頓種種西烏桓袁熙袁尚奔遼東公孫康遼東太守斬之冬十月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持筆也入網目未有書見賢者於是持書交于初琅邪今青州府諸

葛亮寓居襄陽

葛亮寓居襄陽今湖廣隆中山名在襄陽西北每自此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穎川今河南開封徐庶州諸

伏龍鳳雛

漢獻帝

十 原卷二十六 七至十

孔明臥龍

劉備三顧孔明

孔明隆中對劉備

孔明隆中對劉備

孔明隆中對劉備

孔明隆中對劉備

孔明隆中對劉備

孔明隆中對劉備

孔明隆中對劉備

孔明隆中對劉備

孔明隆中對劉備

孔明隆中對劉備

孔明隆中對劉備

孔明隆中對劉備

孔明隆中對劉備

孔明隆中對劉備

孔明隆中對劉備

孔明隆中對劉備

雖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號龐士元名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

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內人曰漢室傾頽

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仲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

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

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四見上北據漢沔西扼湖廣漢陽府利盡南海廣州東連

吳會蘇州府西通巴重慶府蜀成都府此用武之國而其主劉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即成

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牧閣弱張魯漢寧太守漢寧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郵智能之士

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跨去有荆益保其巖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

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府河南南陽洛陽今河南河南將軍身率益州之

眾出於秦川關中別號今百姓孰敢不單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

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徵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徵凡事之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士元名統

德公從子也少樸鈍未有識者唯德公與徵重之德公嘗謂孔明為卧龍士元為鳳雛德操字微為冰鑑故

操與備語而稱之

遂昌尹氏曰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末羣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

不乘時奮發以自見孰謂一世人能如孔明者方且高臥隆中抱膝長吟略無意於當世而又以

管樂自許者哉向使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稿死巖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

殆顯者不可得而況沒亮大言無當者彼其擇理甚精而慮已甚明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

戊子十三年春正月孫權擊江夏於湖廣太守黃祖破斬之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

司馬懿

曹操殺孔融

劉琮舉州
降曹操
升樓去梯

劉越說劉
琮降曹操

劉備不忍
背劉表

以雀致聲上為西曹掾。毛玠為東曹掾。司馬朗為主簿。弟懿為文學。掾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

清正之士。由是士以廉節自厲。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懿少聰達，多大略。

琮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璧也。懿辭以風痺，操怒，欲收之。捕

殺之。懿懼，就職。綱：秋七月，曹操擊劉表。綱：八月，操殺大中大夫孔融。夷其族。綱：自古真奪之賊，必先去其

名。重海內，此固操之所憚者。范史謂操慮梗大。綱：融恃其才望，數朔戲侮曹操。御史大夫却儵慮承操旨

業，其言是矣。故綱目持書操殺而不去其官。綱：融恃其才望，數朔戲侮曹操。御史大夫却儵慮承操旨

奏融昔在北海見杜卷。招合徒眾，欲為不軌。又與禰衡更相贊揚，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頽回復生。大

逆不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西安府。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懼離世患及融死

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孔融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綱：劉表卒，九月，操

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綱：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

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去梯，謂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

可以言未曰：君不見申生卷四在內而危重耳，現同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現琦求代其任，表

乃以琦為江夏太守，表卒，琮嗣。未幾，曹操軍至，崩。越等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

逆道也。以新造之楚潤荆，而禦中國，必危也。琮從之，操至新野。綱：上。琮舉州降，操遂進兵。綱：劉備奔江陵，

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綱：劉備屯樊。城名在湖廣襄陽。琮降而不以告備，久乃覺，則操已在宛。綱：上。

矣。備乃大驚，或勸備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遺孤，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

將其眾去，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今湖廣安陸，眾十餘萬人，輜重

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冷荆州府。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

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玄德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

井之顧，則情感三軍，總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綱：曹操以江陵有軍實，車徒器械，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在當陽，備棄

綱鑑易知錄

卷六

漢獻帝

十一 原卷二十六 十一至十四

徐庶辭劉
諸葛

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玉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短橋頭目見上卷二

計橫矛曰身是張翼德字飛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河見上卷過劉琦

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在湖廣武昌府荆江之中正對河口操進軍江陵目曹操進軍江陵釋韓嵩之囚見上卷以和洽

劉廙亦為掾硯屬從人望也劉璋益州牧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操已定荊州走劉備不

存恤錄錄松怨之歸勸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綱冬十月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

迎擊於赤壁天破之操引還東下何威辭也故特書迎擊赤壁之勝吳人專有其功今綱目於此乃

東下之時吳人震懼謀欲迎操雖有周瑜肅定謀於內然非昭烈孔明左右感發於外則亦未

必成功若是之捷觀之柴桑之說則可見矣書法如此蓋亦推求其實而權其輕重耳夫豈過哉目初魯

肅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肅請得奉命

說劉備使撫劉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

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即荆府而劉琮已降肅遂迎備於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殷勤之意

且曰孫討虜見上聰明仁惠敬賢禮士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

業備甚悅進住樊口在湖廣武昌府武昌縣西樊山之下操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

與肅俱詣孫權見於柴桑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見上卷收眾漢南與曹操

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振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

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

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見上卷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覲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安能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

能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

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見上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

曹操不存
錄張松

魯肅勸孫
權結劉備

魯肅勸劉
備結孫權

孔明柴桑
之說

通志之末
不能卒矣
編

疲敵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縞之精白者曰縞曲阜

服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

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遺欒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

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軍長江之險已

與我共之矣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密言於權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

大計時周瑜受使至番陽今江西饒州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請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割

據江東兵精足用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

馬超韓遂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感寒馬無膏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

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往

夏口見上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

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劍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復言

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因撫瑜背曰公瑾瑜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張昭元表秦松字子子

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魯肅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

公程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

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望見瑜船乘單舸歌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

用豫州但觀瑜破之進與操遇於赤壁山名在武昌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

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咸上戰船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

衝同戰船同鬪艦十艘之總名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幕尾先以

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為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

操曰

操曰

操曰

言蓋隆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岨上營落頃之烟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其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潰會操引軍走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見操軍死者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十一樂進守襄陽八引軍北還於是將士形勢百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龍川李氏曰舉江東之力足以抗天下之全師者赤壁之戰為之張本也當漢之季曹操長驅數十萬眾而下江陵目中已無吳越尚賴江東諸將忠奮激烈出而與劉豫州等合謀則彼眾可盡得於赤壁之上當此之時老瞞號魄顛沛瀕死僅能乘此之銳賊彼之困而併力中原則彼眾可盡得而操可生虜惜夫孫劉不知出此也於是關羽周瑜諸處南郡劉豫州亦駐兵公安聚三雄於荆州而縱曹操於河內則是曹操未戰之前不當爭於赤壁既勝之後奈何赤壁既勝之後終不肯越荆州劉之爭荆州當爭於赤壁未戰之前不當爭於赤壁既勝之後奈何赤壁既勝之後終不肯越荆州

綱十二月劉備徇荆州江南諸郡降之劉備表劉琦為荆州刺史引兵南徇听定武陵常德廣長沙

廣長沙府桂陽平湖廣郴州零陵今湖廣皆降廬江廬州今江南師中郎將督諸郡賦稅以充軍實

綱己丑十四年孫權表劉備領荆州牧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

屯江陵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今荆州府權以妹

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懷懼曹操密遣辯士蔣幹布衣葛巾

私行說周瑜瑜出迎立謂之曰子翼瑜字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

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

共之假使蘇張蘇秦張儀復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問也

綱庚寅十五年冬曹操作銅爵臺臺高十丈有屋百餘於鄴今河南彰德十二月操讓還三縣何

也讓美事也何讓偽也武平書武平見上操下令曰孤始於譙今河南阜陽府東五十里

孫權表劉備領荆州 備領荆州 於說周瑜 曹操遺辯 高致 周瑜雅量 所言 孫幹終無 同瑜雅量 曹操遺辯 二

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任耳然不能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

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破降黃巾

又討擊袁術推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

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見孤彊盛妄相付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所在不能忘

然欲孤便爾委兵歸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

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二萬何德堪之今上還陽夏賈今河南開封府太康縣柘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苦

姑故城在鳳陽府亳州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

魯肅代領其兵綱目卒蜀漢吳魏及晉諸臣無不書姓名具官爵皆美辭也惟不書官者貶辭也而晉國臣不與焉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

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

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

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與

事也乞與奮威權從弟瑜俱進取蜀規上而并張魯見同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時據關中結援瑜還與將軍

據襄陽今湖廣襄陽府以賊賊也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周瑜還治行裝道病困與權牋曰今曹操在北疆場未

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比朝士肝幹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

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邱山名在湖廣岳州府城南權聞之哀慟曰公瑾瑜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賴哉為子

登娶其女而以女妻其子循胤周瑜子初程普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乃

告人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字不覺自醉權以肅代瑜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初權

謂呂蒙曰卿今當塗猶言當路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

覽流觀譬如涉水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益蒙乃始就學及肅過潯陽

德化縣西九江府與蒙議論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

欲醜自醉
孫權勸呂
州借劉備
權權動呂
蒙就學

公瑾有王
佐之才

智謀之士
所見略同

士元非言里才

丞相劉

晚乎蕭遂拜蒙母結友而去

劉備以龐統為治中從事

與統譚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亮

辛卯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不為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

遂等反秋曹操擊破之

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其眾十萬屯據潼關

操追至安定

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

悉眾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吾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

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

因奮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張既為京兆尹

扶風鳳翔府法正為劉璋

才付璋不足與有為

雄略密議奉戴以為州主

取蜀益州誰能禦之

州成都府疆曹公雖來無能為也

大業可成也備曰今之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

法止說劉備取益州

張松勸劉璋迎劉備

疾雷不及掩耳

劉璋遣使迎劉備

璋懼松因說曰

曹公兵無敵於天下

若因張魯之資以

取蜀益州誰能禦之

璋然之遣正迎備

王累俱諫璋一無所納

正至荊州陰

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疆兵據守關頭聞數朔諫璋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還退白帝城名在四川夔州府治刺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召懷沛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魏癸巳十八年春正月曹操引兵還操進軍濡須口見號四十萬孫權率眾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孫權字仲謀如劉景升劉表字景升兒子劉琦劉琦字子猷豚犬耳操撤軍還夏五月

月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錫則命猶自上出也至操書自則又其於莽矣劉璋遣將吳懿等拒劉備敗績皆降備進圍雒城雒城今四川瀘州秋七月魏始建宗廟社稷書始何志魏公

魏甲午十九年春三月魏公操進位諸侯王夏五月雨水閏月馬超奔劉備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何於足璋開城降備遣之公安不書諱之也然則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

張飛趙雲將兵汴素流克巴東夔州府破巴都重慶府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短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今四川瀘州捷

聖為今四川飛定巴西今四川德陽今四川成都今四川龐統中流矢卒雒城現瀘州會備進圍成都亮飛雲引兵來會馬超張魯知張魯不足與計事亦來請降備令引軍屯城北時劉璋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

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璋父無恩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備還璋于公安現盡歸其財物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初璋迎備見上劉巴諫曰備

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已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為西曹掾現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

璋稽服乃降備以為將軍李嚴本璋所授用吳懿費觀等璋之始親彭羸羸璋所擯棄備皆處之顯任盡

我州但有斷頭將軍

劉備入成都

生子當如孫仲謀

曹操自加九錫

魏公操進位諸侯王

夏五月雨水

閏月馬超奔劉備備入成都自領益州

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

何於足璋開城降備遣之公安不書諱之也然則

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汴素流克巴東夔州府破巴都重慶府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短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今四川瀘州捷聖為今四川飛定巴西今四川德陽今四川成都今四川龐統中流矢卒雒城現瀘州會備進圍成都亮飛雲引兵來會馬超張魯知張魯不足與計事亦來請降備令引軍屯城北時劉璋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璋父無恩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備還璋于公安現盡歸其財物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初璋迎備見上劉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已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為西曹掾現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備以為將軍李嚴本璋所授用吳懿費觀等璋之始親彭羸羸璋所擯棄備皆處之顯任盡

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軍用不足備以為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法正一殮孫之德睚眦見此卷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

大橫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見此也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近則懼孫夫人見此生變於肘腋法孝直見此為之輔翼令翻然翺翔不可復制見此三二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亮治頗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見此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

一不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敵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

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著矣備以蔣琬為廣都今成都府長不治犬怒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

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見此秋七月魏公操擊孫權見此操留少子植守鄴見此以刑顯為植家丞太子少傅子庶子太顯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禎美文辭植親愛之禎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

承之秋竇為上招誘其罪不小愚實懼焉見此魏荀攸卒於是獻帝在上漢無恙也特書魏何攸之心攸深密有智防謀護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見此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見此之去

惡不去不止又稱二荀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見此冬十一月魏公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見此初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見此上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姪為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

泄操使却見此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為之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避髮徒跣先上聲行泣過詎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

時顧謂慮曰却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見此十五卷以幽死所生皇二子皆醜見此十一殺之

綱乙未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為皇后見此夏五月劉備孫權分荊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

陸口見此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備報曰備與劉璋託為宗室莫憑英

劉備孫權分荊州

漢獻帝

十五原卷二六 二十八至三十

漢獻帝

漢獻帝

漢獻帝

漢獻帝

漢獻帝

靈以匡漢朝今得罪於左右願加寬貸權不聽遣瑜率水軍住夏口在湖廣武昌備道之不得過謂曰汝

欲取蜀吾當被遊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攻蜀留關羽守江陵今湖廣荆州權

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已得益州權命諸葛瑾從備求荆州諸郡備不許權遂置長沙今湖廣零陵湖

廣永桂陽今湖廣郴州三郡長吏羽逐之權遣呂蒙取三郡備聞之自至公安今荆州府遣羽爭三郡孫

權進位陸口在武昌府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今長沙府以拒羽肅邀羽相見因責數對羽曰烏林之

役謂赤壁破曹相也烏林左將軍卷三十一身在行間戮力并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

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現上卷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矜愍豫

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人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墮也好擊今已藉手西州言備已

又欲翦併荆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曹操將攻漢中今陝西備乃

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遂分荆州以湘水為界長沙見江夏今湖廣桂陽見以東屬權南郡即荆州零

陵現武陵幹湖廣以西屬備瑾每奉使至蜀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綱秋七月魏公操取漢中

走張魯留將軍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綱八月孫權攻合肥大敗而還綱曹操之征張魯也為教猶言與

合肥今江南廬州護軍薛悌署發書函也所以邊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悌發函教

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樂進等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將獨出李典素

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豈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夜募敢從

之士明曰陷陣衝壘入至麾下權大驚去至逍遙津在廬州府北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入船齊涕

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願以此為終身之戒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綱冬十一

月張魯出降以為鎮南將軍封其屬閭圍為列侯以圖諫魯

綱丙申二十一年夏四月魏公操進爵為王操殺尚書崔琰有與琰不平者綱秋八月魏以鍾繇為相國

綱丁酉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擊孫權軍三月權降綱夏四月魏王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卷四十一

曹操進爵
為王
曹操用天
車服

當書卷關
羽爭荆州

其不以
憾忘公
義

其以壽版
茶書昌操

曹詠忠表
劉父子

辛君知我
喜不

辛當英知
總不昌
劉備進兵
漢中

紀是起兵
討曹操

劉備取漢
中

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蓋追賜也天子在上而習其車服儀制是二天子矣操之罪可勝誅哉終綱目千三百餘年一書而已

十月魏以世子丕為王太子初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於是出丁夫

人而立卞氏為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欲以為嗣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瑗露版封也

版未版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五官將此嘗為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不

為人問大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

他日操屏兩人問詡詡默然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視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

景升父子也袁紹字本初有子諱熙尚紹愛幼子尚以為後出長子諱為青州刺史後兄弟相攻

笑丕立為太子抱議郎辛毗皮頭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

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劉備進兵

漢中魏王操遣將軍曹洪拒之目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時以圖巴蜀而留

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逼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

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之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辦今陝西

賊操遣曹洪拒之孫權陸口現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

戊戌二十三年春正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黃上起兵討魏王操不克死之少府司直非貴大臣也

目所深予也故持書討書時有金襴衣者自以世為漢臣乃發憤與紀晃起兵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

死之所以愧冀操者深矣目劉備不克而死夏四月劉備擊張郃不克秋七月魏王操擊劉備九月至長安今陝西西安

己亥二十四年春正月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三月魏王操出斜谷劉備將趙雲擊其軍敗之夏五

月操引還備遂取漢中目操自長安出斜谷在陝西漢中府鳳縣軍遮要地名在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

能為也我必有漢川中矣乃斂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在鞏昌府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

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

趙雲擊敗魏兵

劉備自立為漢中王

以白立書之綱目

君臣之義稟稟矣

率眾攻曹仁於樊

羽乘大船遂攻之

不早降德罵羽殺之

羽走還權邀斬之

羽走還權邀斬之

羽走還權邀斬之

羽走還權邀斬之

羽走還權邀斬之

羽走還權邀斬之

羽走還權邀斬之

羽走還權邀斬之

羽走還權邀斬之

羽走還權邀斬之

羽走還權邀斬之

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石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多相守積月

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中魏秋七月劉備自立為漢中王遠治書自立何存獻帝成都也獻帝在許劉備

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禁與諸將登高避水

羽乘大船遂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力戰矢盡乘小船欲還仁營船覆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何

不早降德罵羽殺之急攻樊城羽又遣別將圍襄陽今湖廣襄陽府刺史胡修太守傅方皆降操聞龐德死流

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邪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魏王操帥師救樊關

羽走還權邀斬之十二月蒙卒周瑜張紘魯肅皆卒皆是蒙為大督則其卒也不書官何罪蒙也

羽走還權邀斬之劉孫同仇而蒙首發相吞之謀此魏之所以益強而漢之所以不復也

羽走還權邀斬之其孫權而蒙之卒不書官自許見卷二十五以南往往遙應關羽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

司馬懿將濟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

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以為羽

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關羽君臣於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

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至是蒙上疏

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現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見上卷以治疾為名羽聞之

必撤備兵盡赴襄陽現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都現上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

檄吸召蒙還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擊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

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代蒙遜至陸口現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

自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啟形狀權遂發兵襲羽以蒙為大督曹操使徐晃黃上屯宛今河南

陸遜意思深長

陽府南

陽縣

權官內

露之使

不聞權上

而還自護

則圍速解

羽聞之猶豫

不能去徐晃攻羽破之羽撤圍退然舟船猶

據沔水沔水在漢陽南呂蒙至尋陽今江西九江盡伏其精兵船名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

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於是即降蒙入江陵釋于禁得關羽及

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虐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銀上聲蒙

猶以為犯軍令垂涕斬之於是軍人震慄道不拾遺關羽走還權至江陵荆州將吏悉歸附獨治中從事

潘濬稱疾不見權遣人與致濬伏面不起涕泣交橫權慰諭慤濬起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軍事一以

詔之從事樊留從事○武陵見上誘導諸夷西附漢中外白勳以遣萬人討之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

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略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

此亦侏儒短人觀一節腹之驗也桓譚新論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言不必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

果斬平之權使遜屯夷陵今荆州府守峽口巫峽明月峽西陵峽三峽之口也關羽道走兵

皆解散縲十餘騎權先使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獲羽斬之遂定荆州呂蒙未及受封疾發卒權後謂

陸遜曰公瑾周瑜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曹操開拓荆州邈遠也馬賓儔子敬魯肅因公瑾致達於孤

一見便及帝王大略此一快也後孟德東下諸人皆欲迎之子敬駁言不可勸公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

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劉備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故孤常以方鄧禹也子明呂蒙

少時孤謂不辭劇極易與也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略奇至可次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

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云羽不足忌此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

營不失令行禁止路不拾遺法亦美矣孫權為票騎將軍領荆州牧曹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

節領荆州牧封南昌今江南侯權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者為爐火上邪陳

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

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自此文王明

司馬溫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習君子深

尚經術實延儒雅開學廣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通達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
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
感者也或考以隆以隆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當是時
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當是時
苟有積多士之懷蓋則漢祚未可量也幸垂以拒塗炭之昏虐保養益回過於骨月珍流忠良甚於
危仇積多士之懷蓋則漢祚未可量也幸垂以拒塗炭之昏虐保養益回過於骨月珍流忠良甚於
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強仇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
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節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綱 庚子二十五年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太子丕立自為丞相
冀州牧操自兵興以來綱目所書無慮八九十事未嘗有一語與之其惡操也甚矣於是目操知人善

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及決機乘勝氣勢
盈溢勤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涕泣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

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至是薨太子丕以王后令即王位帝遣御史大夫華歆奉詔授丞
相印綬魏王璽綬領荊州牧尊王后曰王太后葬武王於高陵曹操墓也未詳所在唯其疑塚在二月

魏以賈詡為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為御史大夫魏王丕遣其弟馮懿為相國臨菑府今山東青州
馮懿侯何漢所封也漢所封則漢道就國爾書魏王丕遣其弟馮懿為相國臨菑府今山東青州

私也友于義薄雲天甚於曹丕者矣故直書曰魏王丕遣其弟馮懿為相國臨菑府今山東青州
謁者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丕貶植為安鄉侯故城在直隸真

正目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擇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
第其高下綱夏六月以賈逵為豫州卷十九五刺史目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遠察二千石以下阿

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外修軍旅內治民事興政永日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曹丕曰真刺史矣綱冬十
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目帝遣使持節奉璽綬詔策禪位於魏魏王丕即皇帝位改元黃初

奉漢帝為山陽公故城在河南懷慶府修武縣公追尊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
唐呂尹繼曰天生蒸民立之司牧天下不可以無君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不可以有二君也自
唐虞禪繼曰天生蒸民立之司牧天下不可以無君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不可以有二君也自
約義士非之湯武不失為聖人商周不失為正統亦惟求其實耳後世欺孤弱寡竊相考其質
皆拜沒莽卓之徒而求其名乃欲高出商周之上前史信其偽辭衰世襲其遺跡一則曰禪位二則曰

細目不遺
求其實

曰受禪胡為自漢而十一何亮前之多邪今觀其目於此直以編年廢帝大書于冊至于傳禪之說
不復舉斯言一出諸史皆廢其目好為立異戰亦不遇求其實而已嗚呼亂臣賊子竊人家國常
患於取之無名則必曲為委折以之誓三始分晉田氏併齊後周人之命以自蓋并賊其原始於曹
說不可得乃以周公居攝稱之至曹三始分晉田氏併齊後周人之命以自蓋并賊其原始於曹
世之具其有補於名教豈不大哉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右東漢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後漢紀附魏吳二僭國

昭烈皇帝名備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曹丕篡漢正位於蜀號曰後漢在

辛丑昭烈皇帝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大書章武何紹昭烈於高光也魏篡立吳劉據昭烈親中山靖王

順逆各得其所故曰統

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書即皇帝位何正統也故孫曹皆斥姓名書稱皇蜀中傳言帝已遇害

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羣下競勸王稱尊號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篡位故

羣難也旅客萬里合眾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也王不悅左遷之遂即位於武擔山名在

御北之南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致漢胡氏曰司馬氏去取之意也中山靖王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得

山靖王纓三百餘年草廬傾蓋之時即稱玄德為帝室之貴豈憑虛無據而云爾耶若秦始皇明為

呂不韋之子琅邪王睿顯著小吏牛氏所生司馬氏尚系諸秦晉不卒而正之乃推獎荀彧寬宥曹

操至謂操取天下於羣盜非取之於漢書而抑漢之

孫權徙治武昌權自公安府今湖廣荊州徙都於鄂更名鄂曰武昌今湖廣武昌府立宗廟於合也祭高皇

帝以下五月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吳氏將軍瑜之妹故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平以來諸相加兵者書攻擊而帝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

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位當因眾心早圖關中今陝西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

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羣臣諫者甚眾帝皆不聽乃留諸葛

綱鑑易知錄

卷六

漢昭烈

十八 原卷二十七 十三至十六

孫權遣使
拒守

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車騎將軍張飛為其下所殺飛雄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之飛不悛改也至是當率萬人會江州今四川重慶府巴縣臨發為帳下所殺以其首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表當自飛上而都督赴之故知其必死也孫權請和不許遂遣陸遜督諸軍拒守孫權遣使求和諸葛瑾因致牋曰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

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帝不聽時吳人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字瑾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去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質親五於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

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可聞諫知卿意至輒封來表示之矣帝遣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等於巫今四川夔州進軍秭子歸今荆州權以陸遜為大都督督朱然等

五萬人拒守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為吳王權遣使稱臣送于禁見上等還魏朝臣皆賀劉曄

葉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強其衆而疑敵人耳夫吳蜀各保一州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

蜀攻其外我攻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亦不能久存矣魏主不聽遂受吳降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為吳王加九錫見十八卷劉曄諫曰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今信其偽降崇其位號以封殖之是為

虎傳附翼也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魏主不聽貞至吳權出都亭候貞入門不下車張昭曰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貞即下車中郎將徐盛憤怒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

許封河南開洛陽河南今河南吞巴重慶府蜀今四川成都而令平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

負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魏主令于禁詣鄴德府高陵曹操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規上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志病死冬十月孫權遣使如魏吳遣中大夫趙咨入謝

于魏魏主不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聰也

趙咨對魏

主

徐敷流泣
橫流

張昭屈形
貞

孫權遣使
降魏
魏劉曄諫
受吳降

吳言是實
神明

拔呂蒙於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四方雄也屈身於陛下略也不曰頗知學乎對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經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升數擊孫權立子登為太子自吳王權為登妙選師友以諸葛瑾子恪張昭子休顧雍子譚陳武子表為中庶子衛覈少入講詩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禮謂之四友

綱壬寅二年魏黃初三年○吳大帝孫權黃武春正月朔日食○二月帝進軍猗亭今湖州府宜都縣**綱**夏六月

吳陸遜進攻猗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帝自巫峽在夔州府巫山縣建平即宜都縣連營至夷陵今

州府夷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謫且觀之帝知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耕事多其軍始怠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倚聲雜上角左傳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謂戎倚之言晉執其角以禦上戎戾其足以

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

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在夷陵陳兵自繞遂促兵四面感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夜遁僅

得入白帝城在夔州府治東舟械車資略盡帝大慙志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諸葛亮與法正好尚

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是正已卒亮歎曰孝直字法正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行必不危

矣初魏主丕聞漢兵樹柵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拒敵乎亮原險阻

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上破漢今至矣七日吳破漢書到綱秋八月將軍黃權叛降魏

道絕降耳其書叛帝既敗退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率其眾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孤負權

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主丕謂權曰君欲追蹤陳韓韓信邪對曰臣受劉主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

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主丕謂權曰君欲追蹤陳韓韓信邪對曰臣受劉主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

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不善之拜為鎮南將軍魏主不遣使責吳孫權任子不至故伐之九月魏遣將軍曹休等擊宗璋報之

綱癸卯後主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始不踰年吳黃武二年改元也春魏師攻濡須現廿四卷別將圍江陵今荆州府皆不

克引還綱夏四月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五月太子禪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亮為武鄉侯

領益州牧綱善贊曰玄德未西綱目多恕辭領徐州不書自歸操書歸許操以為豫州書詔以為至書

自立存獻帝也綱帝既廢於是特書即皇帝位如高光又揭其紀元而大綱諸葛亮至永安見帝病篤命

書之後太子書皇存書帝沒書崩綱目於玄德非私也惟其正而已矣

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為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

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救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

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亮奉喪還成都

以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禪即位時年十七大赦改元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亮乃約

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長貳官者集眾思廣眾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損矣違覆

而得中猶棄敝躋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徐庶無處茲不惑又董幼宰董參署七年

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

州平雅州州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胡濟數朔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

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

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死人現十六卷陳平不知錢穀

親十六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綱六月益州郡者帥雍閩開

等以四郡益州永昌叛綱初益州今雲南雲南府郡者帥雍閩殺太守求附於吳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

與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始好合
楊顥諫
明自校簿
書
教參下
不踰年
以元
諸葛亮
詔輔政

鄧芝說吳王

安食足而後用之。秋八月遣尚書鄧芝使吳。帝遣芝修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特見芝之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權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國小。為魏所乘。不自全耳。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現立於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立皇后張氏。飛之女也。

後皇帝名禪。昭烈太子。在位四十年。晉武帝遣將入寇。帝出降。晉封為安樂公。以泰始七年薨。壽六十五歲。

綱甲辰二年吳黃武初五年夏四月吳人來聘復遣鄧芝報之。吳使張溫來聘復遣鄧芝報之。芝至吳。權謂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若各茂其德。臣各茂其忠。則戰爭方息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魏主丕大興軍伐吳。留尚書僕射夜司馬懿鎮許昌。河南開封府許州。親御龍舟至廣陵。今江蘇揚州府。吳將軍徐

盛列舟艦。咸上聲。戰艦。於江而植木衣去聲。葦為疑城假樓。時江水盛長。丕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

綱乙巳三年魏黃初六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亮率眾討雍闓等。問計於參軍馬謖。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之。夏五月魏主丕以舟師伐吳。六月吳以顧雍為丞相。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公不言。言必有中。至宴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及為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心無適的。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洩。權以此重之。秋七月丞相亮討雍闓。斬之。遂平四郡。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巂見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為夷漢所服。收餘眾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問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

綱益易知錄

漢後帝

二十一 原卷二十七 二十五至二十五

七縱七禽

顧公在坐使人不樂

卷六

漢後帝

二十一 原卷二十七 二十五至二十五

七縱七禽

顧公在坐使人不樂

卷六

漢後帝

二十一 原卷二十七 二十五至二十五

天所以限南北

平原不忍殺虎子

晉漢武之傳

魏徵處士

義聲亮滿天地間

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顛池在雲南益州見永昌今雲南永祥河見越舊上四郡皆平冬十月魏師臨江而還自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譙今江南鳳循渦戈○渦水名自黃河東流經鳳陽府蒙城縣沿淮遠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

綱丙午四年魏黃初七年夏五月魏主丕卒注書卒何尊漢也至漢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養平原王叡叡母被誅初丕從操入郭悅袁熙妻甄氏操為時馬生子叡及即亦愛之不與叡獵見子母鹿既射石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為之惻然及是疾篤立為太子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陳羣撫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太子叡即位初太子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即位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晡出或問何如曰秦皇漢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洎政之始陳羣首上疏曰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固國之大患然若不和睦則有讎黨而毀譽失實二者不可不深察也冬魏徵處士管寧不至遼東親二十四三十七年魏主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為大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為太尉讓位於寧不許徵為光祿大夫救青州許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

綱丁未五年魏明帝曹叡太和春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劉禪之起書曰興復帝室中原其子亮以討復之義矣自是亮亮自三顧而出之後開闢政履左右昭烈未幾受遺輔政雖曰平五伐魏必書丞相若右將軍子之也定南夷然漢業未復國賊未清固當乘時進取今馬身率大軍北駐漢中將以規恢關洛克復舊物其志豈苟安一隅而已綱目書丞相亮率諸軍亮率諸軍北駐漢出屯漢中以圖中原其正大氣象謙之稟稟德有生意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

中漢中府使長史張裔異參軍蔣琬留統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今四川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失大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禁府中將軍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者及為忠善臧者宜

付有司論其刑罰賞以昭陛下平明無異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宮外府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蔣琬俱董允侍郎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

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悲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興隆未嘗不歎息痛恨於

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將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

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陽長坂之敗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

難之間亮使吳求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託

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建興元年南中雍闓等以四郡叛三年春亮率眾南征

瘴春夏經之多死不毛謂不生草木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鴛鴦純攘除姦凶謂曹興復漢室

還於舊都兩漢所都也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

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詔誡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才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

零不知所言

致堂胡氏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不備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帝懷多福總若亮者有文王之心矣彼劉禪庸術足以當元臣如

此其敬而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帝懷多福總若亮者有文王之心矣彼劉禪庸術足以當元臣如指者非威德孰能臻此彼曹魏而關孔明事如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戊申六年魏太和二年春正月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詔亮右將軍行丞相事也街亭之敗

馬謖為之書敗績矣復書敗亮其不為賢者誰何亮自貶也書初魏以夏侯淵子楙茂都督關中今陝西

曰詔張適所詔平明之治何諱焉致自是止書右將軍亮至是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懿延曰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今陝西

府至是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懿延曰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今陝西

漢後帝

二十一原卷二十七 二十六至二十九

諸葛亮伐魏 魏延謀伐

孔明有文王之小心

出循秦嶺在西安府而東當子午谷名在西安府城南一百里谷中路連南北故名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今西安府林間延

奄也至必棄城走北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耶谷在漢中府鳳縣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今西

陽咸陽咸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今陝西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

計乃率大軍攻祁山在鞏昌府西和縣北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

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魏主獻如長安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之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於

街亭在鞏昌府秦州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故城在鞏昌府秦州

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若其察之亮未以

為然引設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思若平生亮上疏

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亮於是引咎責躬而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亮之出祁山

也天水即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事

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皆不於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

事觀之使孔明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啖以利因其懈怠而擊之

必不為矣此可為明道

夏五月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于石亭大敗之吳使都陽今江西饒州太守周魴房詐以郡降

於魏魏揚州牧曹休率步騎十萬向皖還上聲今江以應之八月吳主權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朱

桓全琮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戰于石亭在安慶府遜令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

驅走之追至夾石在安慶府斬獲萬餘資仗略盡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

將王雙右將軍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言於帝曰先帝以漢

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

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

後出師夫

孔明不用

延計

馬謖街亭

之敗

姜維瞻智

孔明節制

之師

曹休石亭

之敗

後出師夫

渡瀘深入不毛現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西而西又務於東東曹休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且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傷也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張良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

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見二二五卷論安言計言計策動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望遂并江東見同上致敗者故引以證蜀此臣之未解二也林傳更有臣到漢中見上

五中間期年已喪趙雲等及曲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謂守與戰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四也夫難平者事

也昔先帝兵敗於楚操追備及於當陽之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矣然先帝東連吳越赤壁西取巴蜀與圍成都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斬夏侯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孫權遣呂蒙

取劉璋子歸荆州荆州遂跌軍歸後陸遜所敗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視也十二月引兵數萬出散關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圍陳倉即寶雞縣不克亮糧盡引還

魏將軍王雙追亮擊斬之

己酉七年魏太和三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今陝西武都陰平今陝西文縣復拜丞相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吳王權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追尊父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太子以諸

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謝景范慎羊銜諸葛等為賓客於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曰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機則顧譚凝辯宏達則謝景究學甄真微

則范慎羊銜私駁之曰元遜諸葛才而疏子嘿顧譚精而佞叔發謝景辯而浮孝敬甄深而隘恪等惡之其後皆敗如銜所言秋九月吳遷都建業見二十六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見上卷

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劉虞亦嘗者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虞以細辯而說

綱鑑易知錄 漢後帝 二十二原卷二十七 三十五三十一

劉虞先刑後禮論 胡綜作賓友目 羊銜私駁 多士

先聖之教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

庚戌八年魏太和四年春二月魏立郎吏課試法尚書諸葛誕等有罪免魏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

賜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為四聰誕輩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

尚書衛臻子烈以父居勢位谷之為二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書疾虛偽

之人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

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此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魏主顧善其言詔郎吏

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仍免誕賜等官秋七月

魏寇漢中見上卷丞相亮出次成固今漢中府城固縣九月魏師還冬十二月丞相亮以將琬為長史**亮數**

朔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琬琬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辛亥九年魏太和五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圍祁山見上卷自十月不雨至於三月**夏五月亮敗**

魏司馬懿於鹵城殺其將張郃魏遣司馬懿屯長安今陝西長安縣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漢懿留精

兵四千守上邽魏郃在陝西州餘眾悉救祁山亮分兵攻祈山自逆懿於上邽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

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於鹵城在郿和縣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

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自檢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

糧盡退軍懿追之至木門地名在郿與亮戰中伏營而卒秋八月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

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耕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諭指呼

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儻退以誘賊亮出

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其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在四川復以平子豐

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教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并力以獎王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子若

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琬琬推心從事否君可復通近可復還也又與將琬董允書曰孝起震前為

孔明出表
故李堂
孔明出表
故李堂

魏上郎吏
四頭
八頭
二豫

可馬懿
如虎
可馬懿
如虎

李平
李平

青龍見龍
摩改并中

木牛流馬

孔明慮魏
三代之兵

孔明不食
其言

孔明食少
事煩

吾說正方字平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張儀之事也

癸丑十一年魏青龍元年春正月青龍見魏摩陵府洛陽縣井中二月魏主叡往觀之龍在天

見於井中其殆芳髦失位之兆乎龍之物而

甲寅十二年魏青龍二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魏摩陵府洛陽縣初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其法詳杜運米集

斜耶谷在陝西漢中府鳳縣口治邸底閣倉教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悉眾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

時大舉魏山陽公卒詔曰漢孝是書卒書魏山陽公美存厚也夏四月丞相亮進軍渭南魏

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丞相亮至鄠鳳翔府郿縣安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止五丈原依

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武功縣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止五丈原依

耕者難於涓濱居民之聞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

致堂胡氏曰司馬懿之言謂也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為此語以安其下爾孔明此舉

蓋不復為退計矣孔明其庶幾矣或議其短於將略謂矣魏大軍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雖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

秋八月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前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呼亮自經略

僅八載綱目五書伐魏一戰街亭一次成固一圍陳倉祁山一拔武都陰平一斬王雙敗司馬懿殺張郃

至於功業不虛謂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兵拒守甘受中傷婦人之服勢已窮感而亮乃告終天不祚漢

軍上表業以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言由今觀之可謂不食其言矣書卒於軍以見歿於死事之實其計

賊之義死而不屈至今稟稟猶有生氣其視曹馬輩欺孤弱寡孤媚以取人家國者曾大異自亮數挑戰

之不若世豈可以成敗論人物哉不有綱目持書墨書表而出之則孔明亦若而人耳亮數挑戰

懿不出乃遺聲以巾幗國喪婦人之服夫之志也懿怒上表請戰亮謂姜維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

者以示武於眾耳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

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僕射夜李福

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法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詞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其法詳綱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在漢中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在西安府華陰縣東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怯不能盡用己才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穀咸取辦焉延性矜高當時皆下之惟儀不假借延以為至忿亮病篤作退軍節度令延斷短後姜維次之亮薨延曰魏延何人當為楊儀作斷後將乎儀等案亮成規引還延率所領先歸逆擊儀等儀遣將斬之夷三族初亮表於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至是卒如其言長史張裔異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孔明用心平而勸戒

目初長水校尉名廖名立自謂才名宜為亮副快快怨謗亮廢立為民徒之汶山今四川成都府茂州及亮薨立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平現上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廖李臣徒無怨言

目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色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亮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敬怒之德法行於不可不服刑加乎自犯之罪齊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魏洛陽東地

目以吳懿為車騎將軍督漢中將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目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冬十一月魏洛陽府洛陽縣河南地震

魏洛陽東地

目乙卯十三年魏青龍三年夏四月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為尚書令魏魏作洛陽宮魏主叡好土功既作許昌許昌許州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費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

魏堂堂殿
立子莫知
其所由來
龍巖後書
關

魏王肅諫
輕殺

魏張掖通
石負圖

吳鑄大錢
同月再字

陳羣封事
制單

業陳羣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漢明帝欲起德陽前殿鍾離意諫而止後復作之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敵為之少省魏秋七月魏崇華殿災魏八月魏立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魏主敵無子養二王為己子宮省事秘莫知其所由來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魏復立崇華殿魏主敵復立崇華殿更耕名九龍作者三四萬人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魏主以問高堂魏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矣敵性嚴急督修宮室有稽限者親召問之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王肅諫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譯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見十一卷臣以為大夫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己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冬十月魏張掖通石負圖
圖有書隕石者矣有書立石者矣未有書涌石者涌石負圖而文曰張掖今陝西行都柳谷口水溢大討普天之棄曹氏也決矣而詔頒天下以為嘉瑞亦愚矣哉魏張掖司甘州衛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有文曰大討曹詔書班天下以為嘉瑞任德直隸順令于綽以問鉅鹿今順德府張鎔荐鉅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祥兆先見現而後廢興從之今漢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

綱丙辰十四年魏魏青龍四年嘉木五年春吳鑄大錢一當五百二月吳婁今江南松侯張昭卒昭容貌

矜嚴有威風吳主權以下皆憚之卒年八十一冬十月有星宇於大辰房也又宇于東方元封之元

矣然書秋不書月則同時也未有同元封又李見十魏高堂隆上疏曰夫采椽取木為椽不削也卑宮唐虞

大禹之所以重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逼盛天譴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祇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魏主敵不悅侍中盧毓育植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臣等所以不及隆也敵意乃解魏司空陳羣卒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

王起于

魏以三月為夏四月

魏鑄銅人起上山

翁仲

公卿貢士

占上疏

占上疏

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魏王曹芳年號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登歎息焉魏
 今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時司馬懿以兗州刺史王昶應選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
 沉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
 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
 鮮不遂矣毀譽聲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不可輕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則彼言
 當矣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
 斯言善矣

綱丁巳十五年魏景初元年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月為夏四月建且也然則書以三月為四月可矣
改月數漢初承秦建亥書以十月則秦漢雖改正而其為冬自若也今改書夏四月何譏非古也三代改正不
月數以三為四未詳也而以春為夏是變易四時之實矣故書夏幾之

黃龍見現宜改正朔易服色以變民耳目魏主獻從之遂以建丑之月為正色服尚黃牡用白夏六月
 魏地震魏以陳矯為司徒魏主獻嘗卒拜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

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獻慙而反獻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
 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秋七月皇后張氏崩冬十月魏鑄銅人起上山於芳林

園魏主獻徙長安今陝西西安鐘虡所鑄見八卷四索佗始皇所鑄銅人錦始皇所鑄承露盤所作見
 十四卷於洛陽今河南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

門天子門有司馬外又鑄黃龍鳳皇置內殿前起上山於芳林園在河南府使公卿皆負土樹雜木善草
 捕禽獸致其中魏光祿勳高堂隆卒隆疾篤口占去聲隱度其辭詩大曰黃初曹丕之際天兆其

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詩大之臣指司馬懿於蕭牆之內
 可選諸王使典兵暴時池上聲騎立也宜如燕之布立鎮撫皇靈翼亮也帝室魏主獻手詔慰勞去之未幾而卒魏

作者課法不果行魏主獻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

淡也疏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今考績現二十五之法廢而以毀譽辭為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獻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下百官議議久不決事竟不行

戊午延熙元年魏景初二年春正月魏遣太尉司馬懿擊遼東討公孫淵也淵康子建興六年魏主獻淵為遼東太守十一年吳主權遣使拜淵為二月立皇后張氏前皇后立子璿璿為皇太子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私書郎卻陳正正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有古世子之風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儲君讀書當效吾等竭力博識至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探試取也

所問何策試取而答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吳鑄當千大錢○秋八月魏司馬懿克遼東新公孫淵冬十二月將琬出屯漢中○魏主獻有疾立郭夫人为后召司馬懿入朝以曹爽為大將軍

吳鑄當千大錢

將軍

己未二年魏景初三年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與爽受遺輔政魏主獻卒太子芳立書受遺詔多矣此其獨書

受遺何不與懿之有詔也則司馬氏廢主之罪著矣司馬懿至洛陽入見魏主獻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祝君君與曹爽輔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恨矣乃召二王示懿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君諦審也視之勿誤也又教芳前抱懿頓首流涕於是芳年八歲即日立為太子獻尋卒芳嗣位尊

皇后曰皇太后爽懿並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二月魏以司馬懿為太傅何晏為尚書夏以將琬為大司馬曹掾楊戲素簡略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

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貌誠不及前人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憤憤之

狀琬曰苟其不知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後敏坐事繫獄眾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前莫敏得免重

將琬不罪楊敏

將琬不責楊敏

綱鑑易知錄

卷六

漢後帝

二十五原卷二十八 十三至十六

罪綱冬十二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為正

綱辛酉四年魏王曹芳正始二年夏四月吳太子登卒綱蔣琬徙屯涪浮今四川魏置淮南北屯田廣

漕渠管卒於魏布衣也何以卒錄賢也然則其書卒於魏何不使魏得臣之地是故孟軻天下之

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邀吳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

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

綱壬戌五年魏正始三年春正月監軍姜維自漢中徙屯涪○吳立子和為太子霸為魯王

綱癸亥六年魏正始四年夏五月朔日食既食既大變也自是陳祗黃皓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

漢中○十一月以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綱甲子七年魏正始五年春正月吳以陸遜為丞相綱三月魏曹爽寇漢中閏月費禕督諸軍救之魏

征西將軍夏侯玄爽姑子也辟李勝為長史勝及鄧鸞欲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

三月爽至長安今陝西西安發卒十餘萬與玄自駱谷關名在西安府藍屋縣入漢中今陝西漢中守兵

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現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遂遣護軍劉

敏據興勢山名在漢中府洋縣多張旗幟彌至百餘里閏月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

碁時羽檄交至人馬擐費也甲嚴駕嚴莊也莊治行李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

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綱夏五月魏軍退走冬以費禕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綱蔣琬以病固讓

州職於禕時國務煩猥委禕識悟過人為尚書令省讀文書舉目究竟終亦不忘常以朝脯補中聽聽事

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允代禕始欲毀也之旬日之中已多怒滯乃歎曰

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能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綱乙丑八年魏正始六年春吳丞相陸遜卒○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綱十

魏書卷之六

來敬語費
禕求共圍

以黃皓為
中常侍

陳狀與黃
結相表裏

孟光書費
律

徐邈不受
司空

司馬懿殺
曹爽
驚馬機棧
豆

仔小也六料規五董允東心公亮戲督盡忠帝甚憚之官者黃皓便辟佞慧有寵允數崩責之皓
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選曹郎陳祗代允為侍中祗矜厲有威容多技藝獲智
數禕以為賢越次用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遷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

致堂胡氏曰劉禪得眾賢扶持僅能守國末年用一黃皓遂至覆宗黃皓之為小人固亦非淺淺者
矣而董允上則規益漢王以嚴見憚下則抑制黃皓不敢為非此賢者之所難也諸葛公既沮漢之
未亡實允是賴
費禕有慙德矣

綱丙寅九年魏正始七年秋九月赦大司農孟光於眾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
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踣踵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

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卷十七吳漢一卷九不願為赦光帝亦言吾周旋陳元

方陳紀鄭康成字元問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擢表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乎綱丁卯十年魏正始八年春二月魏遷其太后於永寧宮曹爽用何晏等謀遷太后擅朝政多樹親黨

司馬懿不能禁遂稱疾不與政事

綱戊辰十一年魏正始九年吳夏四月魏以徐邈莫為司空不受魏以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歎曰

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五月費禕出屯漢中

綱己巳十二年魏嘉平二年吳春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爽罪甚矣其書殺何惡懿

則爽無罪殺爽等不目曹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作窟坤入室掘

為室與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泣諫不聽又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

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魏明帝曹叡之墓在河南河南府孟津縣爽與弟羲劔彥皆從

司馬懿與子師昭謀誅之以太后令召桓範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懿謂將濟曰

智囊往矣濟曰驚馬機棧殘上馬韓豆必不能用也範勸爽以天子詣許昌上發四方兵自輔爽兄弟不

綱

綱

綱

綱

從自甲夜初更也至五鼓更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曹真字爽之父佳人猶言生汝兄

弟狎犢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也爽兄弟歸家懿發吏卒圍守之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

爽疑有奸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何晏鄧賜丁謚畢執李勝等謀逆於是收爽義等并桓範張當俱夷

三族先是宗室曹罔上書曰古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疏並用故能保其社稷今

州郡牧守皆跨有千里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民曾

無一人聞諫也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

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罔欲以感寤曹爽爽不能用及懿閉門爽司馬魯芝聞變欲出赴難呼參

軍辛敬昌上欲與俱敬謀於其妙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

曰以吾度之太傅誅曹爽耳然則事就子曰得無殆就爽才非太傅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職守人之

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銀入之職也從眾而已

敵遂出事定之後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壁也王沉羊祐沉勸祐應命祐曰委質見五

事人復何容易沉遂行及爽敗沉以故吏免謂祐曰吾不忘卿前語祐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

妻夏侯令女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早寡無子其父欲嫁之令女截耳自誓誓誓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婚強迎以

歸復將嫁之令女又斷短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西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

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終况

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

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為名士品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深幾神三句易夏侯泰初夏侯是也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師馬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

自況也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

善易者不
言易
要言不煩

何名名士
品曰

辛敬詳姊
此非如處
所及
令女為耳
斷鼻

卷五

此老生之常談

鬼探鬼

何甚等語為清談

前通介徐公有常

吳朱推諫發太子

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何也輅曰元愷八愷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
 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哀措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
 驅也賜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
 所畏邪舅怒以為狂至是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
 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
 福之象也晏性自喜自貌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
 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木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之遂成風俗不可復制魏以司馬懿為丞相加
 九錫現十八卷不受魏秋姜維伐魏雍州今陝西不克魏冬十二月魏光祿大夫徐邈卒魏盧欽曰徐公
 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
 為通旨為涼州今陝西行都刺史還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玠崔季珪崔瑗用事貴清素之
 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
 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綱庚午十三年魏嘉平三年吳秋吳廢其太子和殺魯王霸及將軍朱據冬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初

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權長女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朔稱亮美權以魯

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將有袁氏之敗袁紹子袁譚袁尚為天下

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

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見四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見十四臣竊懼太

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卷一十五無及矣不聽遂廢和為庶人賜霸死據尋亦賜死明年立潘氏為后

綱辛未十四年魏嘉平三年夏四月魏司馬懿殺王凌及楚王曹彪遂置諸王公於業於強臣之手雖

舉大事其名似正然綱目不書其官又不于其討懿者外其君而欲立彪且又面縛出降故也魏自殺爽

之後魏國已在其掌握今又假彪而盡置諸曹於其胸制之威又甚於操之所為矣自丕篡漢至是纒

三十載天道好還如此豈不昭昭也哉初魏揚州都督王凌即拜凌為太尉與其甥兖州刺史令狐嬖惡並典重兵陰謀

以魏主制於彊臣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愚遣其將與楚王相聞凌子廣諫凌不從會患病

卒至是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凌勢

窮面縛水次懿解其縛送詣京師道飲藥死懿至洛陽窮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愚冢剖棺暴

僕尸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十六卷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文關初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眾謂

必興令狐氏族父邵獨以為愚性惆悵儻不修德而顧大必滅我宗愚甚不平及愚仕進有名稱從容謂

邵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愚性度猶如故也不知我

當坐之不邪必速汝曹讎矣邵沒十餘年而愚滅族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卒以其子師為撫軍大將

軍錄尚書事冬十一月吳以諸葛恪為太子太傅總統國事時權頗寤太子和之無罪十一月祀南

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諍之乃止權以太子亮幼議所付託峻薦

恪可付大事權嫌其剛很自用峻曰朝臣才無及恪者乃召之恪將行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

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

言恪至建業見上見吳主於卧内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弘領少傅有司諸務一統於恪

費禕北屯漢壽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以陳祇守尚書令

士忠十五年魏嘉平四年吳主孫亮建興元年春正月魏以司馬師為大將軍吳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吳主權

復封和為南陽王居長沙今湖南長沙府奮為齊王居武昌今湖北廣濟府休為琅瑯王居虎林城在江南夏四月

吳主權卒太子亮立以諸葛恪為太傅吳徙其齊王奮於豫章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

乃徙齊王奮於豫章今江西南昌府琅瑯王休於丹陽今江南府奮不肯徙恪遣去之牋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

以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聞

大王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教不循制度擅發諸將私殺左右小大驚怪莫不寒心僅語曰明鑑所以照

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規上二為戒改易其行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奮懼遂行冬十月吳諸葛恪修東興隄在江南廬州府無為州東北五里東關口西接巢湖一名滯須塢十二月魏人擊之恪與戰于徐塘魏人敗走

癸酉十六年魏嘉平五年春正月盜殺大將軍費禕初姜維攻魏西平今河南汝寧府西平縣獲中郎郭循以為左將軍循欲刺帝不得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為左右所遏事輒不果至是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

現歡飲沉醉循刺殺之禕之愛不疑待新附太過張嶷疑嘗與書引岑彭見二十八卷來欽見二十七卷為戒

禕不從故及二月吳諸葛恪擊魏夏四月姜維伐魏圍狄道維負其才武每欲大舉費禕常裁制

不從與兵不過萬人曰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

為徽倖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遂將數萬人伐魏圍狄道今陝西臨洮府狄道縣吳師圍

魏新城在江南廬州府合肥縣不克冬十月吳殺其太傅諸葛恪以孫峻為丞相恪還建業陳兵入府愈治威

嚴多所罪責孫峻因民怨眾嫌構恪於吳主亮云欲為變遂與亮謀置酒請恪伏兵殺之以葦席裹尸投

之石子罔在江南江寧府南并夷三族初恪少有盛名大帝孫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之子也

陸遜常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按之今君氣陵其上意蔑其下非安德之基也

至是果敗吳羣臣共推峻為太尉滕胤為司徒有媚峻者言萬機宜在公族乃表峻為丞相大將軍都督

中外諸軍事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吳殺其南陽王和和妃張氏恪甥也峻因此賜和死張妃亦自

殺其妾何氏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其子皓及諸姬子德謙俊皆賴以全齊王奮亦坐廢為庶人

甲戌十七年魏王曹髦正元元年春二月魏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繡遂廢

其后張氏書臣子廢其初李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其父恢不悅敕使閉門斷短客後司馬師秉

政以豐為中書令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勢任居常怏怏張繡以后父家居亦

不得意豐皆與親善雖為師所擢用而心在玄魏主芳又數朔獨召豐語師知其議已詰之不以實告師

岡監易知錄 卷六 漢後帝 二十八原卷二六 二十六至三九

魏書訂考 彭來敬戒 費禕

諸葛瑾知 子非保家

李恢教子 閉門斷客

司馬昭
馬師
馬懿
馬良
馬謖
馬超
馬岱

怒以刀環還築也。搆殺之。遂收玄。緝下廷尉。皆夷三族。并廢張后。**綱**夏姜維伐魏。**綱**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為齊王。遷之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冬十月迎高貴鄉。府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公髦濳定王霖之子之。書廢其主芳。鄉公髦立之。易辭也。司馬氏之勢成矣。

綱乙亥十八年。魏正元二年。春正月。魏揚州都督母貫丘嬖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擊敗之。欽奔吳。儉走死。**綱**魏大將軍司馬師卒。二月。師弟昭自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綱**師疾篤。還許昌。見上。昭自洛陽見。同往省之。師令總統諸軍而卒。詔以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綱**秋八月。姜維伐魏。敗其兵於洮水。洮水在陝西臨洮西南。遂圍狄道。今臨洮府狄道縣不克而還。

綱丙子十九年。魏甘露元年。春正月。以姜維為大將軍。**綱**夏四月。魏司馬昭始服袞冕。赤舄。為履也。赤舄。冕服之舄也。**綱**秋七月。姜維伐魏。與其將鄧艾戰。敗績。不轉脚也。敗。**綱**秋維復出祁山。見上聞鄧艾有備。乃回趣越南安。今陝西鞏昌府艾與戰於段谷。水名。在鞏昌府大破之。死者甚眾。蜀人由是怨維。**綱**八月。魏司馬昭自為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金。以黃金為飾。效操而未盡。敢者也。然奏事不名。與贊拜不名者則異。吳孫峻卒。以其從弟繇。深為侍中。輔政。吳大司馬呂岱卒。**綱**始岱親近徐原。賜以巾襦。服。與共言論。後遂荐拔官。至侍御史。原好直言。岱有得失。輒諫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徐原者也。及原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乎。**綱**冬十月。魏以盧毓為司空。**綱**魏以盧毓為司空。毓固讓。司隸校尉王祥。詔不許。祥至。孝繼母朱氏。過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篋輒涕泣。抱其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虐使祥。覽妻亦趨之。母為聲。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醜覲。十一。祥覽徑起取酒。祥不與。母奪而反之。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遂止。漢末遭亂。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瘞杖而後起。徐州今江南刺史呂虔。檄徵書。為別駕。委以州事。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沂水。出東海故曰海沂。之康。寧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綱丁丑二十年。魏甘露二年。夏四月。吳主亮始親政。始親政何。吳主亮親政。事大將軍孫綝。表奏多

原。呂孫峻徐。王祥。王季。政。吳孫峻輔。之敗。姜維。合。

原。呂孫峻徐。王祥。王季。政。吳孫峻輔。之敗。姜維。合。

原。呂孫峻徐。王祥。王季。政。吳孫峻輔。之敗。姜維。合。

原。呂孫峻徐。王祥。王季。政。吳孫峻輔。之敗。姜維。合。

原。呂孫峻徐。王祥。王季。政。吳孫峻輔。之敗。姜維。合。

原。呂孫峻徐。王祥。王季。政。吳孫峻輔。之敗。姜維。合。

原。呂孫峻徐。王祥。王季。政。吳孫峻輔。之敗。姜維。合。

原。呂孫峻徐。王祥。王季。政。吳孫峻輔。之敗。姜維。合。

原。呂孫峻徐。王祥。王季。政。吳孫峻輔。之敗。姜維。合。

原。呂孫峻徐。王祥。王季。政。吳孫峻輔。之敗。姜維。合。

原。呂孫峻徐。王祥。王季。政。吳孫峻輔。之敗。姜維。合。

原。呂孫峻徐。王祥。王季。政。吳孫峻輔。之敗。姜維。合。

原。呂孫峻徐。王祥。王季。政。吳孫峻輔。之敗。姜維。合。

原。呂孫峻徐。王祥。王季。政。吳孫峻輔。之敗。姜維。合。

原。呂孫峻徐。王祥。王季。政。吳孫峻輔。之敗。姜維。合。

原。呂孫峻徐。王祥。王季。政。吳孫峻輔。之敗。姜維。合。

原。呂孫峻徐。王祥。王季。政。吳孫峻輔。之敗。姜維。合。

見難問數朔出中書視大帝繼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謂緒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中有鼠矢音始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

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亮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俱溼今外溼裏燥

必黃門所為也詰之果服左右驚悚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六月昭奉其主髦攻之吳人

救之不克而還姜維伐魏姜維聞魏分關中今陝西兵赴淮南率數萬人出駱谷垣時長城詔

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

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約分鴻溝見九卷各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

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

能杖劍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強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

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

戊寅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吳景春二月魏司馬昭拔壽春今江南殺諸葛誕姜維引兵還維

聞諸葛誕死而還夏五月魏司馬昭自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復辭不受秋九月吳孫

廢其主亮為會稽魏甘露三年吳景春二月魏司馬昭拔壽春今江南殺諸葛誕姜維引兵還維

見難問數朔

魏揚州都督

魏分關中

蜀人愁苦

術也或曰

氏豈必由

能杖劍鞭

遲後者見

戊寅景耀

聞諸葛誕

廢其主亮

龍者君德

音始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今江南

今大將軍

今陝西

作着龍詩以自諷

見而惡之

綱庚辰三年魏元帝曹奐景元三年春正月朔日食夏五月魏司馬昭弒其主髦於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

曹髦之頌本以輕舉無謀而見及沉唱逆者賈充而抽刀者成濟今但歸獄於昭略不他及何哉趙穿親舉桃園之難而春秋正色書有沈昭久操國命特借成濟之手而已雖弒以王禮莫濟三族天下豈可以文欺哉若移以誅昭則君所宜乎綱目以成禮葬矣王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升其念召侍中

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

於是入白太后沉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拔劍升輦連上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鼓譟而

出中護軍賈充入與戰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

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髦殞于車下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騎馬奔往枕其股而

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僕射夜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以

子召之泰曰論者以泰方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陳泰卿何以

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乃

不復言以太后令罪狀髦發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

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言以此而與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慟一市王沉以功封安平今直隸真

平縣侯太傅孚等請以王禮葬髦許之昭言成濟大逆不道更三族魏主奐立魚燕王宇子操

之子也本名瓊封常道鄉在直隸順天府東安縣天公司馬昭迎立之更耕名奐年十五矣

綱辛巳四年魏景元二年冬以董厥諸葛瞻境之為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為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

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結往來祕書令卻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

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魚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

綱壬午五年魏景元三年冬十月姜維伐魏洮陽故城在廣西不克於是亦六伐矣皆不書官何罪

雖目不量力而數勳勳音魚上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奚康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

司馬亮枕股而哭

奏言惟有進於此者經母

樊建不與黃皓往來卻正澹然自守

竹林七賢
阮籍圖
決暗

阮咸借馬

未康不禮
鍾會

司馬昭論

魏都大鐘
會入冠
博命死節

任俠現十三卷與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

昏酣遺落世事籍為步兵校尉其母卒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瘡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何曾面質籍於司馬昭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不可長

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損之四畜現十一卷無令聲

汙染華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之累騎而還伶尤嗜酒常

多鹿車鹿頭小攜一壺酒使人荷上聲○鍾插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

之放達鍾會聞康名造之康箕踞披膝坐仲兩足以手而鍛註嵇康善鍊鐵不為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

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恨之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

自說不堪流俗而非濤湯武刺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府刺史州呂安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為

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母丘儉現十一卷與安皆有威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

遂殺安及康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魏以鍾會都督關中軍事魏

司馬昭患姜維數朔北伐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鍾會勸之昭諭眾曰自定壽春見上卷

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指蜀今吳地廣大而下溼攻之用力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

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見四之勢也今絆牛姜維於沓蹕中地名在陝西臨洮府金縣○姜

黃皓故因求種麥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見上卷其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見同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

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會為鎮西將軍督關中今陝西鄧艾以蜀未有覺屢陳異議昭使人諭之

艾乃奉命姜維表遣左右軍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在四州成都府城口及陰平今陝西驩

之橋頭以防房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帝寢其事奉臣莫知

綱癸未炎興元年魏景元四年吳永安秋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僉死之姜維戰敗還守

劍閣還守劍閣何著退屯漢壽魏遣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今陝西臨洮

之失也漢之滅姜維為之魏遣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今陝西臨洮

甘松今四川松潘

沓中

上以綴止也。姜維雍州今陝西刺安府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在陝西鞏昌府西和縣趣武街作階橋頭。

絕維歸路鍾會統十萬餘眾分從斜耶谷在陝西漢中府鳳縣駱谷見上卷子午谷卷二十七趣漢中。以衛瑾貫持

節監軍事行鎮西軍司會過幽州今直隸天府刺史王戎問計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

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劉寔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八月軍

發洛陽今河南洛陽縣漢人遣廖化為姜維繼援張翼董厥詣陽安關見上口為諸圍時外助救諸圍不得戰

退保漢樂二城現三上會平行行也然而至漢中使兵圍二城徑趣陽安口使護軍胡烈為先鋒攻關口守

將傅僉拒守其下蔣舒率眾迎降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會遂長驅而前維聞會已入漢中引兵還艾

遣兵追躡於疆川口大戰維敗走還至陰平現過化翼厥等合兵守劍閣在四川保寧府劍州兩崖峻拔

故謂之以拒會冬十月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受九錫親十八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綿竹

劍閣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目鄧艾進至陰平現欲與諸葛緒自江油今四川龍安府江油縣趨成都今四川

非本詔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載因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

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

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託自裏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

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今成都府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

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前瞻退往綿竹綿竹今成都府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表為琅邪王瞻斬

其使列陳以待艾大破之斬瞻及崇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

冒陳而死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謀忱死之漢亡書帝出降何不死社稷也故誌書蜀書

國滅書既之亡國之善辭也以為國雖亡不為無人焉甲周秦亡不書亡此其書漢人不意魏兵卒狎

漢滅何所以結昭烈於高光也獻帝之廢漢未亡也至此而亡矣特揭書著之漢人不知魏兵卒狎

至不為城守調聲度聞艾已入平地帝使羣臣會議或勸奔吳或勸入南中見益州詳柯趙嵩等郡譙周

以為自古無寄他國為天子者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何與一辱若欲奔

保之難

節大入蜀

諸葛瞻父子死即

再辱何與辱

王謹哭昭烈廟

南當早為計。今大敵已近，羣心無可保者，恐發道之日，其變不測。乃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謹微帝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謀哭於昭烈之廟。府城南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帝別救姜維使降，艾至成都，城北帝率羣臣面縛縛手於背而與共舉觀。觀，示其君將受死也。詣軍門降，艾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以免。維等得救，詣會降。

遂昌尹氏曰：姜維身受死也。謂軍門降，艾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以免。維等得救，詣會降。臣乃在傳，僉謂葛瞻父子及北地王謀而已。是時鄧艾孤軍深入，使漢之君臣能竭力死守，未必遽爾滅亡。後主庸才，既不知國君死社稷之義，諸周諸人又輕以其國予賊，其視諸同死社稷之言，與此而不能聽用，其言可謂上德乃父下施，乃子矣。時節書蜀諸書皇子及其子尚皆書死之所，以深哀至子為萬世子死節者之勸也。

右後漢二帝共四十二年，合兩漢二十六帝共四百六十九年。

綱甲申，魏咸熙元年。吳主孫皓春正月，魏以檻車見徵鄧艾。鍾會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目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必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宜留隴右及蜀兵，煮鹽興冶，鑄錢也。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且王劉禪以顯歸命之寵，如此，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人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搆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八年揚州都督母丘儉起兵，淮南討司馬師時，鍾會為中書侍郎，勸師自行擊賊之。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見四卷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逆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懼甚。因艾承制專事，乃與瓘密召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艾。昭恐艾不從命，敕會進軍成都。會遣瓘先至成都收艾，瓘夜至成都，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艾臥，未起，遂執艾父子置之於檻車。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既就擒，遂決意謀反。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為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維欲使會盡殺止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會護軍胡烈給臺上聲言會欲盡阮鍾外

綱甲申，魏咸熙元年。吳主孫皓春正月，魏以檻車見徵鄧艾。鍾會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目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必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宜留隴右及蜀兵，煮鹽興冶，鑄錢也。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且王劉禪以顯歸命之寵，如此，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人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搆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八年揚州都督母丘儉起兵，淮南討司馬師時，鍾會為中書侍郎，勸師自行擊賊之。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見四卷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逆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懼甚。因艾承制專事，乃與瓘密召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艾。昭恐艾不從命，敕會進軍成都。會遣瓘先至成都收艾，瓘夜至成都，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艾臥，未起，遂執艾父子置之於檻車。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既就擒，遂決意謀反。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為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維欲使會盡殺止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會護軍胡烈給臺上聲言會欲盡阮鍾外

綱甲申，魏咸熙元年。吳主孫皓春正月，魏以檻車見徵鄧艾。鍾會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目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必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宜留隴右及蜀兵，煮鹽興冶，鑄錢也。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且王劉禪以顯歸命之寵，如此，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人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搆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八年揚州都督母丘儉起兵，淮南討司馬師時，鍾會為中書侍郎，勸師自行擊賊之。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見四卷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逆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懼甚。因艾承制專事，乃與瓘密召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艾。昭恐艾不從命，敕會進軍成都。會遣瓘先至成都收艾，瓘夜至成都，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艾臥，未起，遂執艾父子置之於檻車。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既就擒，遂決意謀反。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為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維欲使會盡殺止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會護軍胡烈給臺上聲言會欲盡阮鍾外

綱甲申，魏咸熙元年。吳主孫皓春正月，魏以檻車見徵鄧艾。鍾會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目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必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宜留隴右及蜀兵，煮鹽興冶，鑄錢也。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且王劉禪以顯歸命之寵，如此，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人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搆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八年揚州都督母丘儉起兵，淮南討司馬師時，鍾會為中書侍郎，勸師自行擊賊之。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見四卷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逆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懼甚。因艾承制專事，乃與瓘密召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艾。昭恐艾不從命，敕會進軍成都。會遣瓘先至成都收艾，瓘夜至成都，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艾臥，未起，遂執艾父子置之於檻車。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既就擒，遂決意謀反。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為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維欲使會盡殺止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會護軍胡烈給臺上聲言會欲盡阮鍾外

綱甲申，魏咸熙元年。吳主孫皓春正月，魏以檻車見徵鄧艾。鍾會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目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必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宜留隴右及蜀兵，煮鹽興冶，鑄錢也。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且王劉禪以顯歸命之寵，如此，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人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搆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八年揚州都督母丘儉起兵，淮南討司馬師時，鍾會為中書侍郎，勸師自行擊賊之。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見四卷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逆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懼甚。因艾承制專事，乃與瓘密召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艾。昭恐艾不從命，敕會進軍成都。會遣瓘先至成都收艾，瓘夜至成都，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艾臥，未起，遂執艾父子置之於檻車。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既就擒，遂決意謀反。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為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維欲使會盡殺止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會護軍胡烈給臺上聲言會欲盡阮鍾外

綱甲申，魏咸熙元年。吳主孫皓春正月，魏以檻車見徵鄧艾。鍾會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目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必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宜留隴右及蜀兵，煮鹽興冶，鑄錢也。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且王劉禪以顯歸命之寵，如此，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人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搆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八年揚州都督母丘儉起兵，淮南討司馬師時，鍾會為中書侍郎，勸師自行擊賊之。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見四卷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逆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懼甚。因艾承制專事，乃與瓘密召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艾。昭恐艾不從命，敕會進軍成都。會遣瓘先至成都收艾，瓘夜至成都，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艾臥，未起，遂執艾父子置之於檻車。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既就擒，遂決意謀反。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為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維欲使會盡殺止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會護軍胡烈給臺上聲言會欲盡阮鍾外

綱甲申，魏咸熙元年。吳主孫皓春正月，魏以檻車見徵鄧艾。鍾會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目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必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宜留隴右及蜀兵，煮鹽興冶，鑄錢也。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且王劉禪以顯歸命之寵，如此，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人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搆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八年揚州都督母丘儉起兵，淮南討司馬師時，鍾會為中書侍郎，勸師自行擊賊之。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見四卷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逆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懼甚。因艾承制專事，乃與瓘密召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艾。昭恐艾不從命，敕會進軍成都。會遣瓘先至成都收艾，瓘夜至成都，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艾臥，未起，遂執艾父子置之於檻車。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既就擒，遂決意謀反。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為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維欲使會盡殺止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會護軍胡烈給臺上聲言會欲盡阮鍾外

綱鑑易知錄

卷六

漢後帝

三十一原卷二十九 八至十一

衛瑾執部

田續報江

伯玉其不

衛瑾謝社

向雄收葬

鍾會屍

辛黨英料

君子愛人
以禮

劉相國

兵。一夜轉相告皆徧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斬會及維死喪狼藉瑾分部諸將數日乃定又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瑾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變乃遣護軍田續襲艾父子於綿竹見上西斬之艾之入

江油見上也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是瑾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玉衛瑾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將何以堪其責乎瑾聞之不候駕而謝

預艾餘子在洛陽者悉被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屍昭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見上而我不問今會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格埋皆○骨枯曰骼仁流朽骨

當時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與宴談而遣之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辛氏之妻謂其夫之從去聲子羊祜曰會任事縱

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不聽憲英謂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

關內侯三月魏晉公昭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顛以共詣晉王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何與朝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報拜

人者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顛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禪舉家遷洛陽規上大臣無從行者惟秘書令卻正及殿中督張通捨妻子單身從

行正相導宜通舉動無闕禪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魏封禪為安樂公他日與預宴為去聲之作蜀技帝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矣况姜維邪他

日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山見上孤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向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

左右皆笑之綱秋七月吳王休頊為程侯皓親杜立八月魏晉王昭以其子中撫軍炎為副相國冬十月立為晉世子綱相國書綱若一其示人反復之理深切矣六卷二十一初晉王昭娶王肅之

相國書綱若一其示人反復之理深切矣六卷二十一初晉王昭娶王肅之

相國書綱若一其示人反復之理深切矣六卷二十一初晉王昭娶王肅之

相國書綱若一其示人反復之理深切矣六卷二十一初晉王昭娶王肅之

相國書綱若一其示人反復之理深切矣六卷二十一初晉王昭娶王肅之

相國書綱若一其示人反復之理深切矣六卷二十一初晉王昭娶王肅之

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昭也。後攸性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過於炎。昭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百年後。犬業宜歸攸。立髮委地。手垂過膝。羊琇又教以宜察時政。所宜損益。豫記以備訪問。昭欲以攸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乃立炎為世子。

通鑑綱目正編

山陰 吳乘權楚材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同輯

晉紀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名炎河南人懿之孫昭之子也仕魏襲封晉王未幾篡魏稱帝都洛陽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歲而崩謚法則強直理曰武

綱 乙酉

魏成熙二年晉世祖武皇帝司馬炎泰始元年吳甘露元年○是歲魏亡晉德凡二國

夏五月魏晉王昭號其妃曰后世子曰太子綱秋八月魏晉王昭卒太子炎嗣○冬吳遷都武昌卷一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為陳留王綱魏主禪

司馬炎拜 鮮滌弟

位於晉出舍金墉城

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北魏明帝曹叡所築

太傅司馬孚拜辭流涕歎歎悲泣氣咽不自勝升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晉王即皇帝位奉魏主為陳留綱府陳留縣

王即宮子綱郡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

追尊宣王懿

青麻代青 絲

景王師文王昭為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將有事於太廟有司言御牛青絲紉陳上繫○紉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斷詔以青麻代之綱晉以傅玄皇甫陶為諫官○右魏五主共四十六年

綱 丙戌

晉泰始二年吳寶鼎元年

秋八月晉主謁崇陽陵司馬昭墓在洛陽縣東南

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晉主亦除之然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至是謁陵詔以衰經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既除復服義無所依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見十二卷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殆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乃止羣臣請易服復膳語曰每念不得終苴經苴麻之有子者也喪服小記注苴者黜也心在斬所貌若蒼苴所以練裳經杖俱備道邑麻在

羊祜傳玄 論說終喪

首在腰皆曰經之禮以為沉痛况食稻衣去聲錦乎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易此情於所天臣所天者君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紛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晉武穆帝

司馬溫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

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傳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措哉

綱 吳以陸凱萬或郁為左右丞相**目** 吳主居武昌見揚州之民汭素流供給甚苦之凱上疏曰武昌土地險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見上一水不食武昌魚寧遠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矣**綱** 冬十二月吳還都建業

綱 丁亥晉泰始三年春正月晉立子衷為太子**目** 有司奏東宮施教二傅少傅其儀不同晉主曰崇敬師傳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其令太子中拜禮**綱** 晉殺其故立進令劉友友占官田罪也以無是李喜奏反故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田以為非罪則皆無罪也而獨殺友是殺無罪也故以殺書之**目** 司隸校尉李熹劾奏故立進云未詳處所令劉友及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該各占官田稻田詔曰友侵剝百姓其考竟考竟究竟

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問熹元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其申救羣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

司馬溫公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喜其於刑賞兩失之矣使熹言是則濤不可赦非則熹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戚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友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可謂政乎

綱 晉徵犍為李密不至**目** 晉主徵犍為今四川州府李密為太子洗先上馬少傅屬官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密與人文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綱 戊子晉泰始四年春三月晉太后王氏殂**目** 晉主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

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以終三年**綱** 夏四月晉太保王祥卒**目** 祥卒門無雜帛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魏主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聞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綱 秋七月眾星西流如雨而墜

綱 己丑晉泰始五年春二月晉以羊祜都督荊州軍事**目** 晉主有滅吳之志使祜都督荊州今湖廣荊州府鎮襄

輕黃綵帶

廣休不黨

吳主薄華里

五可五不可

陽今湖北廣東莞州府沂水縣王佃晉武帝叔都督徐州今江西南鎮下邳徐州今江西南鎮下邳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守也還罷去也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百畝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鈴閣都督閣內置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晉錄用故漢名臣子孫故漢名臣可當傅之傳也錄其子文立言故蜀名臣子孫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晉主從之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死義見上其孫京宜隨才署吏蜀將傅見上父子死於其主息子著券二息沒入妾官沒入宜免為庶人又以立為散騎常侍漢故尚書程瓊雅有德業與立交晉主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

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文立可謂不黨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庚寅晉泰始六年夏四月吳以陸抗都督諸軍治樂鄉城石在湖廣荆辛卯晉泰始七年春正月吳主大舉兵遊華里不至而還吳人刁玄詐增識文云黃旗紫蓋見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信之大舉兵出華里在江西南載太后及後宮數千人西上行遇大雪

兵士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復當倒戈吳主乃還冬十一月晉安樂公劉禪卒書卒何子存厚也壬辰晉泰始八年春二月晉太子夷納妃賈氏志太子納妃罕書而此書之者所以是漢亡八年矣晉主初欲為太子

子娶衛瑾女賈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晉主曰衛公文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

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為請至是首勗又與荀勗以馮紉馮紉上皆稱充

女絕美且有才德晉主遂從之賈妃年十五長太子二歲妒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夏晉益州殺其

刺史廣漢太守王濬討平之以濬為益州刺史時汶山都督汶山都督白馬胡南夷掠諸種益州今成史皇甫晏欲討之牙門張弘作亂殺晏廣漢今成都太守王濬發兵討弘斬之詔以濬為益州刺史初濬

為羊祜參軍祜深知之濬至益州明立威信蠻夷歸附俄遷大司農時晉主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為宜藉

木植蔽江

上流之勢密表留濟加龍驤將軍監梁今陝西益軍詔使罷屯田兵大作舟艦或上聲時作船木植費也本片蔽江而下吳建平今湖廣荆州太守吾彥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短江路秋七月晉以賈充為司空○九月吳步闡據西陵今荆州府夷陵州叛降晉

鐵鎖橫斷江路

久十一月吳陸抗拔西陵誅步闡晉羊祜等救之不及目吳主既克西陵志益張去聲大也使術士尚

羊祜德信懷吳

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後八年吳主喜不脩德政專為兼并之計羊祜歸自江陵今州府江陵縣初晉遣羊祜出江陵救步闡務脩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請計者輒飲擊

羊祜德信懷吳

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為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去聲命常通抗遺去聲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

宜有獸人羊叔子

成藥已合成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醜去聲人羊叔子字故抗告其邊成怒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羊陸交歡

致堂胡氏曰人臣之義無私交羊祜務以德信懷吳人與陸抗使命常通美則美矣而非將軍師保疾上之區法也故君子以羊祜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元子反私平於下而獲其君仁人正誼而不謀利法固如是乎六一居士評羊祜襄陽去思之美曰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蓋亦未知仁之為道夫為愛體厚特仁之一事耳且原祜之心誠非為私取子獨以為不可有如吳人臣晉而陸抗行主即故君子於祜之事正之所以謹禮於微訓後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莊王圍宋楚司馬子反問宋華元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德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飲之司馬子反曰噫甚矣德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反於莊王引師而去之經書曰宋人及楚人平六一居士跋陽

羊陸交歡

目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純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行拂衣去祜

羊陸交歡

顧謂客曰王夷甫字衍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現祜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

羊陸交歡

之從弟也故皆憾之時人為去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目晉免其國子祭酒庾純官尋復用之目賈

高貴鄉公何在

充與朝士宴河南尹庾純醉與充爭言充曰父老不歸養卿為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魏主髦也見上成濟賦之何在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亦自劾詔免純官仍下五府正其臧否比石苞以純榮宦忘親當除名

齊王攸以為純於禮律未有違者詔復以純為祭酒

癸巳晉泰始九年夏四月晉以鄧艾孫明為郎中

之而無為之辨者及晉主即位議郎段灼上疏謂宜聽艾歸葬還其田宅繼封定謚則艾死無所恨而天

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晉主善其言而不能從也至是問給事中樊建以諸

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寃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

唐之言卷七乎晉主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朗為郎中

綱甲午晉泰始十年秋七月晉以山濤為吏部尚書

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

綱晉后楊氏殂

綱晉以嵇康為秘書丞

綱紹以父康得罪

居私門至是山濤薦徵之紹辭不就濤謂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初

東關在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南之敗漢後主延熙十五年吳諸葛恪敗魏司馬昭於東關文帝昭問察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

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斬之儀子哀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廷名曰朝

舉曰碎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泣若大樹樹為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此小雅詩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蓐六義不請

綱吳大司馬荊州牧陸抗卒

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俱見上國之蕃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

舟順流星奔雷邁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臣父遜昔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

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祝及卒吳主使其子晏

景玄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祝文名重於世初周劬房州府宜興縣人

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

與縣白額虎長橋在宜興縣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石虎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

得無如馮唐之言

山公啓事

攀柏悲號

讀詩流涕

周廢陰二害

拜官未有書某孫者初鄧艾之死見上人皆寃

書鄧艾孫何詒功也

書山濤何善其職也

書山濤何善其職也

書山濤何善其職也

書山濤何善其職也

書山濤何善其職也

書山濤何善其職也

書山濤何善其職也

書山濤何善其職也

書山濤何善其職也

書山濤何善其職也

書山濤何善其職也

書山濤何善其職也

書山濤何善其職也

書山濤何善其職也

書山濤何善其職也

書山濤何善其職也

書山濤何善其職也

書山濤何善其職也

書山濤何善其職也

書山濤何善其職也

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暮年州府交辟晉邵陵公曹芳卒於是邵陵廢二十一年矣及晉始
 初芳之廢見上卷也太守中郎陳留今河南開封范榮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
 足不履地子喬等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晉代魏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
 敢受榮不言凡三十六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丙申晉咸寧二年秋八月吳臨平湖開石印卦發書識也吳亡距此四年耳君臣上下方以為祥焉
臨平湖開而吳亡陳臨平湖開而陳晉陳湖開見四十六卷六目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在浙江杭州自漢末嚴
 穽長老言湖塞天下亂湖開天下平近者無故忽開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見上卷也初吳人掘

地得銀尺上有刻文吳主因改元天冊至是或獻小石刻皇帝字又改元天璽八月應陽今江南長又上
 言應陽山在和州城北石印封發俗謂當太平又改明年元曰天紀久十月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自祜上

疏請伐吳曰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夫蜀之為國皆云
 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聲徑至成都見上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

六見上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而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
 相守使天下困於征伐怨經歷感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今陝西益今四川之兵水陸俱下雖有智者

不能為吳謀矣晉主深納之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統上尤以為不可祜數曰天下不如意事十
 常居八九天與不取豈非更耕事者限於後時哉唯杜預及中書令張華與晉主意合贊成其計晉立

后楊氏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晉主初聘后前后后從后叔父珧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
 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得以免禍晉主許之竟立后而以駿為將軍封侯駿驕傲自得鎮軍胡奮謂

曰卿特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天子家故稱下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

丁酉晉咸寧三年春三月朔日食秋七月晉詔遣諸王就國封功臣為公侯自羊祜封南城郡侯固

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多避讓誠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

羊祜上疏請伐吳

羊祜上疏請伐吳

羊祜上疏請伐吳

羊祜上疏請伐吳

羊祜上疏請伐吳

羊祜上疏請伐吳

范榮足不履地

范榮足不履地

范榮足不履地

范榮足不履地

范榮足不履地

范榮足不履地

范榮足不履地

范榮足不履地

范榮足不履地

范榮足不履地

范榮足不履地

范榮足不履地

范榮足不履地

范榮足不履地

范榮足不履地

范榮足不履地

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戊戌晉咸寧四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六月晉羊祜入朝**祜**以病求入朝既至面陳伐吳之計晉主

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沒更立令主

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卧護諸軍祜曰取吳不必臣

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秋**晉大水螟

心詔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救充今山東豫見二五等

州留漢氏舊陂水曰陂以蓄水餘皆決漚水下令飢者得魚菜螺同蚌蛤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

去之後填淤見七卷之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善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其

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預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豎時人謂之杜

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冬**晉以衛瓘為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欲啓而不敢

曾侍宴凌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魏文帝所築瓘陽醉跪晉主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晉主所坐牀也曰此座可惜晉

主意悟因諍曰公真大醉邪賈充密遣人語豎賈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南朝丁氏曰不可則止是謂大臣見幾而作斯為君子瓘以晉惠不堪為帝嗣乃撫御牀而有此座

可借之語使帝聽之而亟廢之而列立之則瓘之計遂而身安矣然其一言階禍既為帝所疑又為

賈妃所怨而瓘即馬瓘之兒如朝露矣若知其不可滅其族此蓋瓘樂賈禍之至戒矣

十一月晉詔毋得獻奇技異服**晉**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以雉頭毛為裘**晉**主焚之於殿前因有是詔

晉以杜預為鎮南大將軍督荊州諸軍事鉅平汝城在山東兗州府寧陽縣侯羊祜卒**祜**疾篤舉預自代而卒晉

主哭之甚哀南州民間祜卒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為聲之**涪**祜好遊峴在湖廣襄陽人建

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墜淚碑**晉**清泉在湖廣襄陽人建侯傳玄卒**玄**性

峻急為司隸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誦不寢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懾臺閣始坐風卒謚

曰剛

杜武庫

此座可惜

艾雅頭表

羊祜好遊

峴山

臺閣生風

綱鑑易知錄

晉武帝

四原卷二十九 二十六至二十九

劉涇灌

王渾唐劉

己亥晉成寧五年春正月樹機能名也姓元髮詳陷晉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晉遣將軍馬隆討之晉以
匈奴劉淵為左部帥匈奴目誌始此淵豹之子也幼而雋異師事上黨山崔游博習經史嘗謂
同門生曰吾常恥隨陸漢高帝無武絳灌侯周勃灌嬰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
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任子猶
也質子在洛陽王渾及其子濟皆重之屢薦於晉主晉主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
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孫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晉主
問將於李熹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初曹據分南匈奴為五部處之內之衆假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
之首可指日而梟也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晉主乃止齊王攸言於晉主曰陛下不
除劉淵臣恐并兵州太原今山西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陛下不
度之不弘也晉主然之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冬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吳主每宴羣臣咸
令沉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為司過宴罷之後各奏闕失或刺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為去盡力
王濟見上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更立賢王則強敵也臣作船見上七年且有朽敗臣
年七十七死亡無日三者一乘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於是決意伐吳會王渾言孫皓欲北上邊
戍起皆戒嚴乃更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曰羊祜不博謀而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見上二凡
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功耳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又中止孫
皓怖而生計徙都武昌見上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晉主
方與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退平枰平局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今討之可
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主乃許之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
乎語出范文子見四卷二十一十一月遣琅邪王伷宙王渾王戎胡奮杜預王濟唐彬分道伐吳東西二十餘萬十二

王渾諫殺

劉淵

杜預說明

年出師

推枰斂手

月晉馬隆破樹機能斬之涼州平晉詔議省員吏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為

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役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半更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

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肅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見三十一所謂清心也

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變常以激驕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凡卿所併尚書蘭臺御史付

三府嗣徒司空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與不同不可以一槩

施之

庚子晉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春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

頭吳主皓出降書死之孫節也未有書迎戰者書迎戰死之垂予之也書正月王渾出橫江和州城

東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故城在湖廣州府歸州監盛紀吳人於江碕石曰磧諸要害處並以鐵鎖橫

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見上濬作大筏竹為之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披甲持杖

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入筏而去又作大炬檣為之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

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今荆州府夷陵縣荆門山名與虎牙山相對夷道

都督孫歆懼與江陵今荆州府江陵縣督五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進克江陵斬吳將五延於是沅

湘二水各沅水在湖廣長沙府城西以南接於交廣今廣州府郡皆望風送印綬王戎遣羅尚與濬合攻武

昌見上降之預與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今

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疑著入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業見同上吳

丞相張悌督沈瑩瑩字敬諸葛靚靜帥眾至牛渚山名在江南太平府城北下有三月渡江與晉揚州刺史周

浚戰大敗於板橋靚欲遁去使悌悌不肯靚自往牽之悌垂涕曰仲思觀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

童時便為卿家丞相諸葛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資各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流涕而去悌

遂為晉兵所殺並斬瑩等吳人大震濬自武昌順流而下吳主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望旗而降

鐵錐鐵鎖
大校大炬

北軍飛渡
江

兵威譬如
破竹

張悌沈瑩

風利不傳

此羊太傅之功
孫秀面南
涕

除吳苛政

賦君不忠者加刑

范通規諫
王濬

杜預詢遺
貴要
詔罷州郡
兵

吳人大懼時琅邪王伉亦臨近境吳主分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而送璽綬於伉濬舟師過三山

平府繁昌縣東北渾濬信使要聲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

百里鼓譟入於石頭卷二十六吳主皓面縛輿觀見上詣軍門降○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也

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卷二十六之功也票騎將軍孫秀不賀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孫策見二十

冠曰弱以一校尉卷二十五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右吳四主共五十九年

遂昌尹氏曰孫皓罪浮於榮張悌知其敗亡而為之相不足言智然觀其告諸蓄觀之言亦可謂

其金難奪也不然以全吳之眾軍並進則死敵勢之甚強書迎戰死之則見拒戰而死敵此所以予

之舉濬濬爭功今觀此書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則其功固歸矣此論功行賞又曰平吳

綱夏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聲行犒荆揚除吳苛政漢高之初入關也書除秦苛政於是書曰除吳苛

政其予爵也目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分詣荆揚州撫慰牧守已下除其苛政吳人大悅○五月皓至

帝臨軒大會見皓謂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

在南方擊人目剝人面見上此何等利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賈充裁魏

二充默然甚愧封拜平吳功臣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己意甚愧忿將攻

濬濬參軍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渾濬爭功帝命廷尉劉頌校其事進渾爵為公以濬為輔國

大將軍與杜預王戎皆封縣侯濬自以功大為渾父子黨與所抑每進見陳說或不勝升忿憤德出不

辭益州護軍范通謂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

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籬生所以屈廉頗見六卷也濬曰吾始懲鄧艾

之禍見上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遺諸胷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何博士秦秀等上

表訟之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杜預還襄陽見上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加守

預身不跨鞍馬射不穿札甲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在鎮數餉遺去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

為患不求益也綱冬十月詔罷州郡兵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晉武甫平吳會已有

竹葉引羊
車
三編

辛丑二年春三月選吳使妾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后父楊駿及弟珧、穆、濟始用事勢傾內外。

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冬十月鮮卑慕容皝歸寇昌黎。初鮮卑種名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今北平棘城之北號慕容部。至孫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伐有功拜大單于。猶漢言天子。至是始叛寇昌黎。今永平府。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

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國上聲。歷古為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南夷出入之防。房明先王荒服之制。見三此萬世

長策也不聽。

壬寅二年春正月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唐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中護軍羊琇景獻后文帝后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后武帝后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都督之子也。二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

去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陝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乞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以張華都督幽州今直隸順天府軍事。夏四月

月魯公賈充卒。充弒逆罪人也。書魯公何晉志也。賈之悍晉武欲廢之。楊后誦曰。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竟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謚密為世孫曹軫諫曰。禮無異姓

為後之文槐表陳之云。充遺去聲帝許之。及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鄭情國

養外孫贏姓公子為後女嫁為鄭後夫人無男有女還嫁於晉春秋書晉人滅鄭。襄公六年殺梁傅

立異姓以益祭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

禮滅亡之道也。

周益易如象

卷七

晉武帝

六原卷三十一至四

秦秀引經

議證

天災

晉武不如

桓靈

龍見武庫
并中

中正八損

魏舒先行
後言

連三年日
食正旦

綱 癸卯四年夏琅邪王宙宙 晉之世也 卒何詳來 目 謚曰武子親嗣 經 久歸命侯孫皓卒 書孫皓卒何

綱 甲辰五年春正月龍見現 武庫 卷十三 井中

綱 乙巳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夜劉毅卒 目 初陳羣見二十七 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

及州各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第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

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以補授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茲敕曰滋毅嘗上疏曰中正之設操政者八

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置州都謂中者本取州里

清議所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於州里嫌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於

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優劣易地首尾例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

中正無賞罰之防及禁人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面猶不識不

過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以治民也今當官

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敘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人事不同

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徒結白

論品狀相妨七也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

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更立一代之制帝雖善其言而終

不能改冬慕容廆 灰上 聳 見上 寇遠 西

綱 丙午七年春正月朔日食司徒魏舒罷 舒稱疾遜位舒所為必先而後言 遜位之際莫有知者

綱 丁未八年春正月朔日食衛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綱 戊申九年春正月朔日食春秋書日食多矣未有連三年日食正旦者 秋八月星隕如雨

綱 己酉十年夏四月慕容廆降以為鮮卑都督冬十一月尚書令荀勗卒 勗有才思 四善伺人主意

以是能固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罔調張人有賀之者勛曰奪我厥風池書省也諸君何

賀邪遣諸王假節之國督諸州軍事封子孫六人為王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汝南

王亮以為大司馬都督豫州見上卷諸軍事鎮許昌今河南開又徙皇子南陽今河南王東為秦王都督

關中今陝西西涼王都督荆州今湖南王都督揚州見二五江九今江西二州諸軍事

並假節卷三之國立皇子又為長沙長沙王穎成都今四川王晏吳今江蘇王熾豫章今江西王演代

同府山西大王孫適廣陵州府王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通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牽

帝榻後榻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平照見人主帝奇之嘗稱通似宣帝詞馬故天下

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特通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帝為適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寔志行清素

命為之傳寔以時俗喜進趣趨少廉讓嘗著宗讓論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讓則競

推於勝己而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則讓之者多矣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

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見上卷豪傑幽順今直隸冀定今直隸冀州名儒多

往歸之

孝惠皇帝名表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毒而崩壽四十八歲謚法安民好與曰惠夏四月以楊駿為太尉輔政○帝崩太子衷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立皇后賈氏

賈善贊曰晉武即位以來綱目所書往往有可觀者然暗於知子姁把賈氏而啓五王之亂蔽於信

讒疎斥齊王而失燕翼之謀昧於防惠尊劉淵而基亂華之禍細目每深惜而備書之蓋其以位

為難無深長思業身殺而天下大災異矣齊馮氏各攸見上卷十二太康三年十二月帝以首勛

遂昌尹氏曰立后國之吉禮必有威儀若滅裂為之則非尊祖承統之意若必備六禮則國有大喪

與事與君略無不同若徐徐從吉亦未為晚其典何煩且賈氏既為云可也位號已定婦人初無

氏比而觀之其義曉然在中然則賈氏之惡豈待他時絨姑棧子亂政敗國而後見哉吁

五月葬峻陽陵在河南府洛陽縣詔羣臣增位賜爵有差疎以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

己以聽書假黃鉞始輔政高居之不疑不至於自禍不止也晉司馬昭見二十綱秋八月立廣陵王遼為太

子〇以劉淵為匈奴五部大都督綱琅邪王觀卒綱益曰恭子廢元帝即嗣

辛亥元康元年春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為庶人也故斥書賈氏賈后不以婦道

事太后又欲預政而為楊駿所抑殿中郎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賈后使黃門董猛與觀肇謀誅駿

廢太后又使報楚王璋璋許之乃求入朝至是觀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故城在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南公繇

琅邪武帥殿中四百人討之璋屯司馬門元子門有司馬皇太后題帛為書射石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

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殿中兵出燒駿府駿逃於廐就殺之遂收洮濟俱駿弟夷三族洮臨刑告東安公

繇曰表在石函宗廟中藏神主石室繇不聽賈后矯詔送太后于永寧宮有司奏請廢太后為庶人詣金

墉城見上卷詔可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亮頗專權勢御史中丞傅咸諫亮不

從賈后族兄模從舅郭彰弟之子賈論見上三與楚王璋東安公繇並預政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

繇兄澹素惡繇屢譖於亮詔免繇官廢從帶方郡名在遼東於是論彰權勢愈盛諛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彰

與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擊虞左思牽秀劉興與弟琨等皆附於諛號二十四友夏六月皇后殺太宰

亮太保瓘及楚王璋亮瓘惡楚王之剛愎欲去其兵權瓘后乘隙使楚殺亮瓘而楚亦不色綱目不復

定罪歸惡於賈宜矣賈氏殺之耳書法原情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璋剛愎瓘好殺謀遣璋之國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

盛勸璋自昵銀於賈后后留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瓘惡其及覆將收之盛乃因將軍李肇

矯稱璋命譖亮瓘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見上卷且患二公秉政已不得專恣六月使帝作手詔

賜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王宜宣詔屯諸宮門免亮瓘官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

遣宏肇以兵圍亮府清河王遼收瓘亮遂為肇所執與世子矩俱死初瓘為司空帳下督榮暉有罪斥遣

之至是晦從還收瓘

凱殺瓘及子孫共九人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威權盡歸之矣人

諛二十

賈后專權

賈后專權

賈后裁得
太后

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遂執瑋斬之宏盛夷三族衛瓘女與國臣衛瓘等書曰先公名諡未顯一國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繇登聞鼓卷四三訟瓘寃乃詔族誅榮

晦追復亮瓘爵位諡亮曰文成諡瓘曰成瓘以賈模張華裴頠上為侍中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與模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關主在上而朝野安靜

遂昌尹氏曰張華博物洽聞為晉名人不能深明去就之義委身賊后雖曰數年之間朝野安靜然大本不立豈能自免細目書華與模頠並管機要則其誅於危邦不入難邦不居之意多矣惜哉
士子二年春二月皇后賈氏弒故皇太后楊氏于金墉城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賈后覆而殯之

甲寅四年司隸校尉傅咸卒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奏免河南尹澹澹等官京師肅然慕容庖見上徙居大棘城在河南歸德府寧陵縣

丙辰六年春以張華為司空秋八月秦雍氏低羌齊萬年反冬十一月遣將軍周處等討之初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漢今陝西王彤容嘗違法處按劾之至是秦今陝西鞏州雍今陝西氏羌悉反其帥齊萬年僭帝號圍涇陽今西安府涇陽縣詔以處為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之萬年聞處來白

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

丁巳七年春正月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齊萬年屯梁山在西安府乾州有眾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身亡為國取恥彤驗逼遣之處攻萬年自旦戰至暮斬獲甚眾絃絕矢盡殺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秋九月以王

戎為司徒戎為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同官為僚察同地為察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母自執牙籌晝夜會贈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鑿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白然其旨異同瞻曰將無同將無猶言無乃得無之類其意蓋言同也戎咨嗟良久遂辟

壁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觀曰官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各重當世朝

周處節節

賈后裁核

將無同

三語掾

晉惠帝

八 原卷三十一 五十三

寧馨兒

裴願者

江統從戎

野爭慕效之行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行神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嫗去聲嫗婦老稱

生寧寧言馨言慈地兒然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

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胡毋輔之謝

鯤王尼畢卓皆以任縱意放也放為達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屢聲呼之曰彥國輔之年老不得為爾輔

之歡笑呼入共飲卓比舍郎釀釀去聲酒為釀熟因夜至窺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廣

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

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衍等愛重之由是士

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願裴願上上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

無也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

徇名利從之於是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悖書

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為分問者也故心非事也而

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

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致堂胡氏曰何晏之論見於無遠以虛空為宗而遺夫形而下者裴願之論見於有遠以形器為執

而遺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也誠如理矣宜有則有焉能強之使無宜無則無焉能強之使有

形器森然不足為虛開物成務而寂然未嘗為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為而天下

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未嘗有擾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戊午八年秋九月遣將軍孟觀討齊萬年
己未九年春正月觀擊萬年獲之見上卷太子洗馬十六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
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稽顙執
誓而邊城不弛固守疆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夫關中今陝西帝王所
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戲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

乘便輒為橫逆此必然之勢也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土思懷土惠此中國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綱 秋八月侍中賈模卒以裴頠為尚書僕射夜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大醫令程據等賈模數為后言禍

禍后反以模為毀己而疏之模憂憤而卒裴頠雖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權位頠拜尚書

僕射又詔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或謂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

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不能從帝為人慧聰也驍灑也嘗在華林園在河南府城北聞蝦蟆謂

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饑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糜肉由是權在羣下

政出多門賈賈后郭槐家恣橫貨賂公行南陽今河南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其畧曰錢之為體有乾

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貴顧薦平陽今山西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張華

華而不實裴逸民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宣大丈夫之所為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

况可褻牽裳涉漆而就之哉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規二十八歎曰會見汝在

荆棘中耳綱 十二月廢太子遹見上為庶人廢之

綱 庚申永康元年春正月坐故太子遹於許昌許昌今河南開封府三月尉氏今開封府雨聲血妖星見現南方

太白晝見中台星三台之中折裂目張華少子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遜曰尹氏曰觀綱目所書天變如此讀者猶為寒心孰謂張華號為博洽乃欲靜以待之不知穢太

后殺太子靜邪否和當時朝廷昏亂在位者初無足責獨一張華似若可取乃不能聽其子諱之言

綱 皇后殺故太子賈后使大醫令程據和毒藥夏四月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為庶人殺之遂殺司

空張華僕射裴頠自為相國逆復故太子位號書謀不以討予倫也其不以討予倫何倫志將竊國則

綱 益力口象 卷七 晉惠帝 九 原卷三十一 十四至十七

趙王倫殺 賈后 射氏雨血 何不食肉 糜 論 晉書

趙去賢
孫秀謀
位

非義討矣張裴附賊后者也則何以書官不予倫之專殺也其書遂殺何殺后卷殺某某則其為后黨明矣故太子位號詔復之也昂為不書詔策賈氏之必殺太子然後降以罪之者倫之本謀也不書詔復而係之倫所以著倫志也綱目之旨深矣

趙王倫宣帝矯詔敕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謚等殺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不從者誅三族眾皆從之遣齊王固武帝弟齊王攸之子將百人排闥給迎帝幸東堂召賈謚斬之遂廢后為庶人倫

陰與孫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因求錄尚書事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倫秀由是怨之乃執張華裴頠等於殿前皆斬之夷三族倫送賈庶人於金墉城見上誅董猛孫慮程據等於是倫自為都督中

外諸軍事相國侍中孫秀等並據兵權倫素庸愚復受制於秀秀為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詔追復故太子適位號立臧適為臨淮府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

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身從之倫遂矯詔遣使齎金屑酒賜賈后死於金墉城五月立臨淮王臧為皇

太孫書太孫秋八月淮南王允上討趙王倫不克而死趙王倫殺黃門郎潘岳衛尉石崇等

賈黨也書殺書官何不預倫之專殺也初孫秀嘗為小吏岳屢捷之崇之甥歐陽建素與倫有隙崇有愛妾綠珠秀求之

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崇岳建奉允為亂收之崇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

之崇不能答初岳母常謂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干沒謂無潤及之不已乎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遂皆

族誅綱冬十一月立皇后羊氏后尚書郎玄之女秀之黨也

辛酉永寧元年春正月趙王倫自稱皇帝帝於金墉城殺太孫臧目趙王倫逼奪璽綬備法駕入宮

即位帝出居金墉城見尊為太上皇廢皇太孫為濮陽今山東濮州王殺之以孫秀為侍中中書監其餘黨

與皆為卿將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侍中中常侍冠也高清潔飲露而不食故以為冠飾盈坐時

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版封之綱三月齊

王固十六及成都王穎六河間王顥安平等舉兵討倫倫遣兵拒之綱閏月朔日食綱自正月至

於是月五星互經天綱宗橫無常綱黃書熒惑歲星逆行矣又書五星逆行矣然皆有定所也未有從

神州陸沉綱熒惑歲星逆行見十二卷二十八綱夏四月成都王穎擊敗倫兵帥師濟河左衛將軍王輿等

此其應矣綱五星逆行見十二卷二十八綱夏四月成都王穎擊敗倫兵帥師濟河左衛將軍王輿等

狗尾續貂
白版封

五星縱橫
宗橫無常
黃書熒惑
歲星逆行
矣又書五
星逆行矣
然皆有定
所也未有
從

神州陸沉
熒惑歲星
逆行見十
二卷二十八
綱夏四月
成都王穎
擊敗倫兵
帥師濟河
左衛將軍
王輿等

此其應矣
綱五星逆
行見十二
卷二十八
綱夏四月
成都王穎
擊敗倫兵
帥師濟河
左衛將軍
王輿等

迎帝復位倫伏誅六月以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為大將軍河間王顥為大尉各還鎮齊

成都河間三府各置掾屬四十人武號森列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也新野今河南南陽

王歆說冏奪穎兵權長沙王乂見上亦勸穎圖冏聞者憂懼盧志謂穎曰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二然兩

雄不俱立宜因太妃穎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穎從之表稱冏功德宜委以萬機即辭

歸鄴見上卷由是士民之譽聲皆歸穎

壬戌太安元年夏立清河王暉為皇太子齊王冏欲久專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

清河今山東東平王暉武帝孫也方八歲上表請立為皇太子冬十二月河間王顥使長沙王乂殺齊王

冏同也穎遂懼偏使又故冏則私矣綱目書故所以著意初相屠倫恨之正齊王冏驕奢擅權起府第

與西宮等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臣願陛下無忘金墉

現上大司馬無忘穎上穎水之上在河南南府登封縣西去年齊大將軍無忘黃橋越王倫至黃橋為

倫將孫會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冏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救三臺見卷二十八選舉不均嬖寵

用事張翰顧榮去年齊王冏辟張翰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菰菜人呼為茭菜江南蓴純羹蓴羹水菜也

美為鱸魚鱸之鱸也鱸魚巨口細鱗松江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以廢

職徒為中書侍郎穎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處士庾袞聞冏暮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

關今河南山中冏以河間王顥本附趙王倫恨之顥長史李含因說顥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

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兵之書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為齊罪而

討之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勲也顥從之檄又使討冏冏衆大敗執冏斬之同黨皆夷三族

癸亥二年秋七月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反九月帝自將討穎穎將張方入城大掠成都王穎恃

功驕奢嫌長沙王乂在內不得逞其欲與河間王顥共表又論功不平專擅朝政請遣乂還國顥以張方

為都督將精兵七萬東趨洛陽穎以陸機為前鋒都督督王粹成牽秀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向洛陽機以

晉惠帝

原卷三十一 八至三十二

十

張翰
之思
唐突
應山中

首鼠兩端

蜀也○旅客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粹等心皆不服孫惠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

西漢灌夫傳首鼠兩端陸田云說注疑適所以速禍也帝如十三里橋又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

出六多不果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

宜陽府宜陽縣方襲敗之帝幸緱氏見十四擊牽秀走之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冬十月長沙

王入奉帝及穎兵戰於建春門大破之帝自緱氏還宮又奉帝與陸機戰於建春門機軍大敗初宦者

孟玖有寵於穎與機有隙至是玖譖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牽秀等素諂事玖相與證之穎大怒使秀

將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衣著白哈原○哈巾帽士服也狀如弁缺四隅與秀相見為戲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華亭

今為接官亭松江產鶴唳鳴也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陸雲機及機司馬孫拯整下獄玖催令

殺雲夷三族獄吏掠拯數百兩華上聲○腿兩骨見現終言機寬吏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

之君何不愛身坐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

令獄吏詐為拯辭亦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冤拯誓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

為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十一月長沙王入奉帝討張方不克穎

進兵逼京師詔雍州今陝西刺史劉沉討頤

綱甲子永興元年漢高祖劉淵元熙元年○成太宗李雄春正月東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王越晉宗室使張方殺

長沙王入穎入京師自為丞相尋還鎮見上雍州刺史劉沉及顥戰敗死之顥聞沉兵起退入長

安今西安府沉渡渭渭水在西北而軍與顥戰顥黨張輔橫擊之沉兵敗沉南走獲之沉謂顥曰知己之惠

輕去年祖述言於長沙王曰劉沉忠義果毅君臣之義重沉不可違天子之詔量彊弱以苟全投袂拂

而起之日期之必死注臨海之幾其甘如薺○詩邶風誰謂荼苦其顥怒斬之綱二月穎廢皇后羊氏

及太子曹顯表穎為皇太子自為太子雍州牧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穎遣兵拒

戰蕩陰侍中嵇紹死之帝遂入鄴越走歸國穎僭侈日甚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瞻軫勒兵入雲

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戒嚴討穎復皇后羊氏及太子曹越奉帝北征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天子以四

海為家故

白哈

華亭鶴唳

孫拯不負

費慈不負

劉沉死節

孫拯

劉沉死節

孫拯

劉沉死節

孫拯

劉沉死節

孫拯

劉沉死節

孫拯

佳馬何者

折曰諫與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神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危衛乘與死生以之佳馬何為越檄吸○微召四方兵比至安陽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衆十餘萬穎造石超率衆拒戰陳昫弟自鄴上赴行在

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軍奄忽至乘輿敗績於滂陽陰縣帝頽中三矢百官侍御皆

散嵇紹朝服登輦連上鞏○人以身衛帝被殺血濺為○帝衣穎迎帝入鄴左右欲浣後帝衣帝曰嵇

侍中血勿浣也陳珍上官已奉太子覃守洛陽越還東海幽州嶧今直隸天津府都督王浚并兵州太原府刺史

東贏公騰越○起兵討穎八月穎殺東安王繇琅邪王睿走歸國穎恐東安王繇上前議初帝

遜勸穎穎甲○素殺之繇兄子琅邪王睿見上沉敏有度量為左將軍與東海上見參軍王遵善導識量清

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救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於

南懷慶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舍中之長相稱常人之解宮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

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劉淵自稱大單于穎初穎表曰

奴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見上卷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祝文彎弓三百斤弱

冠費○禮二遊京師名士莫不與交淵從祖宣謂其族人曰漢亡以來我單于子○奴天徒有虛號無復

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綱次民今吾衆雖衰猶不滅二萬奈何敏手受役奄忽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起

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見十六卷之業此其時

矣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姓呼延氏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勿許淵令攸先

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聲言助穎實欲叛之及幽并起兵見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卷二十三恐非宿衛

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赴國難穎曰吾欲奉乘輿還洛陽傳檄見天下以逆順制之何如

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王浚豎女子東贏疏屬豈能與殿下爭衛邪但殿下

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願撫勉士衆靖以鎮之淵為殿下二

部推東贏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在遼東

杜侍中血

元帝詔

有厚賞

王遵善導

清遠

劉淵

馬類

國益

卷二

晉惠帝

十一 原卷三十 二十三至二十六

此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句之間有眾五萬都於離石今山西汾州幽并兵至鄴穎奉帝還洛陽浚

大掠鄴中而還劉淵聞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遂自奔潰會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

將發兵擊鮮卑烏桓與東胡之在遼西者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

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為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

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冬十月李雄太子李自稱成都今四川王初太子李特據廣漢進攻成

領其眾流死雄代之攻走劉淵自稱漢王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眾淵謂羣臣曰昔漢有

羅尚入成都至是稱王劉淵自稱漢王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眾淵謂羣臣曰昔漢有

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依高祖稱王尊安樂公

禪為孝懷皇帝以右賢王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後部人陳元達為黃門郎旗子曜為建武將軍游

因辭不就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坐而眉白且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

養於淵及長儀觀形神魁偉性拓落豁達高亮高明與眾不羣好讀書善屬祝文鐵厚一寸射石而洞

之劉聰重之以為漢世祖魏武帝之流十一月張方還帝於長安見上二僕射夜荀藩立留臺於洛陽

復皇后羊氏十二月太宰顯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見上為皇太弟詔穎還第而以顯都督中外

又以東海王越為太傅與顯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王衍為左僕射張方為中領軍錄尚書秉越辭太

傳不受漢寇太原西河郡漢王淵遣劉曜寇太原今山西取法玄氏今山西高平縣喬喻寇西河今山西

取介休今汾州府介休令賈渾不降晞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

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袂四等收葬渾屍

乙巳馬二年漢元熙夏四月張方復廢羊后秋七月成都故將公師藩寇掠趙魏凡書故將至義也此其書寇何成都

以鄉籍結人蜀本匈奴別部散居上石勒初名閻有膽力善騎射并州見上二大饑東嬴公騰執諸胡於

山東責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為菴也平今山東人師懼奴懼奇其狀貌而免之勒乃與收帥收馬之

劉淵等
漢高祖
巴氏李雄
稱王
稱王
稱王
極王

晉書卷六

石勒為師
報奴

劉弘遺書
上表

劉弘信任
陶侃
以運船為
戰船

劉公一紙
書

汲桑結壯士為羣盜及潘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潘攻陷郡縣轉前攻鄆
范陽今直隸順天府涿州王毓平遣其將苟晞擊走之卷二六刺史劉

喬拒之太宰顓遣張方助喬冬十月襲旆破之目鎮南將軍劉弘遣喬及越書使解恩釋兵同獎王室皆
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構於羣王戡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
亦猛虎交鬪自效於下莊二仇卷者也謂宜速詔越等令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者天下

共伐之時頡方拒關東倚喬為助不納目十二月陳敏據江東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將兵討破之目初
陳敏廣陵既克石冰義陽蠻張昌將石水自謂勇略無敵遂據歷陽今江南以叛又使錢瑞等南略江州

今江西南昌府其弟斌東略諸郡遂據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陽今江南內史周玘起為安豐故城在
揚州太守循伴狂得免玘亦稱疾劉弘荆州遣江夏今湖廣太守陶侃將兵討敏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

吏或謂弘曰侃脫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詣弘
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况大丈夫乎敏遣陳恢寇武昌侃禦之以運船為

戰艦或上聲或以為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為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
丙寅光熙元年黃元熙三年春正月朔日食○太宰顓殺張方成都王穎奔長安上二方不書諱

罪諱之夏四月東海王越進屯温今河南遣祁弘入長安奉帝東還六月至洛陽復羊后諱成
都王雄稱成皇帝李雄即位國號大成秋八月以東海王越為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毓為司空鎮

鄴荆州都督新城陽府房縣公劉弘卒目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表威則曰某人之功如
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宰相即守丁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

從事郭從事都督郭督官先是有典發必教部從事至是卒諡曰元九月頓立今直隸大太守馮嵩執
成都王穎送鄴兖州刺史荀晞擊斬公師藩冬十月范陽王毓卒長史劉興誅穎十一月帝中毒崩太

弟熾即位尊皇后曰惠皇后立妃梁氏為皇后目帝食餅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之鳩聯去也越置毒於

綱鑑易知錄

卷七

晉惠帝 懷帝

十二 原卷三十一 二十七至三十一

斲羊后自以於太弟熾為嫂恐不得為太后將立清河王暉見上十九侍中華混露版見七卷四馳告太傅

越召太弟入宮即位尊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宮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羣臣論衆

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遂昌尹氏曰晉惠庸愚人皆知之晉武弱於所愛不能於子弟中擇賢而立遂使禍亂交作四海分崩綱目於惠帝之事初無貶詞然今年書越太后明年書殺太子又明年書遣帝於金墉書廢皇后

太子晉至之人奉帝制張方也越奉帝制也張方遷帝長安也初弘奉帝還也莫不惠帝為王特

此見晉惠之為君動輒制於越人之手如嬰兒玩弄於股掌之上弘奉帝還也莫不惠帝為王特

一木偶人而已是以始為不保母后次為不保妻子終為不保其身是皆惠庸之故也夫以漢質帝

之幼冲食餅中毒尚能急召大臣丁不言之故綱目得以正梁冀之誅今晉惠歷年許久乃莫能一

言故雖或者以為越之所禍且莫能知所以戒有國者置罰不可不謹也後漢質帝年許久乃莫能一

人知其庸繆難其身之大禍且莫能知所以戒有國者置罰不可不謹也後漢質帝年許久乃莫能一

綱十二月南陽王模誅河間王頊頊顯顯痛補天下傾覆故太傅越以詔徵頊為司徒頊就徵模自許

昌今河南開遣將邀殺之葬太陽陵洛陽縣以劉琨為并兵州今山西太原府刺史

孝懷皇帝名熾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無嗣立為皇太弟至是即位在

丁卯孝懷皇帝永嘉元年漢元四年春三月陳敏將顧榮周玘俱見上卷殺敏以降綱立清河王暉見上卷

心弟詮為皇太子綱太傅越出鎮許昌見上卷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越不悅固求出藩綱夏五月羣盜

汲桑石勒俱見上卷入鄴今河南彰德殺都督新蔡府今河南汝寧王騰復攻兗州太傅越遣荀晞討之綱

秋七月以琅邪王睿見上卷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今江蘇南京以王導為謀主

推心親信每事咨焉名譽論議素輕兵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會睿出觀禊見十一卷十導

使睿乘肩輿也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

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之循榮皆應命以循為吳國內史

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又以紀瞻為軍祭酒卞壺相為從事中郎周玘劉超張闓

開孔衍皆為掾屬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綱荀晞擊汲桑

石勒大破之桑走死勒降漢綱冬十一月以王衍為司徒綱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

石勒降漢

琅邪以王導為謀主

王后三窟

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今湖廣都督族弟敦為青州今山棘刺史語去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

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窟穴也國策馮煖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

卧也詩為君復鑿二窟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窟窟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

飾高情為遠論欲敗石勒為勅直言所折遂無以對死於排牆之下當知牆之為實而窟之為虛也

世之不深垂後

網慕容廆卷下自稱鮮卑大單于

網戊辰二年漢永鳳春正月朔日食○二月太傅越殺清河王暉夏五月漢王彌寇洛陽張軌涼州刺史

州今陝西行造督護北宮複純入衛擊破走之詔封張軌西平今陝西行都

使莫有至者軌獨貢獻不絕秋七月漢徙都蒲子今山西平陽府

己巳三年漢河瑞春正月朔燹惑南方火星出則有恃犯紫微明者太乙常居也非日食不書晦朔

異也燹惑犯紫微異矣而見於正朔甚大異也改詳之間一漢徙都平陽即平

殺中書令繆木播帝篡王延等十餘人帝之為太弟也與繆播善及即位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

延尚書何綬太史令高堂姓復冲並參機密越乃誣播等欲為亂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

息流涕而已綬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

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死於難及綬

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曰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劬日食二萬綬及弟欒羨汰侈尤其與人

書疏詞禮簡傲王尼見綬書謂人曰伯蔚綬字何居亂世而於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

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己死矣及永嘉一上之末何氏無遺種

也晉懷帝

司馬溫公曰何曾議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愛何其明也然身為

晉懷帝

十三原卷三十一至六

晉懷帝

以王行爲太尉

○夏大旱。江漢河洛可涉。漢石勒寇鉅鹿府。鉅鹿縣。常山。今直隸順德府。今直隸保定府。勒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以張賓爲謀主。初賓好讀書。聞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張良。及勒徇行。衛

也。賓數朔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

庚午四年。光武元年。劉聰。秋七月。漢主淵卒。太子和立。其弟聰弒而代之。氏酋蒲洪自稱略陽公。目洪

略陽。今陝西漢中府。故城在漢中。氏酋也。驍勇多權略。羣氏畏服之。漢拜洪平遠將軍。不受。自稱秦州

昌府。秦州刺史略陽公。流民王如寇南陽。今河南府。以附漢。冬十月。漢石勒擊并王如兵。遂寇襄陽。郡

陽。襄陽。十一月。太傅越率兵討之。次卷。見于項。今河南開封府。項城縣。

辛未五年。成玉。晉元年。春三月。太傅越卒。于項以苟晞爲大將軍。督六州。豫州。揚州。越以後事付王行

而卒。行奉越喪。還葬東海。見上卷。夏四月。漢石勒追敗越軍於苦。縣。執王行等殺之。王行。風流相

且首爲三窟之計。今乃爲獨奴所殺。如斃犬豕。方且俯首乞憐。之不暇。一代人物。果安在哉。然襄陽王。數

殺然正色。何以不得書死之。同馮越。傲視天下。範等從而和之。雖喪帝室。委棄乘輿。大節若此。他何足數

按此行。自行。而王及貴臣死者甚衆。綱目皆棄而不書。初非遺也。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

行等殺之。且刺去其官。則其賤之意。爲可知矣。略而不書。初非遺也。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

苦縣。故城在江西南。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石之將士十餘萬人。無一免者。執太尉行等。問以晉故。行具陳

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官情。不豫世事。因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

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官情耶。破環。天下非君而誰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

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長。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長曰。彼皆晉之王公

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剗越樞焚其戶。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

下報之。五月。漢人入寇。六月。臨洛陽。殺太子詮。遷帝於平陽。封平阿公。漢主聰使呼延晏將兵二萬

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劉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彌曼克宣陽門。八宮大掠。帝欲奔

長安。今陝西。漢兵追執之。曜自西明門入。殺太子詮等。遷帝於平陽。見上。漢以帝爲左光祿大夫。封

平阿公以侍中庾珉民王雋俊為光祿大夫

江東差離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王導說睿收其賢俊辟壁掾屬刁協王承下壹相諸

葛恢陳頤均庾亮等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及承荀藩檄吸方推琅邪王睿為盟主承制署置江州

今江西府刺史華軼及豫州今河南開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睿遣王敦甘卓周訪合兵擊軼斬之憲奔幽州

今直隸府冬十月馮平翊太守索綝琛等擊敗漢兵於長安十二月迎秦王業入雍城初索綝為馮翊

今陝西同州太守與安夷故城在陝西鳳翔府蘭州護軍麴允安定今陝西太守賈疋雅謀復晉室帥眾五萬向長安

大敗劉曜於黃丘西安府山下兵勢大振闖鼎欲奉秦王業吳孝王晏之子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荀

藩周顛以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途逃散顛奔江東鼎與業至藍田今西安府遣人告疋疋遣兵迎之

入于雍城今西安府琅邪王睿以周顛為軍諮祭酒前騎都尉桓彝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

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管仲無復

憂矣諸名士遊宴新亭在江南江寧府諸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歔然

變色曰當共戮力也王室克復神州中國曰赤何至作楚囚對泣邪眾皆收淚謝之

壬申六年漢嘉平於是帝遣平陽今山西王在雍則正統固在矣春一月漢封帝為會稽郡今浙江

公曰漢主聰謂帝曰卿昔為豫章王卷上朕與王武子字季造卿卿贈朕柘弓周禮考工記弓銀研卿

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命故

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張軌現上遣兵詣長安魏微關中共書遣兵何予義也懷帝

若軌者可謂知為人臣矣夏雍州今陝西刺史賈疋等進圍長安漢劉曜敗走秦王業入長安漢漢太

保劉殷卒卒殷不為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

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秋九月賈疋等奉秦王

業為皇太子建行臺冬十二月盜殺賈疋初賈疋入關殺漢梁州刺史彭冲漢至是

張軌遺兵
諸長安
犯顏

正光元年
仲稱公

張雋

祖狄
起舞

中流擊楫
聖清中原

雍州前太子洗馬卷見十六衛玠卒錄前賢也且玠瓘之孫也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為人有不及可以情

怒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風相府公且弋仲南安今陝西

赤亭在華昌府羌也東徙榆眉賢實云地名戎夏極聲上負隨之者數萬

孝愍皇帝名業吳王晏之子武帝之孫也陳帝遇害即位於長安在位

癸酉孝愍皇帝建興元年漢嘉平春二月漢主劉聰弑帝於平陽庾珉王雋死之珉雋始以悲憤見

應劉琨者於是殺之而帝亦遇害則二臣之死先於帝矣細目曷為先書且正月朔漢主聰宴羣臣於光

極殿使帝著灼青衣行酒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二月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

聰遂殺珉雋等帝亦遇害諡曰孝懷夏四月太子業即位於長堂索綝領太尉帝山問至長安皇太

子舉哀因加元服即帝位以梁芬為司徒麴允索綝為僕射夜尋以綝為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

委之琅邪王睿以華譚為軍諮祭酒陳頤均為譙郡太守五月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南

陽王保之子為右丞相分督陝南今河南河東西諸軍事左丞相睿以祖逖別為豫州刺史逖范陽今

隸順天府涿州人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今河南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躡琨覺教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

渡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鎮江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

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思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

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豫州見上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

鎡關上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

如大江遂屯淮陰今江西南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陶侃武昌太守武昌破走杜弢嘉五年

史○湖州今湖州今湖州刺史○荆州刺史○冬十二月石勒遣使奉表於王浚嘉五年

順天今直隸浚謀稱尊號於豪日甚石勒欲襲之遣舍人王子春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

屯厄竄命冀州今直隸真寤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為帝王者非公復誰願殿下應天

屯厄竄命冀州今直隸真寤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為帝王者非公復誰願殿下應天

屯厄竄命冀州今直隸真寤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為帝王者非公復誰願殿下應天

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祭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浚甚喜，謂子春曰：石公可信乎？子春曰：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於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故也。又何怪乎浚大悅。

加日隕于
三日相承
東行
星隕化月

綱 甲戌二年漢嘉平四年春正月，有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東行。非如日何，非日也。有三日何，亦非日也。也。漢成之篇書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亦所無有之。辭也。惡帝之世，變英大於此者，至太興元年，又書晉日夜出高三丈，晉之中葉，何其多變哉。終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三日相承，夜出三丈，各一書而已矣。注

二月相承，見十綱有流星隕于平陽。見上。北化為肉，長二十七步。廣綱二月，以張軌為太尉，涼州。見上。牧劉

琨為大將軍。綱三月，漢石勒襲薊，計大興縣。天陷之，殺王浚師，還薊，降於段匹碑。低目勒將襲王浚而未

發，張賓曰：且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現上卷為吾後患乎。勒曰：然。賓曰：劉琨現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脩牋於琨，送質至，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遂

以火宵行，遣使奉牋於琨，自陳罪惡，請討浚，自效。琨大喜。二日，勒軍達易水。亦水，在順天府固安縣。浚將佐皆曰：胡

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勒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

開門。浚始懼，勒升其聽事。中庭也。執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戲弄也。乃公猶言汝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

貫元台，手握疆兵，坐觀本朝傾覆，福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即斬之。浚將佐等詣軍門謝

罪。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憲等請就死，不拜而出。勒謝之，待以客禮。勒籍浚

將佐親戚家貲，皆巨萬。惟憲綽止有書百餘卷。同書也。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見上

喜得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郎，綽為參軍，以故尚書劉翰行幽州刺史。成怒，置守宰而還。劉翰不欲從，勒

乃歸段匹碑。段氏匹碑遂據薊城。綱夏五月，太尉涼州牧西平。見上。公張軌卒，子寔。值嗣。

綱 乙亥三年漢建元元年春二月，以左丞相睿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劉琨為司空。綱進

代今山西大猗盧拓跋氏名猗盧爵為代王。懷帝永嘉四年，拓跋猗盧助劉琨破匈奴，劉琨與白部鮮卑索頭部也。爵為代王。早琨表猗盧為大單于，封代公。至是進爵為王。後為元魏

綱 夏六月，陶侃擊杜弼，破之。弼走死。湘州平。見上。丞相睿加王敦都督江揚等州軍事。王敦徙陶侃為

鮮卑拓跋
倚盧為王

石勒善持
二子

石勒善持
浚

綱 益勇 四錄 卷之六 晉愍帝 十五 原卷三十一 十一至十四

廣州刺史直轄也時王機盜據廣州今廣州府侃至遣督護討機走之廣州遂平侃在州無事輒朝

運平入聲百甕即甕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廢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

丙子四年元年春二月代六脩騎盧弒其君倚盧普根倚色討之而立尋卒鬱律倚盧弟張是

遣兵入援前書張軌遣都護入衛矣又書張軌遣兵詣張安矣是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

安且送諸郡於是復書張寔遣兵入援張氏父子可謂能事君矣是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

陽進至涇陽今陝西涇陽縣渭北諸城悉潰會曜獲將軍魯充梁緯飲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

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緯妻辛氏美色曜將

更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

以禮葬之冬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死之漢封帝為懷安侯書帝出降與暹

帝稽首鞠允慟哭慟怒囚之允自殺其視庚辰王雋等耳此何以不書允之慟哭義也因而自殺則安知

其非存不得已者乎固不可與朗之自殺同矣取雋不書官朗何以書朗稱不忍北面事賊則固晉廷之

臣也故特書暹見上六庚辰曜攻陷長安外城鞠允索緜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飢甚帝泣謂允

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鞠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上送降

賤於曜緜留敬使其子說曜曰若許緜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

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緜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

為戮之帝乘羊車肉袒但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帝亦悲不自勝并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

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送帝於平陽規上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允伏

地慟哭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斬緜於市十二月劉琨長史弘以并州見上

叛降石勒琨奔薊見上十一承相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

右西晉四帝共五十二年
東晉紀都江東建康
故曰東晉

劉琨奔薊
見上
卷末

中宗元皇帝名康在位六年壽四十六歲而崩諡法始建國都曰建

丁丑中宗元皇帝建武元年漢獻嘉二年一併成小國一新小國一凡三借國春三月丞相睿即晉王位

弘農今河南河南太守宋哲為漢所攻棄郡奔建康即建業稱建武元年一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睿統攝萬幾睿素服出

次煇舉哀三日官屬上尊號不許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乃許之遂即位改元置百官立宗廟建社稷立

世子紹為王太子封次子襄為琅邪王奉恭王見上後鎮廣陵見上以王敦為大將軍王導為揚州刺史

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刁協為僕射夜周顛為吏部尚書賀循為太常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協久宦

中朝諳練舊事循為世儒宗明習禮樂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致封胡氏傳曰魏明帝青龍二年辰掖柳谷口水涌寶石負圓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謹按自司馬懿

小吏牛氏與夏侯氏通而生元帝此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繫馬後之諺考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為

姓牛而冒續晉宗雖曰帝胄可榮而偽姓之辱亦大矣按晉書司馬懿回寶石負圓有石馬犧牛

者將牛金飲者疑心疑後恭王地夏侯氏通與其一口召金侍飲自飲佳

劉琨慕容廆友上皆遣使勸進書勸進何正統也故雖未即位特書元年琨中國也廆夷狄也

表詣建康勸進勸進上琨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河北使卿延譽傳名江南行矣

公廆不受處士高翔許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

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廆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秋七月漢立子棻為太子及辛

一月以劉琨為太尉立太學戴逵之請也十二月漢主劉聰弒帝於平陽辛賓死之漢主聰出敗

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泣者十二月聰饗羣臣使帝行

酒洗爵已而又使執蓋晉臣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斬之帝遂遇害諡曰孝愍

戊寅太興元年漢主劉曜春三月王即皇帝位高祖光武照烈晉則元帝舍是無書即皇帝位者矣

岡盈易知錄 卷七 晉元帝 十六 原卷三十一 十五至十八

牛養書後
之誼
元帝實錄
晉宗

辛賓死節

指漢火

帝座土應

列星

同書

尊號

同書

詩同旨

以證非書

賜太子

漢孟斯則

百堂災

張堂遺使

上表

顧和無言

網漏吞舟

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縗居廬大記父母之喪居侍廬廬在中百官請上尊號不許紀瞻曰晉氏統

絕於今二年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殺火也王猶不

許使殿中將軍韓績撤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為之黜改容奉朝請見十五卷周

高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梓宮見三卷未返舊京未清宜以延嘉

謀訓卒厲兵先雪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卷十七將安適哉由是降旨出為新安州府太守高顯之

弟也王遂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

大赦文武增位一等

遂昌尹氏曰繼統與創業不同今周高所言與費詩同旨固不為無見然特未知紹續之意耳綱目

於光武照烈元帝未混一之時所以皆書即皇帝位而無嫌者正以李其繫人心續正統副四海依

歸之望慰祖宗在天之靈固費詩見二不得與他為尊大者比也七卷十一

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紹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之交亮

風格峻整善談老莊老莊于帝器重之聘其妹為紹妃使亮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見七卷賜太

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見四十三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漢金終斯則百堂災孟斯詩周南篇各孟斯

炳詩大雅思齋篇云太堂堂也何以書者聰滅也燒殺漢主聰子二十一人張寔遣使上表此至帝

然寔意不用東夏四月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導遣從事屬官行駐揚州郡國還見各

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遇明為

政邪導咨嗟稱善五月段匹碑殺太尉廣武侯劉琨匹碑匹碑之義遂至戕害督將則其餘不足觀矣

所以誅匹碑也其旨明矣初琨世子羣為段末杯弟匹碑所得末杯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順天直隸

史欲與之襲匹碑見十五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內應為匹碑羅去上二騎所得匹碑以書示琨琨曰與

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字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碑雅重琨初無害琨意會代

郡太守辟閭姓高潛謀襲匹碑事泄匹碑收琨縊殺之温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哀恤後數

郡太守辟閭姓高潛謀襲匹碑事泄匹碑收琨縊殺之温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哀恤後數

郡太守辟閭姓高潛謀襲匹碑事泄匹碑收琨縊殺之温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哀恤後數

郡太守辟閭姓高潛謀襲匹碑事泄匹碑收琨縊殺之温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哀恤後數

郡太守辟閭姓高潛謀襲匹碑事泄匹碑收琨縊殺之温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哀恤後數

日夜出高
三丈

詔琅
王為皇考

漢後魏趙

獨勤稱王
後趙

歲乃加贈太尉謚曰愍嶠之詣建康也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後居衣而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除散騎侍郎嶠聞母亡阻亂不得奔喪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曰今禁逆未寤諸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嶠可以私難而不從王命邪嶠不得已受拜秋七月漢主聰卒太子聚立八月斬準弒而代之石勒引兵討準冬十月劉曜自立於赤壁封勒為趙公漢主聰寢疾徵劉曜石勒受遺詔輔政斬準為大司空聰卒築即位聰后四人皆年未二十築多行無禮八月準遂勒兵升殿執築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二陵斬聰屍焚其廟自號大將軍漢天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勒帥精騎五萬以討準十月曜至赤壁水名在山西平陽府趙城縣即皇帝位以勒為大司馬加九錫卷二十八進爵為趙公十一月日夜出高三丈書法見以上以王敦為荊州刺史○詔州郡秀孝秀才復試經策十二月漢將軍

喬泰討斬準斬之

己卯二年漢改魏趙光初二年後趙高祖石勒元年○春二月石勒獻捷於漢漢斬其使勒遣左

長史王脩獻捷於漢漢王曜遣使授勒太守進爵趙王加殊禮稱警蹕卷四十一脩舍人曹平樂留仕漢言

於曜曰勒遣脩來實窺疆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疲弊曜乃追所遣使斬脩於市勒大怒曰孤事

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為之何待於彼耶

三月詔琅邪恭王為皇考既而罷之書皇其私親多矣自漢宣帝以來未之有改也下詔未幾尋宣

帝見十卷六詔琅邪恭王親七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於父乃止既而罷之美改過也夏四月漢徙都長安今

長安縣長安縣立地羊氏帝后為后子熙為太子漢改號趙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改國號

為趙以冒頓見十卷配天冬十一月石勒稱趙王勒即趙王位稱元年是為後趙加張賓大執法專

總朝政以石虎為驃騎將軍督諸軍呼賓曰右侯而不敢名十二月宇文氏鮮卑別部漢南單于之速屬在遼東塞外攻慕

容鹿見十鹿大敗之遂取遼東遣長史裴嶷夷來獻捷蒲洪見上降趙

庚辰三年後趙光初二年春三月以慕容鹿為平州刺史裴嶷至建康盛稱鹿之威德賢雋同皆為贊之

史記不背
留昔

劉曜續錄

王與馬共
天下

銘刀豈無
一割之用

日中有黑
子
殺死
節

劉曜
劉曜
劉曜

用朝廷始重之帝欲留疑疑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闈若得復奉輦上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

陵穿毀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龍驤壯竭忠王室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返必謂朝廷以其辭陋而

棄之孤頂其嚮義之心使解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也帝然之遣使隨疑拜鹿為安北將軍平州今直隸

刺史趙夏五月涼州殺其刺史張寔弟茂立趙以喬豫和苞為諫議大夫趙主曜作觀及西

宮陵霄臺又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力諫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

諸役以豫苞領諫議大夫冬十二月以譙王永整為湘州刺史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

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韙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

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委刀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疏外導能任真推分問

任其真性推之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隗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詔以左將軍譙陽府南州王永叔父

為湘州今湖廣刺史行至武昌今湖廣州時為荆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

未見知耳鉛延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無能為也乃聽之鎮時相土困弊承

巧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辛巳四年趙光初四年春三月日中有黑子後趙幽冀并州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低死之

秋七月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徐諸軍事王導為司空錄尚書事以淵為征西將軍督六州鎮

合肥今江南廬州隗為鎮北將軍督四州鎮淮陰今江南府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

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遣隗書言欲與之戮力王室共靜海內隗答曰魚相忘於

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怒帝以敦故以導為司空錄尚書事而貫疎

忌之趙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代之目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荆棘收

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隗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

卒於雍丘今河南開豫州上士女若喪如父母敦由是益無所憚約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趙以

蘇大祖暴

拓跋猗

魏高祖拓

跋什翼提

王敦舉兵

反

城後社鼠

樂遠融說

甘卓

譙王志忠

忠義

王敦據石

慕容廆為車騎將軍平州上牧遼東公廆立子覬覬上為世子太祖覬雄毅多權容喜經術國人稱之

代弒其君鬱律子賀儻入聲立目拓跋倚危見上妻惟氏忌代王鬱律見上之彊恐不利其子乃殺鬱

律而立子賀儻鬱律之子什涉翼翼捷高祖幼在襁姜上保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大苟存汝則勿

啼久之不啼乃得免

壬午永昌元年趙光初五年春正月王敦舉兵反譙王承甘卓移檄吸討之敦分兵寇長沙目初敦將作

亂謂長史謝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喻近君也劉

之所攻鼠人之所重未見城狐見見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至是舉兵武昌見上疏稱劉隗佞邪讒賊臣

輒進軍致討昔太甲顛覆福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今浙

州以應敦敦至蕪湖今江南太平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詔曰王敦憑恃寵靈鼓肆狂逆方朕太甲欲

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今漢

中刺史甘卓約與俱下卓許之後更狐疑不赴敦遣參軍桓胤說譙王承見請為己軍司承因罷移檄遠

近列敦罪惡州州內皆應之敦恐卓於後為變又遣參軍樂道融往邀之道融忿其悖逆反說卓曰王敦

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君受國厚恩而與之同生為逆臣死為愚鬼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命而

馳襲武昌見必不戰而自潰會矣卓意始決遂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至廣州見上約陶

侃侃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魏人帥兵攻長沙即湘州城池不完資

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零陵桂陽見上承曰吾之志欲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

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繞城固守甘卓亦遣承書勸之且云當以兵出沔沔口在

廣漢陽府短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矣承復書曰足下能卷甲雷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

魚之肆矣莊子外物篇莊周貸粟於涇水侯侯曰以金貸汝周曰昔見轍中涇魚曰無升斗之卓不能從

網封子昱簡文帝為琅邪王網三月敦據石頭殺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僕射夜周顛以甘卓還襄陽夏四

周益易口象

卷二

晉元帝

十八 原卷三十一 二十四至三十七

幾取取印

月敦還武昌帝徵戴淵劉隗俱見上入衛隗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王導弟帥宗族每旦詣

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周顛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

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

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

臣族帝先上聲足履地而執其手曰茂弘狂導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以為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

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見上時節假之敦至石頭卷見二十六守將周札開門納之敦據石頭歎曰吾不

復得為威德事矣帝命協隗淵道顛等分道出戰皆大敗協隗敗還帝流涕執其手勸令避禍給人馬使

自為計協為人所殺隗奔後趙韜帝令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淵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

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顛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

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參軍呂猗素以奸諂為淵所惡說敦曰周戴皆有高名足以惑眾
近者之言曾無作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問導導不答敦遂收顛并淵殺之帝使敦弟
彬勞聲敦彬素與顛善先往哭之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
致刑戮且凡人過汝汝何哀而哭之彬勃然數杜之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
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曰爾以吾為不能殺汝耶導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
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色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顛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
冥之中負此良友初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印窮為敦參軍敦遣印歸說卓使旋軍卓性多疑少決
徑還襄陽卓鎮襄陽今湖廣襄陽府四月敦還武昌網敦兵陷長沙相州刺史譙王承死之網五月敦殺甘卓襄陽太守周慮
承敦意書卓還何罪卑也承卓皆嘗予之以討矣於是或書死網冬十月後趙寇譙祖約退屯壽春目
襲殺之之而具其官或書殺而制其爵為義不終者可以鑒矣網冬十月後趙寇譙祖約退屯壽春目
祖逃既卒二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今襄城縣城父南鳳陽府亳州圍譙州即亳祖約見同不能禦退
屯壽春今鳳陽府壽州後趙遂取陳留今開封府陳留縣梁今開封府祥符縣鄭今開封府鄭州之間復騷然矣網閏十一月帝崩司空

謹王永死

頭痛

頭痛

頭痛

頭痛

導受遺詔輔政太子紹即位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竟以憂憤成疾而崩

太子即位專所生母荀氏為建安君後趙右長史張賓卒賓卒後趙王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

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豈非酷乎流涕彌日

肅宗明皇帝名紹元帝長子幼聰慧嘗有使者從長安來元帝問紹曰長安近日近紹曰長安近但聞人

曰何異聞者之言即紹曰從頭見日不見長安元帝益奇之在位三年壽二十七歲而崩諡法語想不行曰明

癸未肅宗明皇帝太寧元年趙光初六年春二月葬建平陵在江寧府夏四月敦移屯姑敦自領揚州

收以王導為司徒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敦今江蘇屯子湖平府當塗縣以導

為司徒自領揚州收敦欲為逆王彬劾諫之甚苦敦變色自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使帝永

敦殺兄今又殺弟邪敦乃止六月立皇后庾氏以庾亮后為中書監不書后兄亮亮賢也與董重楊駿異矣董重見

卷二十三楊駿見秋七月趙封姚弋仲見上為平襄故城在陝西八月敦表江西都督郗鑒為

尚書令帝畏王敦之逼以鑒為外援使鎮合肥見上敦忌之表鑒為尚書令鑒還過敦敦與論西朝晉西

人士曰樂彥輔樂廣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滿奮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惠帝太子之廢柔而能

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能擬之惠帝永康元年幽愍懷太子於許昌詔宮臣不得解送江統等五人送至伊

通奪靈綬滿奮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趙擊

京州今陝西行都張茂見上降趙封茂為涼王

甲申二年趙光初七年夏五月趙涼王張茂卒世子駿嗣茂疾病執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恭六月

加司徒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敦復反秋七月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眾潰會其黨錢鳳沈

充伏誅敦無子養兄含子應為嗣至是疾甚矯詔拜為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

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釋兵歸朝保全門戶上計也退

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眾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

王彬苦諫
王敦
東亮與董重
楊駿異矣
董重見
王敦與郗
鑒論西朝
人士

王敦計

綱鑑易知錄

卷七

晉明帝

十九原卷三十一 二十八至三十三

溫嶠緣五
勤敬

溫嶠手版
擊錢鳳幘

出閣復入
者再二

命盡今日
日中
明日張膽

策也遂與沈充定謀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為左司馬嶠乃繆誤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字鳳精神滿腹鳳甚悅會丹陽府印建康也尹缺嶠言於敦曰

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覘端平去也覘伺也朝廷嶠恐既去而鳳於後聞諫之因敦錢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端平去擊鳳幘端平去謂

髮有中端平去墜嶠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端平去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始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使爾

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帝與亮畫計討之帝加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使嶠與將軍卞敦應詹郗鑒分督諸軍鑒請詔臨淮太守蘇峻兖州刺史劉遐等入衛帝屯于中堂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之發哀

眾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曰敦輒立兄息好以自承代不由王命頑凶相殺志窺神器十上天不長茲敦以隕斃鳳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討之諸為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敦見詔甚怒

而病轉篤將起兵使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嶠又問吾壽幾何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收璞斬之使王含錢鳳周撫等帥眾向京師七月

含水陸五萬也至江甯丹陽南岸導遺合書曰導門戶大小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甯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答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弟等帥

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在江甯府南六里大破之敦聞含敗大怒尋卒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埋於

廳事中帝使人說沈充許以為司空充不奉詔遂舉兵與含合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擊充鳳大破

之得陽九江府太守周光帥千餘人赴敦求見應辭以疾光退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為與錢鳳作

賤眾皆愕然含等遂燒營夜遁明日帝還宮含奔荊州王舒荆州遣兵迎之沉去其父子應于於江周光斬

鳳詣闕自贖充為故將吳儒所殺傳轉去聲驛遞首建康敦黨悉平有司發敦瘞也焚其衣冠其上聲而斬之

而斬之

綱 乙酉三年趙光初春二月立子衍為皇太子夏五月以陶侃都督荆湘長沙府等州軍事

目 侃復鎮荊州十士如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士人

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

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今之雙陸亦博博今之雙陸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

擣樞蒲者殺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

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三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呵辱還其所饋營造

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中庭前猶溼乃以木屑布地及桓

温伐蜀見下卷又以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綱秋閏七月帝崩司徒導中書令庾亮

尚書令下壺受遺詔輔政太子行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稱制葬武平陵在江寧府

賀善贊曰明帝即位三年綱目所書自王敦外不遇立后太子及大臣除卒數事耳獨能

奮發剛斷躬殄大惡可謂明也已矣故自入綱目以來未有書親征者於是特書予之

綱 冬十二月代王賀俛見上卒弟統疾入那立

顯宗成皇帝名衍明帝長子在位十七年壽十二歲而崩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綱 丙戌顯宗成皇帝咸和元年趙光初九年夏六月以郗鑒為徐州今江南刺史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

送鑒下壺奏導辱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悼之壺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

性不私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為諸名士所少阮孚謂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子以

道德恢宏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俱見三十為放達壺厲色於朝曰

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福實由於此欲奏推之導及庾亮不聽乃止綱秋八月以温嶠為都督江

州軍事王舒為會稽內史初王導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祖約見上卷自以

名輩不後郗下而不預顧命見七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亮剛之應陽今江南

蘇峻有功於國見上卷威望漸著卒銳器精有輕朝廷之志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乃以嶠鎮武

岡盤易刃和錄

阮孚知亂
將作

當日白頭
公何在

蘇峻與祖
約舉兵反

無過雷池
一步
山頭望廷

下壺死節

陶回計襲

下壺一門

忠孝

昌今湖廣武昌府舒守會稽今浙江紹興府以廣聲援又脩石頭見上卷以備之丹陽見上卷尹阮孚謂所親曰江東創

業尚淺主幼成帝方六歲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州今廣東廣州府刺史冬十月

月殺南頓王宗降封西陽王義恭為弋陽縣王目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中丞鍾

雅劾宗謀反亮收殺之降封其兄太宰西陽王義恭為弋陽縣王宗宗室近屬義先帝保傅亮一旦剪黜由

是愈失遠近之心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當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

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丁亥二年趙光初十年冬徵蘇峻為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目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

徵之司徒導曰峻必不奉詔不如且包容之下壺曰峻擁強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日有變易為蹉跎

宜深思之温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徵峻為大司農峻上表辭不許峻遂不應命温嶠

即欲帥眾下衛建康亮報嶠書曰吾愛西陲垂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今江南安慶府望江縣一步也亮復遣使

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見上卷尉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

共討亮約大喜遣兄子沛渙塔許柳以兵會峻綱十二月峻襲臨姑孰今江南太平府詔庾亮督諸軍討之宣城

今江南國府內史桓彝起兵赴難綱戊子二年趙光初元年後春正月温嶠以兵赴難至潯陽二月尚書令成湯公下壺督軍討峻戰敗死

之庾亮奔潯陽峻兵犯關綱温嶠欲救建康軍於潯陽今江西九江府峻濟自橫江在江南和州城東南陶回謂庾亮曰峻

知石頭上有重戍想必向小丹陽路名在江寧府治南與太平府當塗縣接界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

果如回言而夜迷失道無復部分亮始悔之詔以下壺都督大桁在江寧府治東南東諸軍及峻戰

於西陵賈實云地名未詳處所大敗峻攻青溪在江寧府治東壺又拒擊之壺背癰新愈疔瘡猶未合力疾苦戰而死

二子瞻盱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亮奔潯陽峻兵入臺城在江寧府治東北即司徒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裒即入抱帝登太極前殿峻兵既入叱裒令下

吳呵之曰蘇冠軍來觀至尊軍人豈得使逼峻兵不敢上殿峻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宮居之左右
以祖約為大尉峻自錄尚書事三月皇太后庾氏以憂崩峻南屯于湖二九卷葬明穆皇后夏五

月温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遣帝於石頭郗鑒王舒來赴難温嶠將討峻遣督護王愆期詣荆州邀陶侃
同赴難侃猶以不豫顧命現上為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更遣使邀之侃乃遣督護龔登帥兵
詣嶠嶠有眾七千於是灑泣登舟侃復追登還嶠遺書曰峻約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復

召兵還是為敗於幾成而或者遂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顧深察之愆期亦謂侃曰峻豺狼也如得
遂志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揚州府得詔書即流涕誓眾入
赴國難峻聞之自姑孰于湖上還還帝於石頭二見上司徒導密令張闓以太后詔諭三吳府今江南蘇州
江府為中吳浙江使起義兵會稽二見上內史王舒使庾水將兵一萬西渡浙江州府城東於是吳興州府

太守虞潭英國州府內史蔡謨義興府宜興縣太守顧眾等皆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舍生取義
勿以吾老為累盡遣家僮從軍驚環珮以給軍費鑒帥眾渡江與侃等會舟師直指石頭峻望之有懼色
峻分兵陷宣城今江南內史桓彝死之目桓彝聞京城不守進屯涇縣今寧國長史裨皮惠勸彝與峻

通使以綵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
俞縱守蘭石在甯國韓晃黃上聲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吾之不可
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遂進軍至是城陷執彝殺之秋七月後趙攻壽春二八卷

約眾潰會奔歷陽現上九月陶侃温嶠討峻於石頭斬之峻弟逸代領其眾前書温嶠以陶侃此其
目相掩侃心跡西軍與峻久相持不決温嶠軍食盡質於陶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
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

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眾獨返人心必沮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廬江
州廬太守毛寶說侃曰軍政有進無退可試與寶兵斷賊資糧若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

綱鑑易知錄 卷七 晉成帝 二十一原卷三十三 四至八

而遣之竟陵今湖廣安陸府太守李陽說侃曰大事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寬
燒峻句容今江蘇江寧府句容縣湖孰地名去句容四十里積聚峻軍乏食侃遂不去督水軍向石頭見庾亮溫嶠帥步兵萬
人從白石山今江蘇江寧府句容縣南山峻將八千人逆戰馬蹟作也顛侃部將斬之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
會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綱冬十二月後趙主勒大破趙兵於洛陽獲趙主曜以歸
殺之

綱己丑四年趙光初十二後趙太和二年春正月逸殺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目鍾雅謀奉帝出赴
西軍事世蘇逸使任讓將兵入官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綱冠軍將軍趙胤

攻拔歷陽見約奔後趙綱趙太子熙奔上邽故城在陝西鞏昌府秦州境內後趙取長安見上卷二月諸軍討逸斬之
及西陽王羨見上諸軍攻石頭建成長史滕舍大破其兵復蘇逸韓晃見上斬之舍部將曹據抱帝奔

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羨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聲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
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見十五似不如是導有慙色

遂昌尹氏曰羨非反者何以於新逸之下而書及我程頤子序春秋謂經為斷傳為案今綱目所書
義事如此以分註考之當峻入臺城之時羨詣峻稱述功德峻復以羨為太宰西陽王則是羨俯首
媚賊受其偽命其罪已不可勝誅矣故其
書法如此此以綱目為不可勝誅矣故其

綱以褚裒見上為丹陽尹目時宮闕灰燼嶠欲遷都豫章今江西昌府三吳見上之豪請都會稽今浙江紹興府
曰孫仲謀權劉玄德備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凋弊若農事
不脩則樂洛土為墟矣且北寇遊魂易繫辭遊魂為變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名實實懼非良計

可也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而以翼為丹陽今江蘇南江寧府尹翼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三月以陶侃為太尉都鑒為司空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庾亮為豫州刺史出鎮夏四月

驃騎將軍始安今廣西桂林府公溫嶠卒以劉胤為江州今江西昌府刺史目溫嶠卒時年四十二諡曰忠武胤
嶠軍司也陶侃都鑒皆言胤非方伯才王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自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至於建康三千餘

嶠軍司也陶侃都鑒皆言胤非方伯才王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自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至於建康三千餘

嶠軍司也陶侃都鑒皆言胤非方伯才王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自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至於建康三千餘

嶠軍司也陶侃都鑒皆言胤非方伯才王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自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至於建康三千餘

嶠軍司也陶侃都鑒皆言胤非方伯才王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自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至於建康三千餘

嶠軍司也陶侃都鑒皆言胤非方伯才王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自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至於建康三千餘

嶠軍司也陶侃都鑒皆言胤非方伯才王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自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至於建康三千餘

嶠軍司也陶侃都鑒皆言胤非方伯才王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自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至於建康三千餘

望流民為計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屠以汰侈卧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秋八月後趙石虎攻

拔上邽規殺趙太子與遂取秦隴趙南陽王胤帥眾數萬自上邽趨長安覘石虎救之大破趙兵乘勝

追擊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及胤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趙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

今陝西望雍安府大族于襄國後趙都今直隸秦上隴府龍州悉平蒲洪見上卷四姚弋仲見上卷九俱降於虎

久十二月將軍郭默殺劉胤胤矜豪縱酒不恤政事郭默被徵為右將軍求資於胤不得誣胤以大逆

襲斬之傳釋去聲首京師代王統那卷末見上出奔宇文部見上卷騎槐立騎槐鬱律見上卷之子也

唐寅五年趙建平春正月太尉侃討郭默斬之劉胤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以默為江

州見上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

宰相便為宰相乎導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或上聲成資故包含容忍以俟足下豈非導養

時晦以定大事者耶詩周頌酌之篇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於歆解鑠威導備也此言武王初侃笑曰是乃

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縛默以降侃斬之二月趙王勒稱趙天王以石虎為太尉封中山王趙誅祖

約見上夷其族夏五月詔太尉侃兼督江州侃遂移鎮武昌今湖廣秋九月趙王勒稱皇帝

壬辰七年趙建平春正月趙大饗羣臣趙主勒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

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韓彭趙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

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前漢蒯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捷足者先得故云大丈夫行事宜礪礪弱落落如日月皎然不效曹

孟德曹操司馬仲達諸葛騙馬欺人孤兒寡婦孤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

論古今得失聞者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見九卷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

聞留侯諫見上乃曰賴有此耳致堂胡氏曰石世龍謂人豈不自知信矣而未知知人之不易也光武之於漢高猶武王之於文

世龍石王也勒謂遇漢高即與韓彭比肩遇光武則當並驅中原是以光武為韓彭之流豈知光武者哉勒字

陶侃討郭默

遵養時賊

石勒比高

石勒比高

癸巳八年趙建平夏五月遼東公慕容廆見上卷卒世子皝見同前秋七月趙主勒卒太子弘立○

八月趙石虎自為丞相魏王九月弒其太后劉氏冬十月趙河東王石生等舉兵討之不克而死

甲午九年趙主石弘夏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卒侃晚年深以盈滿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

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亮諡曰桓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

今江南寧國府迄於白帝城名在四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尚書梅陶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曹操

忠順勤勞似孔明諸葛亮陸抗卷十九諸人不能及也謝安從子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魏武操

雄見三十卷二卒太子班立以庾亮都督江南昌府荆州廣州軍事亮鎮武昌今湖廣武昌府亮武鎮武昌今湖廣武昌府亮武鎮武昌今湖廣武昌府

殷浩為記室參軍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周易擢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李野諸裒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鄙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冬十月成李越雄弒其主班而立其弟期十一月趙石虎弒其主弘自立為居攝天王

乙未咸康元年趙太祖石虎建武元年春正月朔帝冠貴三月幸司徒導府司徒導羸疾不堪朝

會帝幸其府導辟王濛王述為掾硯屬官屬濛不脩小廉而以清約見稱與沛國徐州劉惔反善悒

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知當時稱風流者以悒濛為首述性沉靜每坐客辯論蓬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述承之承見上卷承見上卷承見上卷

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秋九月趙遷都鄴今河南彰德府臨漳趙聽其民事佛人之為沙門自此始謹書之初趙主

勒以天竺卷二僧佛圖澄名豫言成敗數朔有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詔中書曰佛國家

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應得事不着作郎王度等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子所應

祠也今且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為沙門見上者皆返初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

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冬十月代王統那復入鬻槐奔趙張駿趙

陶公位得法外意

殷浩為風流所宗

皮裏春秋

風流以悒濛為首

王述不答

趙石虎聽其民事佛

王度等議

佛

張氏四世忠音

州遣使上疏請北伐書子義也張氏四世忠音初張軌見上及寔見上表茂見上表保據河右軍旅

之事無歲無之及駁見上卷嗣位境內漸平駿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強遠近稱為賢君

駿遣使上疏以為勒拓雄雄既死虎石期時繼逆元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王鑿

征西亮亮等汎舟江湖湖廣漢陽府首尾齊舉

丙申二年趙建武二年春正月彗星見見五卷見見奎婁二月立皇后杜氏杜預孫女

丁酉二年趙建武三年春正月趙王虎稱趙天王○秋七月慕容覬見上自稱燕王趙納代王翳槐于代

紇那奔燕

網戊戌四年趙建武四年○成改號漢中宗李壽漢興元年○代高祖什翼翼夏四月成李壽弒其主期而

自立改國號漢五月以司徒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都鑿為太尉庾亮為司空六月更以導為丞

相罷司徒官是時亮雖居外鎮十一而遙執朝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趨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嘗

遇西風塵起舉翕自蔽徐曰元規亮塵汚人冬十月光祿勳顏含致仕顏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

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

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見十三向馮祖思馮懷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

郭璞嘗欲為之筮合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

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代王翳槐卒弟什翼健見上卷立代自猗盧見上卷卒國多內難

部落離散什翼健雄勇有智畧能脩祖業百姓安之有眾數十萬人

乙亥五年趙建武五年秋七月丞相始興今廣東韶州公王導卒以何充為護軍將軍庾冰為中書監揚州

刺史參錄尚書事導簡素寡欲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初導與庾亮并薦丹陽見上尹何充於

帝及導竟徵庾亮為左相亮固辭遂以充及亮弟冰參錄尚書事冰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并擢

顏含却筮

綱益口

卷七

晉成帝 康帝

二十三原卷三十三 十三至十六

良臣如猛虎

徐充軍事。鑒疾篤。上疏薦太常蔡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可為徐州。見上鑒。竟即以謨代之。九月。趙以李巨為御史中丞。趙王虎患貴戚。憂忿。乃擢巨為中丞。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庚子六年。趙建武六年。春正月。司空庾亮卒。以何充為中書令。庾翼都督江荆等軍州事。有星孛於太微。

三月代始都雲中。今山西大同府。

辛丑七年。趙建武七年。春正月。燕築龍城。燕築城於柳城。故城在直隸之北龍山。亦在永平府西之西。立宗廟宮。

闕命曰龍城。二月。封慕容皝為燕王。三月。皇后杜氏崩。夏四月。葬恭皇后。

壬寅八年。趙建武八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六月。帝崩。琅邪王岳即位。帝不豫。二子丕奕皆在襁褓。上祿。

庾冰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疎。為人所間。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為嗣。帝許之。中書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且今將如孺子何。冰不聽。帝乃詔冰充及武陵王晞會稽。紹興府。王昱欲尚書令。

諸葛恢並受顧命。見三卷七。而崩。琅邪王即位。亮陰廢不言。委政於冰充。封成帝子丕為琅邪王。丕為東海。

今江南淮安府海州。王秋七月。葬興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以何充都督徐州軍事。冬十月。燕遷都龍城。十二月。立。

皇后褚氏。時徵后父豫章。今江西。太守褚裒為侍中。裒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鎮羊洲。

城名在江西九江府城西。

康皇帝。名岳。成帝同母弟。初封琅邪王。成帝臨崩立以為嗣。在位二年。壽二十二歲。而崩。諡法溫柔好樂曰康。

癸卯。康皇帝建元元年。趙建武九年。秋七月。詔議經畧中原。庾翼表遣梁州刺史桓宣伐趙。翼為。

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琅邪內史桓溫。葬之子也。尚南康。今江西。府公主。豪爽有風采。翼與之友善。

嘗薦於成帝曰。溫有英雄之才。願勿以常婿畜之。宜委以方面之任。必有弘濟之勳。時杜乂殷浩並才名。

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朝廷召曰。

屏內居十年。時人擬之管葛。管仲諸葛亮。謝尚王濛嘗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嘗相與省醒之。知浩有確然。

此輩宜束之高閣。管仲諸葛亮。謝尚王濛嘗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嘗相與省醒之。知浩有確然。

此輩宜束之高閣。管仲諸葛亮。謝尚王濛嘗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嘗相與省醒之。知浩有確然。

之志既退相謂曰深源誠浩不起當如蒼生何翼請浩為司馬詔除侍中安西軍司浩不應翼遣聲之書

曰王夷甫字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過會處際寧可然乎翼意謂服浩浩猶不起翼

以滅趙虎取蜀勢為己任遣使約燕慕容涼張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為難至是詔議經畧中原翼欲悉眾

北伐表桓宣督諸軍趣丹水漢縣故城在河南南高陽府內鄉縣桓溫為前鋒小督帥眾入臨淮今江南鳳陽漢主壽

卒太子勢立○庾翼移鎮襄陽詔以翼都督征討軍事庾冰都督荆江等州軍事徵何充為揚州刺史錄

尚書事

甲辰二年趙建武十年○李勢太和元年○吳春正月桓宣及趙兵戰於丹水敗績宣慙憤而卒庾翼遣秋九月帝崩

太子明即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稱制○冬十月葬崇平陵在江寧府荆江都督庾冰卒翼

還鎮夏口在湖廣武昌

孝宗穆皇帝名翊康帝太子即位方三歲在位十七年壽十九歲而崩諡法布德執義曰穆

乙巳孝宗穆皇帝永和元年趙建武十一年○燕王慕容暉十二年○舊春正月以會稽王昱為撫軍

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龍見現于燕之龍山燕有黑白二龍見於龍山見上交首遊戲解角而去

燕王親祀以太牢牛曰命所居新宮見同日和龍是歲始不用晉年號自稱十二年冬十月江州今江西南

府都督庾翼卒以桓溫都督荆今湖廣梁今陝西等州軍事翼病表子方之為荆州刺史委以後任及

卒朝議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欲從其請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疆胡西鄰勁蜀得

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卷二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

桓溫英畧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溫者丹陽見上尹劉浚浚每奇溫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

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昱不聽以溫代翼冬十二月張駿自稱涼王○趙以姚弋仲為冠

軍大將軍

劉敬知桓溫有不臣之志涼自稱王

燕叛晉自王

丙午二年

趙建武十二年春正月揚州刺史都鄉故城在直隸

侯何充卒

二月以光祿大夫蔡謨領

晉康帝 穆帝

二十四原卷三十一 十七至二十

司徒三月以顧和為尚書令殷浩為揚州刺史褚裒薦顧和殷浩詔以和為尚書令浩為揚州刺史

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哀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

風俗耳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足下去就取時之廢典也家國不異宜深恩之浩乃就職

殷浩就職為進

致堂胡氏曰虛偽之人惡人知其情今深源累辭微辟以養聲譽謝尚王蒙褚裒司馬昱皆不能鉤

深燭隱而崇獎之不知深源世味實重矯迹遠引以退為進者也惟庾翼知之辟為軍司而道之書

曰王夷甫立名非真賢長華競君子遇會寧可如此此深中浩之居矣浩是以不出庾翼向充既卒

浩名愈重於是褚裒之其官愈高而無譏刺之者司馬昱勸論之言又加尊馬浩於是于然而

矣來

夏五月涼王張駿卒世子重華立冬十一月桓溫帥師伐漢拜表順也不待報而即行則專也

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今湖廣武昌府相束喬曰夫經畧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

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溫拜表即行委長史范汪以留事朝廷以蜀道險遠溫眾少而深入皆以

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三六卷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專

制朝廷耳

丁未二年趙建武十三年○是歲漢春二月桓溫敗漢兵於笮橋笮橋竹索也進至成都漢主勢降詔以為歸義

侯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漢都今成都府李勢悉眾出戰於笮橋笮橋竹索也以竹置為橋面袁喬拔劍督士

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勢與觀面縛見二九詣軍門

溫送勢於建康振旅卷二十四還江陵今湖廣荊州江陵縣詔封勢歸義侯漢

戊申四年趙建武八年秋八月加桓溫征西大將軍朝廷論平蜀之功加溫征西大將軍封臨賀今廣西

都公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

以抗溫由是與溫寔相疑貳浩以王羲之王導子為護軍將軍羲之以為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

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九月燕王隗卒世子儁立趙立子世昭儁所生為太子

劉惔料桓溫

會稽王昱殷浩以抗桓溫

與春秋書
乾時之野
同竟

乙酉五年趙太寧元年春正月趙玉虎稱皇帝○夏四月趙主虎卒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及其太后劉氏而自立趙蒲洪遣使來降石石閔言於趙主遵曰蒲洪人傑也今鎮關中今陝西秦今陝西雍今陝西之地非復國家之有宜改圖之遵從之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趙石虎在直隸大名府趙不克而還復與兼并

勦遣使來降燕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秋七月征討都督褚裒率師伐趙不克而還異兼并謂之書兵復謂之趙兵晉失中源子孫有能為恢復之計者皆當予之故前書桓宣及趙戰於丹水其績此

春秋書乾時之戰雖敗亦榮者三乾時八字見征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加裒征討大都督裒帥眾三萬徑赴彭城徐州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中原指期可復蔡謨獨謂所親曰趙滅

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量表分量之外疲民以逞既而材

略疎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都今州練民五百餘家起兵附晉求援於哀哀遣部將王龕堪將軍卒迎之與趙將李農戰於代陂代陂敗沒不還哀退屯廣陵今江南還鎮

京口鎮江府解征討都督九月張重華自稱涼王冬十一月趙石鑿弒其主遵而自立秦秦雍流民立蒲洪為主秦秦雍見流民相帥西歸路由枋頭見其推蒲洪為主眾至十餘萬十二月徐兗都督褚

哀卒以荀羨監徐兗軍事庚戌六年趙主石祗祗元年魏主冉閔永興元年春閔正月趙石閔殺鑿而自立改國號魏石石閔本姓冉石虎李李農廢鑿殺之并殺趙主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司徒申鍾等上尊號於閔閔以讓農

農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迎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宣能總馭英雄混一四海乎閔曰尚書可謂識機知命矣

乃即皇帝位國號大魏以殷浩督揚豫等州蒲蒲洪自稱三秦即關中王改姓苻苻苻洪以識文有

堅背有單附二月燕王儁擊趙拔薊府大興縣天城徙都之魏魏主閔復姓冉氏改趙將麻秋殺苻

蒲洪吹姓
苻
石閔復姓
冉

晉穆帝
二十五原卷三十三 三十一至三十四

辛嘉志節

洪洪子健新秋遣使來請命趙石祗稱帝於襄國十上夏五月杜洪據長安今改西兩安府長安縣符健擊敗

之魏主閔徵故散騎常侍辛謚密為太常謚不食而卒日故晉散騎常侍隴西今改西兩安府辛謚有高名歷

劉石劉勰之世徵辟十七皆不就魏主閔備禮徵為太常謚遺書以為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周報王

年楚黃馱上書秦王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致言取物置之物上也君王功已成矣且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由夷許由之

廉享喬松喬赤之壽矣因不食而卒十一月符健入長安遣使來獻捷十二月免蔡謨為庶人

日謨除司徒永和四年冬以蔡謨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終不受於是帝臨軒遣得中黃門徵之謨陳疾篤自日至申使者十餘返公卿奏謨傲違上命請送廷尉謨懼帥子弟素服詣闕稽首額待罪詔免謨為庶人

辛亥七年趙永寧二年魏永興二年秦主苻健皇始元年是歲春正月苻健自稱秦天王夏四月

趙劉顯趙弒其王祗而自立趙秋八月姚弋仲遣使來降十二月桓溫移軍武昌尋復還鎮精

軍何罪溫也魏書尋復還鎮而桓溫之初桓溫請經畧中原事久不報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現上甚

恃得矣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日初桓溫請經畧中原事久不報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現上甚

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以國無他費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卷見十八而已屢求北

伐不聽至是拜表執行帥眾四五萬順流而下軍於武昌今湖廣武昌府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溫吏部尚書

王彪之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為之首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聲相王王駟手書為

陳成熱彼必旋師若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忽忽先自猖獗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

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撫軍司馬高崧為呈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為國遠圖經略大算

然異常之舉眾之所駭苟或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則望外實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吾與足下雖職有內

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溫即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壬子八年魏永興三年秦皇始二年燕主慕容儁元春正月朔日食秦主苻健稱皇帝魏克襄國現

三殺劉顯魏元年其民於鄴現上三月姚弋仲卒子襄率眾來歸詔屯譙城今河南周夏四月燕慕容恪

秦符健稱帝

高崧呈書

王彪之謂殷浩

桓溫移軍武昌

殷浩北伐
王羲之遺
殷浩書

王羲之與
會稽王羲

殷浩遺書
殷浩遺書
殷浩遺書

殷浩遺書
殷浩遺書
殷浩遺書

殷浩遺書
殷浩遺書
殷浩遺書

殷浩以罪
免為庶人
殷浩遺書
殷浩遺書
殷浩遺書

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閔以歸殺之亡綱秋九月殷浩進屯泗口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

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是年正月浩上疏請北出許洛六月督統謝尚等敗浩自許昌退屯壽

州陽府羲之遺書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莫若還保長江督將

各復舊鎮引咎責歸更為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又與會稽王昱牋曰功未可

期遺黎殲盡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

者也浩不從進屯泗口泗水之口泗水源出山東兗州府罷遣太學生徒文德者帝王之利器或武

以講藝矣未聞廢學以從戎者也殷浩虛名誤國處非其任今乃以軍典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

校由此遂廢冬十一月燕王儁稱皇帝

癸丑九年秦皇始三年秋七月殷浩遣兵襲姚襄不克冬十月遂率諸軍北伐襄逃敗之浩走譙城

去春方書姚襄率眾來歸詔譙城未聞有反側之意殷浩乃無故遣兵襲之既不能克又復使之前驅

是驅之使叛也浩之所為乖謬若此乃欲經畧中原其敗宜矣綱目據事直書所以著浩之失不然襄既

歸朝而又邀取王師姚襄屯應陽浩惡其疆域屢遣刺客刺之客皆以情告襄浩潛遣將軍魏

憬帥眾五千襲之襄斬憬并其眾浩愈惡之冬浩自壽春見上帥眾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見上同脩復園

陵以襄為前驅襄度浩將至偽遁而陰伏甲以邀之浩追至山桑今江西南陽府家城縣襄縱兵擊之浩大敗走

保譙城見上十一月西平公張重華卒子曜靈立歲十十二月姚襄徙屯盱盱眙府今鳳陽涼州

現上卷廢其玉曜靈立張祚為涼公

甲寅十年秦皇始四年元璽三年春正月張祚自稱涼王殷浩以罪免為庶人徙信安以王述為揚

州刺史庚翼褚裒皆北伐無成者也綱目無責焉浩則曷為以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多盡桓

溫因朝野之怨上疏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之信安今浙江衢州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

矣浩少與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嘗輕之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召常書空作咄咄驚怪聲怪事

字久之溫謂掾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嚮為令尚書僕僕材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為尚

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温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徒所

二月桓温帥師伐秦嘗書桓温帥師伐漢矣於是復書桓温帥師伐秦罪專也故後雖姚襄叛降於燕

夏四月桓温大敗秦兵于藍田進軍灊上三輔皆降桓温別將攻上洛府洛南縣進擊青泥即青

田在灊上西安府長等退屯城南三輔卷見郡縣皆來降温撫諭居民使安堵言安然如堵不驚動也復業民爭持牛酒迎

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涕者曰不圖今日復觀官軍五月桓温及秦兵戰不利六月師還北海

青州府王猛少好學個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今西安府聞温入關

安府披褐詣之捫門虱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

除殘賊而三秦見上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今西安府咫尺而不度

灊水見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諮祭酒温與秦丞相雄

等戰于白鹿原在灊田温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温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芟麥温軍之食徒

關中上三千餘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秦東海王符雄卒秦王健弟東海王雄卒健哭之嘔

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耶何奪吾元才符雄之速也子堅龍爵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父結英豪

乙卯十一年秦主苻生壽光元號夏秦立子生為太子秦太子苻拒桓温姚襄據許昌今河南開

遠襄所都多勳北乃進據許昌六月秦王健卒太子生立秋九月凉州弒其君苻立張玄靚靜為凉王

丙辰十二年秦主苻生壽光二年春正月以桓温為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秋八月桓温敗姚襄於伊

水出河北至洛陽縣西北入於洛遂入洛陽脩謁諸陵置戍而還襄北走據襄陵今山西平陽

丁巳并平元年秦主苻堅永興元年春二月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

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為湯耳何足怪乎夏四月姚襄據黃洛未詳處所秦遣兵擊斬之弟長

以眾降秦六月秦苻堅弒其君生自立為天王目生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戮羣臣得保一日如度

桓温蓋田之捷

卿孫說當世之務

桓温白鹿之戰

桓温敗姚襄於伊水

太白入東井

後秦太祖姚襄

秦苻堅自立為天王

莽或得王

王猛治秦

王彪之諫
任桓雲

符堅殺樊

後燕世祖
慕容垂

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羽蓋說堅宜早為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

書呂婆樓婆樓曰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

時事堅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而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

猶醉寐堅兵殺之堅去帝號稱大秦天王左僕射夜李威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

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秋八月立皇后何氏故敬騎侍冬十一月燕徙都鄴即準之女

南彭德府臨漳縣秦以王猛為尚書左丞自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

之舉異才脩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戊午二年秦永興二年秋八月以謝萬監司今河南豫州今開封等州軍事自會稽王昱欲以桓温弟雲

為豫州刺史僕射王彪之曰温居上流温鎮江陵今湖廣荊州府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萃於一門非深

根固蒂帝之宜也昱乃以謝萬弟代之王羲之與温陵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主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

以之俯順荒餘則違才易務矣又遣去聲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羣察誠難為意也然所

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秦大旱自秦王堅滅

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完開山澤之利息兵養民旱不為災秦殺其特進卷三十一樊世殺

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

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肅會世入言事與猛爭論於堅前欲起擊猛堅怒

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屏丙自冬燕使慕容垂守遼東

庚申四年秦甘露二年幽帝慕容暉建熙元年春正月燕主僞卒太子暉委立二月燕以慕容恪為太宰專錄朝政

朝廷初聞僞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温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三月燕遣慕容垂守蓋臺地名在可

隴秋八月朔日食既食既大變也漢惠之末五月食既八月而有其大喪於是八月食既明年漢惠

安石出處

東山扶杖

謝安掩鼻

秦皇四科

孫綽諫遠都

何不卒若
遂初賦
王述料桓
溫行

二卷五明帝見桓溫以謝安為征西司馬安石有重名前後徵辟見上皆不就寓居會稽今浙江

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

遊東山在紹興府上虞縣西常以姨如身適會稽王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

安妻劉浚十八之妹也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謂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年四十餘桓溫

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深禮重之

辛酉五年秦甘露三燕建熙二年夏五月帝崩琅邪王丕見上即位綱秋七月葬永平陵在江寧府

九月立皇后王氏漢之尊何皇后為穆皇后綱冬十月秦舉四科綱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

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

哀皇帝名丕成帝長子初封琅邪王穆帝崩無嗣大臣迎立在位四年壽二十五歲而崩諡法早孤短折曰哀

壬戌哀皇帝隆和元年秦甘露四燕建熙三年春二月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兵救之秋七月燕師引還綱呂護

攻洛陽見上守將陳祐告急桓溫遣庾希徐克竟陵今湖廣太守鄧遐帥舟師三千人助祐守之因上

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建康帝號之亂播流江表者一切綱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著作郎孫綽

上疏曰昔中宗元帝龍飛即位於建康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

洛黃河洛水丘墟獨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杭雖北風之

思北風詩呼風篇各其中章曰北風其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溫今此舉誠為遠圖而百姓震駭

豈不以反舊之樂賒奢而趨死之憂促哉臣愚以為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資財者先鎮洛陽掃平

涼張玄許許昌時為清壹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墾之積息已豐豺狼遠竄單實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

耳孫綽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綽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與公

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詔從其計溫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鐘簾見上述曰永嘉不競永嘉五年懷帝為劉

王述論務
鍾庶

孫資
王康

王康
盧讓

桓溫
姑孰

沈勳

孫資
蕭之亞

聰所獲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循言舊京若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虞溫乃止七月護退

癸亥興寧元年秦甘露五年夏五月加桓溫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溫以王坦之為

長史又以郗超為參軍王珣荀勗之子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為法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

髯公喜能令公怒珣與謝玄安兄皆為溫掾溫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

頭公皆未易才也涼張天錫弑其君玄親而自立

甲子二年秦甘露八年夏五月以王述為尚書令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所

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年述曰既謂堪之

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乙丑三年秦建元元年春正月皇后王氏崩大司馬溫移鎮姑孰今江南北以弟豁監荆揚等州軍事

三月帝崩琅邪王奕即位帝崩無嗣皇太后詔以奕涼帝承大統燕臨洛陽將軍

沈勳死之燕太宰恪及吳王垂共攻洛陽克之執沈勳勁雖奇神氣自若恪將宥之將軍慕輿度曰勁雖奇

士觀其志度終不為用人用遂殺之葬安平陵上江寧府秋七月立皇后庾氏水之

帝奕在位六年桓溫廢為海西公以太元十一年於吳

丙寅帝奕太和元年秦建元二年帝奕不子溫公奕史以海西公書此其書曰帝奕何奕即帝位六

海西公以楚書既無帝不稱其名則將何稱此細日之變例也然則曷為各之孝武即位十四年而後

以為夫國名之則過矣不可稱廢帝乎稱廢帝是予其廢之也夏五月皇后庾氏崩秋七月葬孝

皇后冬十月以會稽王昱為丞相錄尚書事加殊禮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

丁卯二年秦建元三年春二月燕太宰慕容恪卒恪疾病燕王暉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

武兼資管蕭之亞蕭何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

己巳四年秦建元五年夏四月大司馬溫帥師伐燕秦人救之秋九月溫及燕人戰于枋頭不利而還

哀真以壽春叛降於燕溫之體存中國之義終不以此而屈於彼且為後人經畧之勳也其旨深矣

晉哀帝 帝奕

二十八原卷三十三 三五六

見上書不利桓溫請與徐徐州今河南兗州府刺史郝愔愔之子江州今江西南昌府刺史桓冲溫之弟豫州今開

州刺史袁真等伐燕夏帥步騎五萬發姑孰見上七月溫至枋頭地名在直隸燕主暉遣樂嵩請救於秦許

賂虎牢關名在河南開封府汜水縣以西之地秦主堅遣苟池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九月燕范陽今直隸順

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使二百騎挑釁戰漢挑釁戰二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

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擊之晉兵死者甚眾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奔還燕吳王垂帥

八千騎追之及於襄邑今河南歸德府睢州德先帥勁騎伏於東澗水名在河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

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今河南鳳陽府亳州又破之溫收散卒屯於山陽今河南淮陰縣深恥喪敗乃歸罪袁真奏

免為庶人真不伏表溫罪狀朝廷不報遂據壽春今鳳陽府壽州叛降燕燕遣郝登晷執梁琛反如秦秦

燕既結好聲燕使郝晷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知燕將亡陰欲自

託頗池其實琛至長安秦都今陝西西安府秦王堅方畋於萬年今陝西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

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勣謂琛曰天子稱乘輿所

至曰行在所見下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過禮過者不期而會春秋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過於清湖傳

何為不可乎琛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日乘輿止曰行在今海四海之內縣赤縣神州辰辰裂天光分曜

安得以為是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過曲禮諸侯未及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畧宣平居容與容暇之所

為哉客使單行誠勢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為駮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之琛從擊

兄奕為奉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琛曰昔諸葛瑾為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還無私面見

七卷 今使之即也安私室所不敢也奕數胡問琛東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其美恐非所欲聞

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先諷之曰鄰國之君猶其君也鄰

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尚不敢臣其父之臣况他國之臣乎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

梁琛小許 拜秦太子

兄弟本心 各有所在

各有所在

桓溫請與

徐徐州

刺史郝愔

江州刺史

桓冲

豫州刺史

桓温

慕容垂

王猛請降

招溫從順
唐陵
孫咸作晉
春秋

王猛計去
慕容垂

垂自襄邑見還鄴三十威名益振大傅評慕容忌之垂奏將士功賞皆抑而不行太后可植足渾字好

氏素惡垂與評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垂垂乃與段夫人及令寶農隆垂四楷建

及郎中令高弼俱奔秦初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

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今直隸不亦美乎

堅復愛令及楷之才皆厚禮之王猛曰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馴習也物若借以風雲易乾卦雲從

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

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將軍秦遣王猛等伐燕十二月取洛陽王猛慕容垂奔秦即書秦

謀燕之心而所忌者垂爾今既去其所忌則何憚而不發矣然則一士止百萬王猛等伐燕蓋秦又有

賂秦觀上晉兵既退燕人謂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猛及將軍梁

成鄧羌帥步騎三萬伐之攻洛陽洛陽降大司馬溫徙鎮廣陵溫發徐充見上州民築廣陵城在江

州南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

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見上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遠拜謝請改

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號泣稽啓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

許諸子遂私改之

庚午五年秦建元六年燕建熙十一年○是春正月慕容令自秦奔燕王猛之發長安燕也請慕容令

垂長參其軍事以為鄉向導將行遣慕容垂飲酒從容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親物思人垂脫

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使詐為垂使去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秦王

心亦難知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奔燕軍猛表令反狀

垂懼而出走及藍田今陝西西安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勞去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前足

附狼而行故人猝遠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為反間徒之沙城在龍城東北六十里

禮之者豈雅雅德君子所宜為哉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城其籠而禮之者豈雅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夏六月秦王猛督諸軍復伐燕秋八月秦克壺關王猛攻壺關今山西路安燕主暉命太傅評將

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之畏猛不敢進猛克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申胤司徒見上卷必亡矣然越得歲星而吳伐之卒受其禍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二年越

越吳今福德德星即歲星歲星所在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十二年九月秦王猛入晉

陽又十月及燕慕容評戰于路川敗之遂圍鄴猛入晉陽今山西太原評屯潞川今山西潞安猛進兵

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覲關平去二聲燕軍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將斬之鄧羌固請曰成羌部將也願與

效戰以贖罪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救之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郭

將尚爾況國家乎燕主暉趣評使戰猛陳於渭源賈實云地名而誓之曰王景畧字受國厚恩任兼內

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

美乎眾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眾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初敵將軍勉之羌曰

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今陝西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

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虵次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

走還鄴見上秦兵長驅圍鄴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耕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大

原王慕容恪也言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字可謂古之遺去聲愛矣設太宰以祭之十一月秦王堅入

申胤

見上卷

越吳今福德

陽又十月及燕

與相持遣將軍

效戰以贖罪

將尚爾況國

美乎眾皆踴

若能以司隸

俄而兵交

走還鄴

原王

其眾異於他國

安者此堅之所以獨盛於五胡也

燕主暉與

梁琛不見
幾而作

實丁公而
誅李布
黃泓言燕
必中興

涼降秦
桓溫攝統
與款

却起溫
溫行世
之言

慕容評等奔龍城十五卷堅入鄴宮使將軍郭慶追暉及於高陽今直隸保定高陽縣執以詣堅堅詰乞其不降

之狀對曰孤死首去首頭向也地及死而猶正其首以向正其首也不忘其本也故以仁日之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

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燕評之敗也暉疑梁琛見上知秦謀收繫獄至是堅召釋之謂曰卿不能

見幾而作見同反為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現者也易繫辭下傳知幾其神

先見者也君子見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莫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

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雖知之尚不忍為况非所及邪堅以猛為使持節都督

關東六州諸軍事冀州州治即牧鎮鄴上見上十二月秦遷故燕主暉及鮮卑慕容氏四萬戶於長安見上

猛表留梁琛為主簿他日與僚屬宴語及燕吏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專美本朝郝君微說國弊見上

參軍馮誕曰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為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李布見上也猛大笑

秦封暉為新興今山西太侯以評為給事中皇甫真為奉車都尉燕故太史黃泓弘歎曰燕必中興其在

吳王慕容乎恨吾老不及見耳

太宗簡文皇帝名昱元帝少子初封會稽王桓溫廢帝奕立之在位二年

辛未太宗簡文皇帝咸安元年七年春正月大司馬溫拔壽春見上獲袁瑾瑱之斬之秦徙關東

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于關中○涼州張天錫稱藩于秦秦又十一月大司馬溫入朝廢帝為東海王溫

會稽王昱入即位溫時其材略位望陰蓋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去臭萬

年溫欲先立功河朔河北以收時望還受九錫見上及枋頭之敗見上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却起曰

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起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曰明公不為伊霍之事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王無以立大

威權鎮壓四海溫遂與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林弟子易誣之事實以誣誣人乃揚言帝早有痲疾痿

御婦不能嬖人朱靈寶等奏侍內寢三美人生三男將移皇基人莫能審其虛實溫乃詣建康諷諸太后

問盤易知錄

卷七

晉帝奕簡文

三十一原卷三三十一至十五

謝安遺拜

怒其室而作色於父

謝安為性命乃須臾

王坦之與詔改詔王獻之定儲

王坦之治秦

洋宮發頌樓下登聲

溫帥百官迎昱即帝位侍中謝安見溫遂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溫

遂還姑孰見上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見上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

更廢君以自說飾說為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溫之謂矣卷二十

二月降封東海王為海西縣公質實云未大司馬溫奏廢放之人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見十五

太后詔封海西縣詳處所公溫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

席謂去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畧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郗超以溫故朝中皆

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肝幹也日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

邪

壬申二年秦建元夏四月遷海西公於吳縣今江蘇縣六月秦以王猛為丞相苻融為冀州牧見十一

秋七月帝崩太子昌明即位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溫辭不至詔立皇子昌明為皇太子生十

年矣遺詔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卷三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持詔入於帝

前毀之帝乃使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諸葛亮王丞相專故事是日帝崩羣臣曰當須大

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乃定太子即位溫望簡文臨終禪位

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疑王坦之謝安所為心銜恨也

之卷八八月秦加王猛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至長安現上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辭章三四上辭相秦王

堅不許猛為相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尸位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

由是國富兵彊戰無不克秦國大治陽平今山東府公融時為嘗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問申紹誰

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使至長安見猛曰昔魯僖公以洋宮發頌諸侯之學鄉

洋宮其東南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靡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齊宣王以稷下垂聲齊城有

魯僖公脩舉洋宮國人作泮水之詩以美之見當頌辟靡見十八卷七齊宣王以稷下垂聲齊城有

說之士期會於稷下在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史記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今陽平公

開建學宮乃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釋猛因歎曰高子伯字宣陽平所宜更乎言於秦王堅以為尚書郎固請還州許之冬十月葬高平陵上元縣

烈宗孝武皇帝名昌明簡文帝太子在位二十四年為張貴

癸酉烈宗孝武皇帝寧康元年秦建元春二月大司馬溫來朝

桓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府在江寧時都下恟恟恐也驚云欲誅

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

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也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

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却超卧帳中幕帳之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却生可謂

入幕莫之實矣古者出征以幕時天子幼弱外有強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溫有疾還姑

孰見上秋七月大司馬溫卒以桓冲都督揚豫江州軍事初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見上屢使人趣

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溫以世子熙才弱使冲領其眾溫卒熙及弟濟謀殺冲冲徙之長沙今湖廣稱

溫遺命以小子玄為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今湖廣公冲既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誅除時望冲不從

皇太后康帝臨朝攝政以王彪之為尚書令謝安為僕射夜秦寇梁益陷之秦王堅使王統

朱彤容出漢川地名在夔中府當徐成出劍門關名在四川以寇梁中府益今四川郡梁州刺史楊亮拒之戰

敗彤遂拔漢中徐成亦克劍門楊安進攻梓潼郡名今四川太守周虓字固守涪城府在綿州遣步騎送

母妻趣趨江陵今荆州府彤邀而獲之虓遂降十一月秦取二州梁益堅欲以周虓為尚書郎虓曰蒙晉

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遂不仕以王坦之為中書令

領丹陽見上尹彗星見五卷見現於是出尾箕掃東井燕滅秦之兆明矣細目不書所彗星出於

尾箕宿名長十餘丈經太微帝宮掃東井主水衡事自四月見及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尾箕燕分東

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見上卷當滅燕慕容氏布列朝廷

張孟言燕秦興滅

周虓為母降秦不仕彗星見

桓冲蓋志王室

王坦之倒執手版何須壁後置人

其功不廢 終行

臣竊憂之宜翦其魁傑以消天變堅不聽

甲戌二年秦建元十年春二月以王坦之都督徐兗等州軍事詔謝安總中書安好聲律晷功之慘不廢

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安不能從又嘗與王羲之登冶

城本吳治鑄之地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土手足胼胝胼胝厚也皮文王肝幹日食日

不暇給今四郊多壘軍壁也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

清言致患邪

乙亥二年秦建元十一年夏五月徐兗都督藍田侯王坦之卒綱以桓冲為徐州刺史謝安領揚州刺史綱冲

以安素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莫不苦諫冲處之澹然綱秋七月秦丞相清河今直隸

清河侯王猛卒綱猛寢疾上疏曰臣聞報德莫如盡言大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古先哲王

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綱猛之悲慟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

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慕容氏西羌姚氏戎之

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言終而卒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王猛字之速也

遂昌尹氏曰猛書官書爵書卒何原其心也猛買高世之資生亂離之世不得已而仕秦其心蓋倦

之後願勿以晉為圖識順逆之理也八月立皇后王氏孫九月以徐邈莫為中書舍人

丙子大元元年秦建元十二年春正月朔帝冠貫太后歸政以謝安為中書監錄尚書事綱秋七

月秦遣兵擊涼州八月敗其兵涼將掌據死之張天錫降綱冬十一月秦遣兵擊代敗之十二月代寔

君弒其君什翼健吐秦討殺之遂分代為二部綱匈奴劉衛辰為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堅遣

行唐今直隸真定公洛鄧羌朱彤容等將兵擊之以衛辰為鄉綱導代王什翼健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

兵拒戰大敗什翼健奔陰山在朔國之北聞秦兵稍退復還雲中代都今山初什翼健世子寔寔早卒寔子

涼州樓元節

桓冲以揚州讓謝安如盡言

王猛願勿圖晉

魏道武帝
拓跋珪

燕鳳詔
聖

劉庫仁奉
事拓跋珪

謝安進京
舉親

北府兵

荀書授門
生

趙整酒歌

禮飲

珪尚幼慕容妃諸子皆長繼嗣未定庶長子寔君遂殺諸弟并弑什翼健奉兵趨雲中部眾逃潰會國中

大亂珪母賀氏東部大人賀野子之女以珪走依賀納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亂故鳳具以對堅曰天下之惡

一也乃執寔君至長安車裂見卷六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庫仁勇而有

智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而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

長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孫永為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為

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使統其眾賀氏以珪依庫仁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

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當當謹遇之

丁丑二年秦建元冬十月以桓冲都督江荆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

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却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玄之才足以不

負所舉眾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桓公溫府見其使才雖履屐極聞謂周旋行未嘗不得其

任是以知之玄鎮廣陵今揚州府募驍勇之士得彭城今徐州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

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諸人畏之劉散騎常侍王彪之卒初謝安欲增脩宮室彪之曰今寇敵

方強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耶安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

緝熙政事乃以脩室屋為能邪安不能奪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臨海州今浙江太守却超卒不

著情忠也書卒起何初超黨於桓氏溫以父情忠於王室不令弊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

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不爾即焚之超卒惜果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憎大怒

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戊寅二年秦建元秋九月秦王堅宴羣臣秦王堅與羣臣飲酒以極醉為限趙整作酒歌曰地列酒

泉即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狄先知杜康儀狄皆古紂喪殷邦榮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

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禮記王籀君子之飲酒也禮已三爵而油油

綱鑑易知錄

卷七

晉孝武

三十二原卷三十三 二十五至二十三

吉把死即

己卯四年秦建元春二月秦陷襄陽今湖廣襄陽府執刺史朱序以歸夏四月秦陷魏興太守吉把死之

秦韋鍾振魏興府與安州吉把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把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字周不屈於前見上丁彥遠順陽太守名穆字彥遠順陽晉潔已於後二月秦將慕容越拔

解不受吉祖冲字花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

庚辰五年秦建元秋九月皇后王氏崩冬十一月葬定皇后

辛巳六年秦建元春正月立佛精舍佛寺於內殿佛自明帝時入中國未有書立佛舍者書止佛舍

一隅秦建元春正月未嘗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欲自將討之何如左僕射夜權翼曰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

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同帥石越曰今福德見上在吳晉都江南伐

之必有天殃且彼處長江之險去民為聲之用殆未可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眾伐吳地也鞭於江足

斷短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

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見上虢公融問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晉國無覺二我數戰戰兵

疲民有畏敵之心三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可滅昭

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慕容羌氏羯石氏氏遍布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

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王景略狂一時英傑陛下嘗比之諸葛武侯見上卷獨不記其臨沒之言規上乎堅不聽曰以吾擊晉猶疾風之掃秋葉而內外皆言不可何也冠貫軍慕容垂獨言於堅曰陛下神式

立佛精舍於內殿

於內殿

立佛精舍

於內殿

立佛精舍

於內殿

立佛精舍

於內殿

立佛精舍

於內殿

立佛精舍

於內殿

立佛精舍

於內殿

立佛精舍

於內殿

立佛精舍

於內殿

立佛精舍

於內殿

立佛精舍

於內殿

立佛精舍

於內殿

立佛精舍

於內殿

立佛精舍

於內殿

立佛精舍

於內殿

立佛精舍

癸未八年秦建元十九年秋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等帥師拒之月秦王堅

下詔大舉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次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姚萇長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見

廿諸軍慕容紹言於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堅遂發長安秦都今陝西西戎卒

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潁水之口在河南詔以謝石安之弟為征討大都督

謝玄安之為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琰鹽上舉之子桓伊胡彬等督眾八萬拒之時都下震恐玄入問計於謝

安安夷然猶怡然也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田廬也擊親朋畢集與玄圍棋別墅安棋常劣

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陟登也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騎三千入

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房西藩指江荆冲歎曰安石謝安有廟堂之量不閑

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眾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社矣以琅邪

王道士錄尚書六條事冬十一月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於肥水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秦

書大舉何秦時眾也故下書大破秦兵書殺其大將快辭也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今江南鳳克之梁

成等屯於洛澗河南府洛陽縣柵折淮以逼東兵謝石謝玄等憚不敢進堅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

朱序四年春秦瑤襄陽執刺來說稅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眾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

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玄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

澗為陳陣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短其歸津秦步騎崩潰會赴淮死者萬五千人

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在鳳陽府壽州西北二十

漢淮南王安與其賓客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憚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

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眾彼寡不如過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

渡我以鐵騎感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

謝安圍棋別墅

謝安固却

援兵

桓冲歎謝

朱序計破

秦兵

劉牢之擊

斬梁成

草不皆兵

晉師肥水

之捷

晉孝武

三十三原卷三十三 二十四至二十七

國監易口錄

是為後燕

俱垂於鄴行至安陽聞不與飛龍謀乃夜襲飛龍氏兵盡殺之以書遺秦王堅言其故而慕容鳳等亦各帥部曲歸翟斌垂遣人告農等使起兵農等遂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城名在直隸廣平府肥鄉縣

甲申九年秦建元二十年○燕世祖慕容垂元年○後秦太祖苻登二年○後秦大祖苻春正月慕容垂自稱燕王大破秦兵斬

其將石越慕容鳳勸翟斌奉垂為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斌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現上吾主也當

迎歸反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東至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

稱燕王封德垂弟為范陽今直隸順天府涿州王楷為太原今山西太原府王翟斌為河南今河南河南府王帥眾二十餘萬長驅向

鄴而農亦驅列人見居民為卒使趙秋說東夷馬桓各帥部眾數千赴之攻破館陶今山東東平府館陶縣於是步

騎雲集眾至數萬長樂公丕見使石越討之農大敗秦兵斬越秦人騷動盜賊羣起垂至鄴攻元農引兵

會垂遂立世子寶為太子二月荆江都督豐城府豐城縣公桓冲卒冲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

二五慙恨成疾而卒燕王垂圍鄴○三月以謝安為太保燕慕容泓起兵華陰慕容冲起兵平陽秦

遣符融冒擊泓敗死夏四月融司馬姚姚長起兵北地自稱秦王垂長一體之人垂既書叛長乃書起兵

垂討翟斌而垂反與斌合攻書叛以正其罪若長則左融融不能用其謀輕敵敗死長方恐懼遠使謝罪

皆乃怒而殺之是驅之使亂也故書起兵以原其本無叛意爾然堅騎淫失道自取敗滅故翟斌冲翼

務德起兵書之又以為強大不目泓為秦北地今陝西長安府長史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還屯華

陰今陝西華陰縣其眾遂盛自稱雍州即西安府牧秦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現上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

不復爭將若泓何乃使廣平今直隸廣平府公熙鎮蒲坂陽山平徵鉅鹿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公融都督中外諸

軍軍配兵五萬以實衝為長史姚萇為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於平陽進攻蒲坂堅使寶

衝討之泓聞秦兵且至懼帥眾將奔關東融粗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長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鮮卑

長安見上十一二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平聲出關不可逼也夫執龜鼠小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但可鳴

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融弗從與戰果敗見殺長遣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長懼奔渭北馬牧於

是天水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尹緯尹詳南安即鞏昌府龐演等糾煽羌豪五萬餘家推長為盟主長自稱秦王進屯北地

姚萇與元之喻

是為後秦

羌胡降者十餘萬秦遣兵擊慕容冲破之冲奔華陰遂進逼長安○六月崇德太后褚氏康帝崩

燕諸將殺慕容泓立冲為皇太弟燕將軍慕容麟拔常山今直隸中山府定州慕容冲大破秦兵遂據

阿房城在陝西西安府渭南縣○秋七月葬康獻皇后○八月燕王垂解鄴圍趨新城同府朔州西大

逼長安○冬十月燕慕容興文殺劉庫仁弟頭眷代領部衆○十二月秦殺其新興侯慕容暉見上○燕王

垂復圍鄴謝玄遣劉牢之救之且饋之粟凡書救予義也此其書救何識忘讐也故符丕

請師不書書救之且饋之粟且也者甚辭也